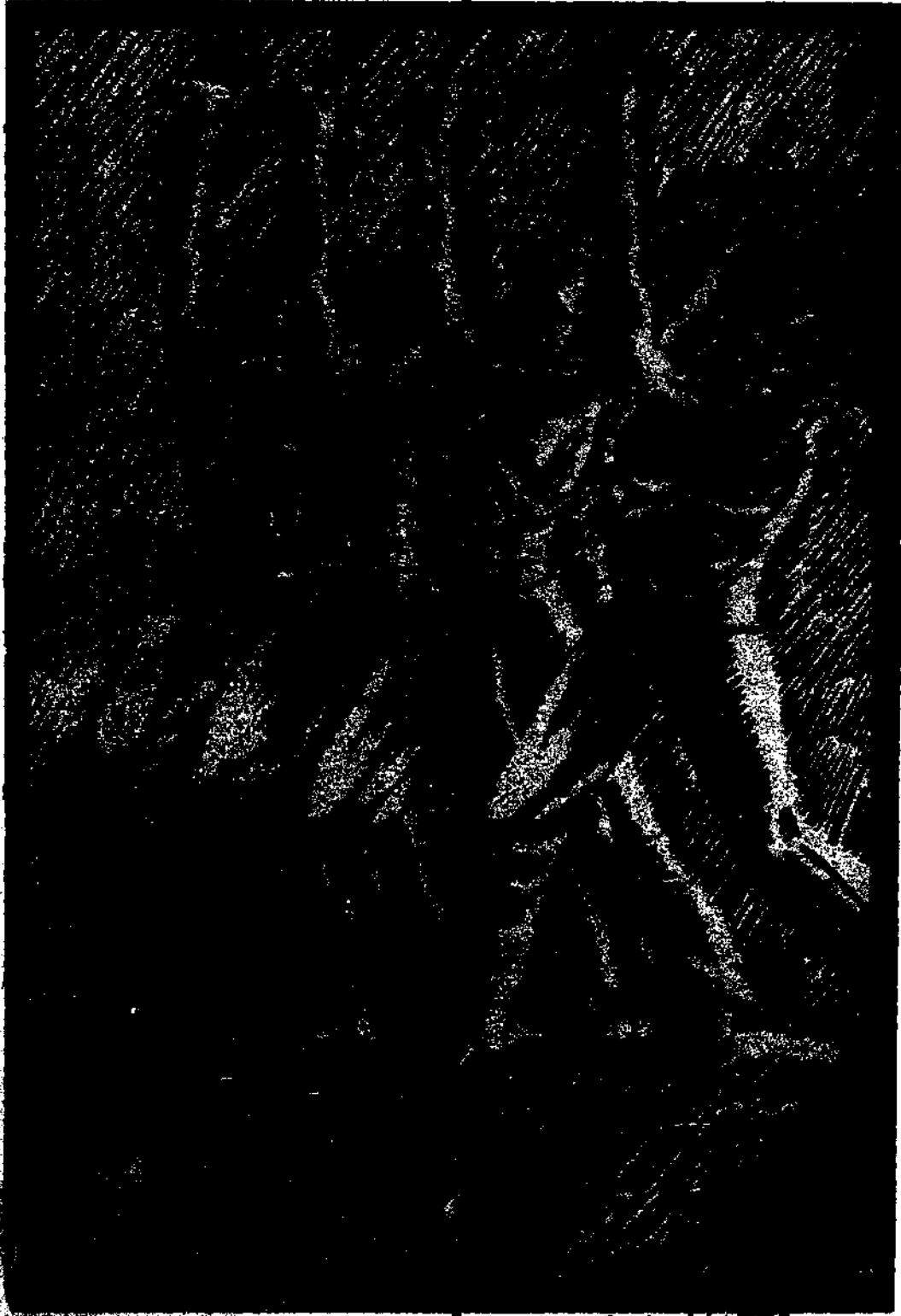


二 導 創



本刊

創刊號要目

- 創造與領導.....
- 關爭的五月與當局的關爭.....
- 統一了後的中國.....
- 貢獻中國青年.....
- 日本總選舉後政局之展望.....
- 華北資源和中西經濟提攜.....
- 國際關爭下之西班牙內亂.....
- 十五萬萬鎊之英國新國防計劃.....
- 今後南京的幾個建設政策.....
- 鹽鐵論中儒法二家政治思想比較觀.....
- 中國新聞紙今後之動向.....
- 德國之二戈(人物誌).....
- 入伍(小說).....
- 血的五月.....
- 漫畫(兩頁).....

羅君武 許一俠 李立山 獎移山 敏寶賢 董修甲 傅遂之 唐際清 蔣玄清 別士玄 冰筠譯

本刊

第二目錄

- 今日誰是國士?.....
- 如何認識當前之察綏問題.....
- 孫中山先生的國家論.....
- 工業現代化與手工業.....
- 日人對蔣介石先生之新認識.....
- 戰爭與生存.....
- 日本對華外交轉形中我國應採之對策.....
- 美州國防和平會議之回顧.....
- 華北存亡關現的前夜.....
- 今後南京的幾個建設政策.....
- 土耳其偉人凱末爾.....
- 中國長詩與西洋短詩之比較.....
- 麗娃娜麗(小說).....
- 科學新聞(七則).....
- 漫畫(四頁).....

汪伏生 羅承烈 林桂園 羅敦偉 姚葆玄 雷錫齡 梁子青 沈有乾 柏有思 董修甲 阿筠 白燕 周樂山 成之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主編

世界政治

每本大洋一角二分
全年十册一元
二十六年五月七五日出版

- 第一卷第五期要目
- 分配世界資源與自由貿易問題.....
- 西班牙各黨的爭政.....
- 捷克的復興及其「索高爾」之組織.....
- 國聯運動先驅者聖庇耶的學說.....
- 德意志能懸崖勒馬麼?.....
- 法蘭西的遠東外交政策.....
- 世界人物誌.....
- 印度民族運動領袖甘地的生平.....
- 中國代表團出席國聯遠東禁販婦孺會議報告.....
- 一月來世界大事述評.....
- 日內瓦簡訊.....

出版者：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
總批發訂閱處：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馬寅初 陳清農 林繼庸 楊晉豪 趙海金 潘樹藩 應邁濤 周書楷 呂浦

經世月刊

第九期

- 中國語文教育之歷史的演進.....
- 一年來中國財政總檢討(續完).....
- 書經中的神話序.....
- 顧亭林的經世思想.....
- 介紹烏江農業推廣實驗區.....
- 縣教育行政問題平議.....
- 林內閣解散議會的原因與展望.....
- 蘇聯聞見錄.....
- 太平天國新史料(六).....
- 中國的過去與現在(書評).....
- 旅廈見聞.....
- 歐洲通訊.....
- 編輯餘話.....

黎錦熙 尹伯端 顧頤剛 繆鎮藩 章之汶 徐伯申 張師亮 王捷三 非宇 張弘伯 祝世康 牟永錫

號五十七路口漢京南所行發總
社刊月半世經
內在費郵半元二定預 册四廿年全
元一定預 册二十年半
局書大各市省各處售分
版出時五十月五年六廿國民華中



創導半月刊

第三期目錄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出版

- 中國現階級的文化改造問題……………午言(一)
- 河北平津在軍事上之估價……………弘忍(四)
- 從川災談到中國糧食之調節……………雷錫齡(一〇)
- 中國近代政治制度之總檢討……………林桂圃(二三)
- 英日諒解與遠東局勢……………歐陽敏訥(二九)
- 英帝國會議的檢視……………方本裕(三七)
- 金錢與戰爭……………汪伏生(三七)
- 王安石青苗法之研究……………張覺人(四四)



談日本的民族性……………姚寶賢（五三）

元西域詩人馬祖常……………胡懷琛（五七）

偉大的廚師史太林〔人物誌〕……………志銘（六〇）

雙殉記〔小說〕……………林適存（六七）

科學新聞〔七則〕……………成之（五七）

日本人批評日本人〔談薈〕……………修白（六三）

漫畫……………

補 白

兩月潛伏古墓中

帝俄伯爵謀東山再起

蘇俄之宗教再生運動

日本近衛新內閣



中國現階段的文化改造問題

午言

一 文化的積累性與廣汎性

最近幾個月來，國內文化界有一個「新啓蒙運動」的口號，爲了將這個口號更具體化起見，並有人舉行過「新啓蒙運動」座談。我們深信這是當前一個極重要極迫切的問題，但筆者因此不由得聯想起三年前上海十教授聯名發表「一十宣言」主張「本位文化建設」的那件事實。當時，十位大教授的態度原是很嚴肅而熱烈的，但他們雖然鼓吹了半天，却並未將其所要建設的「本位文化」的實質與特性及如何建設的路綫明確地描畫出來給大家看。在杭州開座談會時，筆者並曾提出三個基本問題當面請教過十教授中的章乃器先生：第一，我們誠然可以不贊成過去張之洞所說「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話，但文化的「體」和「用」原是有。現在所要建設的「本位文化」除了用張之洞那八個字來表術它的實質與特性之外，還有什麼更適切的說明？第二，如果有，請問我們「本位文化」的「體」是什麼？「用」是什麼？第三，如果承認我們所要建設的「本位文化」是三民主義的文化，則我們當以何種方式來建設它？可惜當時章先生祇含糊其詞，「所答非所問」地說了幾句，直到現在，連他們所倡的「本位文化」也漸漸不聽見有人提起了。

在這裏，筆者所以引述這件舊事的原故，並非對於倡導「新啓蒙運動」的諸君有什麼懷疑，我們祇是要大家知道：一種文化的形成，需要的乃是持久而且廣大的努力，尤其需要的是要這種努力能夠從實在的大衆的生活中表現出來，如果僅拿幾個抽象的名詞與口號之類來裝點文化的架子，是絕對無用的。十教授建設本位文化的工作成爲徒勞，便是一個顯例。

我們相信文化的本身是有其「積累性」的，誰也不能够把今日的文化和我们祖先數千年來遺留的文化強爲分開，「抽刀斷水，那裏既有優子纒幹的事。同時，我們承認文化的「廣汎性」，如果文化祇由某一社會階層領導鼓吹，而不能使全民衆都來參加，則這樣的文化祇不過是這一社會階層所玩弄假借的工具，還有什麼價值！

由前之說，可見文化的實質祇有從已經積累到現在的文化改造出來，根本不是憑空建設出來的。由後之說，則不管它是「本位文化」也好，是「新啓蒙運動」也好，總之，做這樣領導鼓吹工作的知識分子，一定要堅強地把握著這樣一個信念，即我決不爲我個人的

社會階層的利益而來在文化園裏散布毒素，乃是要為全民族的前途改造一條康莊大路，要使大家都跑進文化園裏來栽花種果，並能充分享受這些花和果。

二 我們的膨脹病與貧血病

任何一種文化是與那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相呼應的，有某一種經濟結構的社會纔會有某一種文化。所以，在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不會產生「繫井而飲耕田而食」的歌；到了商業社會形態剛萌芽的時代，詩人於是乎寫出「氓之蚩蚩，抱布貿絲」的句子；在中世紀封建諸侯當權，纜有武士道的流行，而近代的戀愛問題與婦女運動的洶湧，以及工廠法規的妥訂，勞工保護的周密等等，顯然無疑地是資本主義文化活動的必然現象。

大家都知道，中國雖然已經不是純封建社會，而封建殘餘勢力在社會經濟中仍有很大的支配力量，這種半封建性的社會遭遇到帝國主義者的重重壓迫，又染上半殖民地色彩。所以現階段的中國文化，從這種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交織的社會經濟結構反映出來的，乃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從表面上看，什麼主義，什麼學說，什麼思想，什麼生活，從達爾文，易卜生，馬克思，孔仲尼，關聖帝君，紅槍會，梅蘭芳，直到抽水馬桶，無綫電，流綫型汽車，駱駝轎，鳳冠霞帔，小腳……中國都一應俱全。我們一面是冷熱並進，酸甜雜嘗，弄得腸胃不能消化，起了膨脹病；另一方面，是吃得儘管多，却沒有一樣東西含有維他命，弄得身體沒有營養，成了貧血病。

這便是現階段的中國文化，這便是我們不能不趕快改造的中國文化。

三 接受遺產與「新啓蒙運動」

要在這樣紛紜錯雜使人目眩的中國社會裏謀現階段文化的改造，當然要將我們固有的文化遺產重行估價，我們既知道文化有積累性，而現階段中國文化的病態又不是完全由於固有遺產的積累，則用嚴正批判的眼光與冷靜觀察的頭腦去掉這種遺產的毒素，使其成為我們文化園中鮮花香果的肥壯的種子，實有絕對的必要。

祇是怎樣纔能使這份並不菲薄的遺產中的毒素能夠去掉呢？毒後的文化遺產又怎樣使其能為大眾所接受呢？

當然，凡知識分子對這兩問題是都應該負起回答的義務的。我們先要依據目前的經濟結構，加深了我們對於各個人的迫切任務的認識，乃是反帝反封建反漢奸，於是乎從我們的文化遺產中的除了封建文化，從百年來外力侵入後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中排斥了帝國主義文化，從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交織的經濟結構中肅清了漢奸文化，然後我們所期望的改造纔可以說是「不辱使命」地完成。

單以抽除文化遺產中的毒素而論，譬如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話是可以全盤接受的；「生男如狼，猶恐

第三期 其孑生女如鼠，猶恐其虎。」這話便是荒謬絕倫飽含毒素的話，非加排除不所舉這一淺近的例，可知今日的知識分子祇要站在反封建的前進意識方面，對於文化遺產的接受，實在不會成爲問題的。

倡導「新啓蒙運動」的人們似乎也想強調這一運動的廣泛性，更有人主張「從接受國際的語言文字的字母和發音開始」以接受文化遺產（見讀書月刊創刊號第十八面及自修大學第一輯第九期第六七二面）。但是，如果「要大衆接受文化遺產」這一步工作正是倡導「新啓蒙運動」者所想要努力鼓吹的一點，那麼，我們可以老實不客氣說一句，那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因爲用「從接受國際性的語言文字的字母和發音開始」的方法，是會離我們所要接受的文化遺產越來越遠，其結果，仍是拿幾個抽象的名詞之類來裝點文化的架子而已。

像這樣做，即使爭取得了大衆，也不過使這羣大衆被這些領導鼓吹的人們玩弄假借一場，決不能擔負中國現階段文化改造的偉大而嚴肅的任務，是無疑的。

四 沒有捷徑的一條大路

也許有人說，倡導新啓蒙運動的人們，爲了迫切救亡的緣故，不得不指出幾條捷徑來團結大衆。我們覺得，說這種話的人根本便是騙大衆。因爲在文化改造的過程中，尤其在接受文化遺產這一件工作上，需要我們縝密的思考與謹慎的努力，原是有捷徑可尋的。如果社會進步的路上竟有捷徑，則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界的哲人和政治上的偉人的艱鉅工作便都成爲不必需而且無聊的事情了，天下安有此理。

要使中國現階段的文化得到改造，要使大衆的生命中都表現出對於這種改造的持久而廣大的努力，祇有賴於國內知識分子的捨棄捷徑，埋頭苦幹地從事於教育大衆的工作，使大衆都能接受無毒的文化遺產以爲「體」，揭起三反主義（反帝反封建反漢奸）以爲「用」。這纔是我們當前一條最正確的大路。

五 思想統一的辨正

有人又以爲「現在這種一髮千鈞的時會應該是中國新文化思想生發期的啓端」，而「不是它的凝固期」，所以主張「自由生發，自由討論」。（見文學雜誌創刊號朱光潛「我對於本刊的希望」）這話從某一意義看來，是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惟其是遭逢「這種千鈞一髮的時會」，我們對於反帝反封建反漢奸的文化的確立，認爲更有非常必要，覺得將一切可以「自由生發自由討論」的思想歸納統一於這一原則之下，是對於我們的文化前途有益無損，足以改進它的實質與特性，而決不會使其停滯的。

尼采說得好：「培植一枝美麗的玫瑰花的人比繪畫一枝美麗的玫瑰花的人偉大些，」我們要從現在起收拾一切名詞口號，教育大衆從實際生活中表現我們所要改造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生發與向上，便是我們民族國家復興的左券，全國文化界真應當「亟起圖之」了。



河北平津在軍事上之估價

弘忍

(一)

河北差不多完全殖民地化了，對於這個殘破的地域，在軍事上的價值究竟還有多大，實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若干的軍事家認為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因為整個的形勢已在敵人底控制之下，我們軍隊底運輸，配備，集中都不及敵人來得快，一旦開戰，祇有保持平漢綫及津浦南段，而國防綫是佈置在黃河沿綫。

(二)

討論到河北與平津在軍事上的價值，對於河北省的現狀，應有清晰的認識。

由於塘沽協定而產生的戰區，由戰區而演變成的冀東偽組織，其範圍共為二十一縣，這二十一縣在河北省比較起來算是富庶之區。這二十一縣已經完全控制在敵人底手裏，自不待言。

成為河北省的核心的平津——也是華北底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核心——兩大都市，自一九三六年××在華北增兵以後，也就名存實亡了。

北平城內有×兵營，設有一個特務機關，一個旅團司令部，城外東邊二十公里就是通縣，那邊不僅有×軍，並且有大批的偽軍，北部一百十餘公里是古北口，此處駐有大批×軍，南部十餘公里是豐台，×軍在一九三六年築有兵房，現在猶在圍地，以為將來駐大軍之用，西部的蘆溝橋離豐台不過八華里，×軍常去演習。

天津有日租界，×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即設在這裏，另在津郊東局子在一九三六年華北增兵的時候築有大規模的營房，兩處都有大批的×軍，這是侵略華北的軍事重心。

塘沽也駐有×軍，直接控制着大沽口。去年報紙登載過在大直沽一帶河面發現過幾百具浮屍，現在又發現了，已經有百餘具，這些

無知的可憐的冤鬼就是爲軍作完軍事工程以後被丟到河裏淹死的

沿着北甯路自塘沽起往東，直到山海關都駐有×軍，而唐山及山海關爲尤多。

餘如保定，石家莊皆有變象的特務機關，圍繞着河北省的各省要地如張家口，綏遠，太原，青島等地也都設有特務機關。

河北省內的鐵路如北寧，津浦，平綏已完全在×軍底控制之下，北寧每次車上俱有×憲兵押車。去年綏東抗戰的時期，×軍軍火大批的由平綏路輸送過去。至於平漢路，一旦戰事發生，轉眼之間，就會拿到人家掌握。如津石路再建築完成，不僅河北省內的中國軍成了囊中之贖，即北上赴援的，也休想越雷池一步。

駐在河北省內的×軍究竟數目若干，中國官方無確實的調查？有的說共有八千人，加上今年春季以瓜代爲名而增加的四千，共是一萬二千人。這個數目不見得可靠，據一個外國軍事家底調查與估計，×軍在河北省的大概有一個師團（戰時編制）據說××擬在河北與察哈爾兩省配備四個團底戰鬥力，足敵中國四師的兵力。這個估計，相當的可靠，因爲二十九軍底兵力是四個師。據說××擬在河北與察哈爾兩省配備四個具有這樣戰鬥力的師團，果成事實，其戰鬥力將敵中國十六個師，約爲中國軍隊二十萬人的兵力。

再者，××在華北的居留民日見增加，大概已超過三萬，即北平一地，即住有日鮮人三千以上，並且是有計劃的分住在城內各自治區，他們都有武裝。他們底職業，多半是賣白面，並且包庇一切盜竊，幫票等犯，還放印子錢。

各高級政治機關都聘有×籍顧問，這些顧問並不是間散的客卿，他們都參加各種高級幹部會議，

(三)

因爲冀東與察北，我們會想到五代時代晉石敬瑭許給金燕雲十六州那段淒慘的歷史吧！同時，我們也可以反證出來，××底佈局，不是沒有根據的。

查當初的燕雲十六州是：

太行山以東九州（河北省境與察哈爾境）

幽 察哈爾延慶 薊 河北，玉田，豐潤，遵化，平谷 瀛 河北河間等七縣

檀 河北密雲 順 河北順義 媯 察哈爾宣化懷來

莫 河北文安任邱新安 涿 河北，涿州房山 儒 河北昌平

太行山以西七州（山西省境與綏東省境）

新 察哈爾懷安 寰 山西山陰 武 綏遠，興和豐鎮

雲山西左雲 雍山西雍縣 靈山西朔縣
蔚察哈爾蔚縣 山西靈邱

太行山以東九州，可以說已經完全控制在×軍底勢力之下了，去年綏東侵犯，正是向太行山以西七州進攻。晉石敬瑭許金以燕雲十六州的當時，晉將劉知遠諫石敬瑭道：「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地，異日必為中國之患。」石氏不聽，竟許之。遼金都以占據了這極優越的地勢，所以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卒釀亡國的痛史。

(四)

當初岳武穆與招撫張所論過河北的形勢：

「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撫，而四肢不可暫失。本朝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成，不相應援，獨持河北以為國，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壑，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之地固矣。」

又云：

「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為敵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敵得河北，又侵河南，要塞既失，莫可保守，幸江幸淮，皆未所知也。」

以上所說，可爲千古名論，洞察河北形勢在當時政治上與軍事上的重要，真是入骨三分。嘗時宋高宗果用岳武穆之言，漢族絕不致受害於金，以後元是否能兩下都在未可知之列。今日首都建基於南京，在地形上與宋無異，今日的河北不是與南宋當時相等的重要嗎？何況今日的敵人猶有海空不越大河，直向首都襲擊呢？

(五)

在未來的中×戰爭中，山西是我們戰綫北翼的支持點，我們必須要能保持着山西，我們纔能遏止敵軍往南及往西，否則津浦戰綫必告崩潰，河南亦岌岌可危，遠而長江也受威脅。在西北的陝寧甘也都有被敵軍襲擊的恐慌。我們試檢閱宋史，當宋室南遷以後，寫道：

「金人分道入寇，粘沒唱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兵攻漢上，訛里朶兀朮等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兵趨淮南，襄宿徽離等由河中渡河攻陝西，陷潼關，入永興，京邑州郡，相繼殘破。」

我們相信金人進攻中原的路綫在未來也就是××帝國主義入侵的路綫。這其中重要的關鍵是在必定要能保持着山西。爲要保

持山西，則必須要能將敵軍制止在太行山外邊，而變爲持久戰，待機出擊。無論是爲保持黃河以南及山西，皆以能否保持着河北爲先決條件，具體地肯定，河北即是華北存亡的關鍵。於是，爲保持華北，必須先能保持着河北，這個條件是肯定的了。

(六)

談到河北，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平津。關於平津在軍事上的價值，尤爲一般技術的軍事家所忽略。

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的戰爭，在戰略上無處不以經濟爲決定的條件，由於經濟的重要性，也就產生出政治的及軍事的價值。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戰爭完全以軍事地理及政治重心爲決定戰略的主要條件，但在資本主義時代，礦山，油田，市場，交通綫都成了主要的戰爭對象了。所以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祇須占據了主要的市場——大都市，交通綫，重要原料出產地，海口等，即足以控制全部的殖民地了。

平津正是具備這種條件的二大都市。

在××帝國主義的戰略上無論是對華或對蘇聯皆必要占領平津。在對華的戰略上，平津是未來「滿洲國」第二的支持點，或要能將這個支持點佈置安切，華北遲早必被其囊括。

××對蘇聯戰略爲求在大陸決戰的迅速，自須向蘇聯底遠東中心——赤塔——前進，而求決戰於貝加爾湖底東岸。因此××底

軍隊必須穿過外蒙古。所以××在熱河極力經營多倫以爲進攻外蒙的據點。但是多倫的經濟價值是不夠的，祇可爲前進的軍隊雲集的所在，而不能解決大軍雲集的經濟問題。

北平是個擁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大都市，在這裏有各種經濟設備，是凡現代所需要的工具皆可以在此求到，即便是沒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建設起來。××帝國主義可以將從華北各省有虜掠來的經濟價值，皆聚集在這裏。這裏有極完整宏大的兵房，以及種種可以用爲軍事的便利的偉大建築，並且這裏有極堅實的城垣，在軍事上又是個安全的所在，又是在長城以內，有南口之險，與居庸之固，也可以相當地免去北來飛機的轟炸。我們可以說這是××進攻蘇聯的右翼的唯一具備理想條件的根據地。這裏有三條路可以直達多倫：(一)由平綏路到張家口，由張家口轉多倫，這條路的里程，由北平到張家口有二〇一公里，由張家口到多倫有二一〇餘公里，計約四〇〇餘公里，這一路的里程較長，但是有北平與張家口一段的鐵路運輸，時間自可縮短，並且運輸的能力也較大，自然，還是唯一的運輸綫；若在戰時，張多間敷設輕便鐵路，短時間內就可完成，據聞××已經準備由承德修築一條鐵路到張家口，此路若成，張多間運輸更

不成問題。(二)由北平經古北口，響寧，直達多倫，此路約長三一餘公里，已築成公路，汽車可通。(三)由北平出獨石口，經沽源直達多倫，約長三四〇餘公里，現下雖無汽車可通，但是一旦建築，短期內也能完成。這三條路都可於一日之間來回，甚或來回數次，戰爭期間，軍隊與軍需品的輸送皆不成問題。

天津是華北唯一的市場，也是唯一的海口，經濟價值僅次於上海大連，從大沽到大連祇有二二五海裡，一日夜可達，若是以普通速率每小時二十五海裡的軍艦航行祇須九小時餘便可到達。由大連到日本門司六四〇海裡，到長崎五七八海裡，若是以二十五海裡速率的軍艦航行，有二十六小時可以到門司，二十四小時可以到長崎。由大沽到大連再轉佐世保或長崎，最長的時間，共計也不過三十五六小時。從大沽直航日本到門司九四二海裡，到長崎七六〇海裡，所用的時間更省。××底軍隊與軍需品從國內直接由大沽到天津，跨上大陸而向北平集中，所需的時間不過兩日夜而已。較之蘇聯到張家口一五〇〇餘公里，一路荒涼，並且經過沙漠，自占絕對的優勢。××在占領了河北以後，並可由秦王島建築一條鐵路與熱河接銜，從秦王島起經撫寧縣之榆關鎮，台頭營，都山設治局以達平泉，不過一五〇餘公里。

於是，××從最東邊的朝鮮與津港起，有安東，大連，營口，葫蘆島，秦王島，以迄天津等各海口都可以同國內直接通航，也就是可以有這樣多的海口可以登大陸，無論在牠底右翼與左翼皆可以直接輸送或補充；因為有了這許多的海口，三島與大陸不啻變為聯體的了。

(七)

無論是對華或對蘇聯，××帝國主義必須占領了平津與河北，其戰略纔能完成，尤其在未來的戰爭中，牠顧慮到中蘇會形成軍事同盟關係，是以威脅甘兩翼，爲了鞏固其西部一翼，至少限度也要占領了河北與察綏，纔能保障多少的安全，否則，即安全亦不可得，而在中蘇底夾攻之下，因在東北原野，崩潰會更快地降臨。

因此，可以知道占領河北，察綏，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蘇聯的起碼條件，××是勢在必得，反轉來，很簡單地就是我們底絕對地不利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平津與河北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我們當可使之變爲一片瓦礫場——這正是殖民地抗戰帝國主義的最主要的戰略，也絕不能放棄，這自非一般死守着已失去了現代性的「戰略關係」的軍事家所能了解。

(八)

同時，現代的戰爭是與國際關係有着密切的關聯，所以決定戰略的時期，對於國際關係也同樣地須注意到。塘沽協定的成立，我們都知道是在綜錯的國際情勢之下而××帝國主義不得不暫時地將態度和緩點而成立；在那時××帝國

黃 埔

第七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要 目

插圖(四幅)

專載

- 政治建設之要義(中)..... 蔣中正
- 今後辦學的意向..... 陳繼承

論著

- 列強的軍備..... 張襄渠
- 最近德國軍事之回顧..... 蘇 青
- 意大利空軍之新陣容..... 偉
- 蘇聯遠東潛水艇隊在軍事上的價值..... 任扶黎
- 被壓迫民族與宣傳戰..... 周安國
- 我國國防工業之弱點及其應有之準備..... 顧恩浩
- 戰爭工業論..... 林 韋
- 機槍組及步槍組火戰之原則..... 杜 濤
- 雪地戰之研究..... 櫻
- 三大國來集團的對立..... 夢華譯

國防科學

- 譚莽子毒氣..... 宏 達

戰爭漫談

- 毒氣戰史(上)..... 岑士麟

軍技展望(四篇)

世界展望(九篇)

軍事小說

- 松山會戰紀(續)..... 鍾前功譯

定價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一元
全年十二册一元八角(郵費在外)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
黃埔月刊社發行

主義果決心進占平津亦必如同占領遼東一樣的容易，所以不得不將鐵騎停止在平津的郊外，自是因為平津不加遼東在占領後所發生的影響那樣的簡單。這是「獨占」與「利益均霑」的鬥爭，在我們正應當利用這點，以加深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一二八」是同樣的事實，英美因為× 在上海動了手，所表示的注意力要比在任何地的中×衝突為來得強。

我們認為國際間的反×戰綫，是須由我們在澈底的犧牲之下使是凡在太平洋有利益的國家皆感到痛苦而歸咎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錯誤。同時，感到若再容許情勢演化下去有同歸於盡的危險而不得不起來予×，帝國主義以壓制。我們非但要其他的帝國主義感到利益的受傷害，市場被破壞，原料被喪失甚至在華的歐美人士也要他們與我們感到同樣的痛苦與威脅。

(九)

近代戰爭底戰略底決定因素應當包括政法的，經濟的，國際關係的，純軍事的等諸重要原則，單純以軍事為根據而決定的戰略決不足坦負現代戰爭的使命。河北省底軍事價值，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國際關係上及純軍事上皆具有極充實的內容。雖然，在今日的河北已經完全殖民地化了，但在我們堅決的意志之下，絕不是無辦法可想的。最後，我們結論，欲保持察綏晉豫魯必要能保持河北，要保



從川災談到中國糧食之調節

雷錫齡

一 川災之嚴重

講到災，除了人禍的不計外，就所謂天災，中國近十餘年來，也够「談虎色變」了。民十七年，華北的大旱災，受災者達二千萬人，災區遍四省。民二十年，黃河長江的大水災，受災者近五千萬人，災區遍及中國內地各省。「九一八」的大禍患大恥辱，也就是敵人趁着此次大災害「乘火打劫」扮演出來的。單就這兩次大災害，已够發吾人之深省，「痛定思痛」，「綢繆未雨」，應該作及時備荒的打算，但是國人除一部分對水災有導河導淮的準備工作外，對旱災可以說是毫未計及的。先哲云：「不有遠慮必有近憂」，以故自去夏苦旱以來報災的有甘肅，山西，河南，陝西，廣西，貴州等省，然皆不及川災之重。據本月十四日報載：四川農村經濟早已枯竭，再遇空前旱災，故生機立絕。災情帶普遍性與深刻性，非普通之旱災可比。農民離村已漸有大規模化之趨勢，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古語所描寫之慘况，恐將普及於全川，重災區之農民，已將有糠之樹皮及無毒之雜草食盡，吃所謂觀音米，已成數月來經常之現象，因而疾病死亡者，不知凡幾。又據近週報告，川災竟達一百四十一縣，全川為一百五十縣，佔全面積百分之九十餘，受災人民達四千萬，佔全人口五分之四，其中川北災情尤重，饑民以糧食告絕，樹皮草根，為之剝掘一空，甚至尋掘白泥，煮屍易子而食，即以成

渝公路一線而論，日死數百人，則知川災確已臻最嚴重最深刻之境。故有謂為「四川災情之嚴重，為百年來所未有。」此次川災這樣普遍化深刻化，其原因據川人梧岡先生在對於川災之認識與救濟一文中言之極詳，總括之不外數端：

- 一、川軍閥割據，內戰循環不已，民衆所受損失，不可數計。又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不勝其苦。如田賦一項，竟預繳至民國八九十年者。
- 二、軍閥為增加稅收計，焚植毒物，耕地縮小，食物生產量減少。
- 三、佃農數量多，生產僅足糊口，無積蓄以備災荒。
- 四、川地多山，水利不興，風雨稍不協調，即將為災。
- 五、乾旱過久，江水奇落，航行艱斷，糧食運川不便，調劑無法，奸商又從而操縱居奇，糧價飛漲。
- 六、赤匪擾川，所經之區達數十縣，壯者四逃，田土荒蕪，生產最大減。

基於川災構成的原因，自可求得救濟川災的方案，然僅就川災而言救濟對策，終為局部的，非整個的長治久安的良方，此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一時應付辦法，殊失所以治國養民之旨。故從言救川災起，吾人除對川災施行消極的救濟方策——急賑，如工賑農賑等外，亟宜施行積極的救濟方策。積極救濟的方策

唯何曰糧食的調節。如果中國糧食有適當的調節，中國以農立國，地廣土肥，農民又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其食糧生產量自能自給而有餘，決不至以一方之歉收而發生嚴重影響如川災之悲慘。故不言救災則已，如言救災而且言從根本上救災，則調節糧食實不二法門。

二 談調節在實行

自來談調節糧食者，總在次列諸方案中兜圈子：

- (一)獎勵生產與保護生產。
- (二)節約消費與限制糧食用途。
- (三)限制價格與平糶。
- (四)發展交通與減低運費。
- (五)恢復倉儲制。

在食糧生產不足的情狀下，獎勵生產產量增大，確為調節糧食唯一方策。加徵進口稅，利用關稅保護政策，防止外糧的傾銷，保護自國糧食的高度生產，此亦在調節糧食中根本良圖。為防範糧食恐慌計，強制定量分配，限制食糧用途，禁止一切不合理的、不經濟的浪費，確亦為救災備荒的有效辦法。在奸商操縱囤積與農民購買力低落的狀況下，採用限制標準價格和平糶之法，此亦中外所慣用的救荒良策。救濟「谷賤傷農」的豐荒，和「谷貴病民」的饑荒，當然有賴運輸上的措施。故交通的運輸政策，在救荒中亦極切要之舉。古者所謂「耕一餘三，耕三餘九」的深謀遠慮與我國歷史上所採行最有名的三倉制，在「吾國交通不便，轉運需時，災荒稍重，即有鉅款，一時亦無從採辦」的特殊情況下，此

種倉儲制確有恢復設立之必要，故此對於備荒亦可予以莫大之裨助。以上所述要皆為調節糧食之方法論。固然欲創一業，成一事，自必有其計劃與遵循之方法，始克濟事，然徒托方法，未曾身體力行，遵循所計劃之方法以進，則其方法終必歸於虛幻，無法現成爲事實矣。外人譏笑中國爲理論國家，就是國人對問題之來，往往好爲理論的探討和方法的尋求。一俟此種探求工作過後，就多置之高閣，絕少聞問的了。今國人談糧食調節問題，要亦「一丘之貉」，所以對其方法論，侈言高談，觸目皆是，而倡言腳踏實地澈底執行所計劃之方法者，就不能多見了。筆者以此種方法論，在司農典農的專設各機關，如農本局糧食運銷局等，自必早有其研求與設計，縱偶有未周之處，而國內學者專家亦多所貢獻以補其遺，固無須吾人之嗷嗷費辭，爲今之計，就在如何使司農典農的專設各機關，切實執行調節糧食之方法耳。蘇俄的五年又五年計劃成功，美總統羅斯福的復興產業計劃成功，一方固得力於其計劃與遵循之方法；然又一方尤以其舉國總動員身體力行，切實執行所計劃之方法爲更得功效。故蘇俄左黨報云：「自列寧看來，他的操業，他的事功，並不是說話，而是正當的動作。」窺此即可知蘇俄十年計劃成功原因的所在。吾人否認談原理，不否認談方法，並且承認原理方法爲事功成就的必要條件。不過日事談原理談方法，不去執行方法而使原理成爲事實，終必無所成就的。在過去談糧食調節問題，總在前述諸種方案中兜圈子了事，所以華北五省大旱災以後，又來黃河揚子江大水災，今又來四川大旱災，終無法消弭，防患未然。據金陵大學所發表的統計，從西歷紀元前六零八年起至一九一一年止，中國曾經有過一千八百二十八次的災害，故十年前華

洋義賑會的幹事美人 W. H. Malley 本其在華服務的經驗者。一本書名曰「中國——一個災荒的國家。」(China: Land of Famine) 不是中國故多災荒，實在救荒備荒的政策——調節糧食的方法，未曾確實執行之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應亟從以往徒言理論方法的錯誤中，覺悟到「執行方法使原理成爲事實」的成功與實在。

三 談調節要通力合作

在謀調節糧食的方法推行的進程中，我們應動員司農典農各關係的執行部，齊頭並進的執行調節糧食各部門的方策。換言之就是將關係調節糧食諸方策，在必要上同時使之實施，并求其各部門的方策相互爲用，免致片面的，零星的，缺乏工作進行上的系統性與統制性。在周書楷氏一月來世界大事述評中對救災有這樣的一段感誌：

誠然，關於各種災荒的治本辦法，政府皆已注意及之，且曾先後予以實施；不過，我們覺得這種種工作的進行尚缺乏系統的計劃，多少帶有零零碎碎的毛病，像這樣，收效自必是很遲緩而不普遍的。但願政府認識以往的教訓，把這些必要的建設通盤加以籌劃，將人力財力作一個適當的分配，避免重複和偏枯，以增效率。

「把這些必要的建設通盤加以籌劃。」自然可使關係調節糧食各方策同時分頭并進，決不至像過去與農司農專設各機關發生不相爲謀，各自爲政，缺乏聯繫性和統制性的弊病。所以馬寅初氏在中國經濟改造中也這樣說：

米爲我國之特產，爲大多數人民之食料，究應如何統制就國內講，其責任可說全在行政院，祇須行政院所屬有關係之各部會切實合作，即能收統制之效。……財實錄各部理應切實合作，使財政政策，運輸政策以及實業政策互相調和，趨向同一鵠的，統制之實效，即可表現。

馬先生此種「切實合作」與「互相調和，趨向同一鵠的」主張，即看清行政院所屬有關係之各部會在過去不能合作，發生矛盾，所以在同書中糧食進口徵稅章詳言鐵財二部，「二者相合則成效立見，分則效力相銷，徒勞無功。」此即言鐵道部徒減低糧食運費，而財政部不舉辦洋米進口稅，終不能收各地糧食平均之成效。所以欲調節糧食，甚至統制糧食，必須使其各關係執行部門「切實合作」，「相互爲用」，始足以言效果，否則，不但不能獲得效果，甚至「適得其反」。

四 結語

中國是「一個災荒的國家」說來是恥辱，「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與「言論多而事實少」說來也是恥辱，做事缺乏「組織力」，「系統性」和「統制機能」說來更是我們的恥辱。從川災談到調節糧食問題，使我們這三種恥辱聯結在一起。我們離開「足食足兵」應付「暴風雨」的非常工作不講外，就以「救民命」的經常工作，也得起來救荒，切切實實的起來救荒和有組織有系統的起來救荒，以調節糧食，統制糧食。管子云：「衣食足而知禮義，倉廩實而知榮辱。」諺又云：「鳥窮思啄，人窮思偷。」在饑餓線上掙扎的人民，法律的防範，是很少效力的。願國人對這糧食調節問題，熟思而速圖之。



中國近代政治制度之總檢討

林桂圃

一、導言——現行政治制度的分類

二、君主制與共和制問題
——本問題研究的必要——民元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意義——洪憲稱帝與張勳復辟的反動及其失敗的經過——開國前共和與君憲的論戰——中國現在應該實行共和制

三、單一制與聯邦制問題

——民元至民十三的聯邦論及其失敗——民十三以後聯邦論者留下的暗影——從中國的政治觀念上論中國實行單一制的必要——從歷史上觀察中國實行單一制的必然性——從現在的事實和環境上觀察中國實行單一制的重要性——四、代議制與直接民權制問題

——代議制的虛偽及其弱點——直接民權制的民主性及其實行的步驟——中國不能即實行直接民權制的理由——四、政時期的必要

五、內閣制總統制委員會制與五院制問題

——內閣制總統制委員會制與三權憲法——三權憲法的理論及其缺點——五權憲法的原理和運用——中國現在實行五院制的必要——中國現行五院制度與其他各國政制的比較——我們對於內閣制總統制和委員會制的批評——我們對於中國現行五院制度的批評及其希望

六、民主制與獨裁制問題

——民主制與獨裁制的性質及其關係——近年來民主制與獨裁制的論爭——實行民主制的條件——政治方面的條件——經濟方面的條件——教育方面的條件——其他方面的條件——中國現在不能實行民主制的理由——過渡時期實行獨裁制在理論上的根據與事實環境的需要

七、結論

一 導言——現行中央政治制度的分類

中山先生曾經說過，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之事，便叫政治。根據孫先生這個解釋演繹出來，那末，我們便可以明白政治制度究竟是什麼東西，他是解決衆人的事的機器，政治上要如何管理衆人的事，同時衆人的事要怎樣管理才有較大的效果和良好的成績，這都是政治制度上的問題。所以這副政治上的機器——政治制度之良否，往往與整個的國計民生有極密切的關係，如果這副政治上的機器結構很健全，運用很靈敏，那末，整個的國計民生，便可以得到美滿的解決，并且蒸蒸日上。反之如果這副政治上的機器，結構既不健全，運用上又極遲滯阻礙，不能適應其環境的需要，那末，整個的國計民生，便要受到種種不良的影響了。政治制度問題的重要性在此，我們現在研討近代中國政治制度問題的目的和意義，亦在於此。

誠然，中國最近數十年來政治上的紛亂腐敗，和其他種種的民族危機，都可以說是不良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因有前此不良的政治制度，才有現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種種危機，所以我們現在要改造中國，要復興民族，便先要建立一個健全的政治機構。換句話說，即是非先從改造中國的政治制度入手不可。蓋必要

先有一副良好的政治機器，然後我們的鴻圖碩劃，才能够推行，才能够實現。

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問題既然如此重要，那末，我們要怎樣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問題呢？現在爲研究上便利起見，便先要明白現代政治制度的分類，然後我們再根據這個分類，來研討中國現在應採行的政治制度，好像採購機器一樣，我們必須先將機器的性質種類，分別加以比較的研究觀察，然後再決定採購適合我們應用的機器。

現代政治制度的分類，各派學者的見解至爲複雜，但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近代著名政治學者柏哲士 (Burruss) 的分類法了，係據柏氏的見解，區別政制的標準，計有下列四種：

(一) 以國家與政府的相同不相同做標準，可分爲直接政府 (Immediate Government) 和代議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兩種；後者又可分爲無限的代議政府，和有限的代議政府。

(二) 以執政者任期的性質做標準，可分爲世襲政府知選舉政府兩種。

(三) 以政府權力的分播與集中做標準，可分爲分權政府和集權政府兩種。

(四) 以立法部和行政部的機關做標準，可分爲內閣制政府或稱議會制政府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和總統制政府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兩種。

以上所述，便是柏哲士政府分類法的大概，柏氏這個分類法雖然比較完備可靠，爲其他學者所不及，可是依然免不了有許多

缺點，且有時與事實上不甚符合，我們認爲最合理最完備的分類法，應以下列爲標準：

(一) 以國家最高行政首長產生的方式做標準，可分爲君主制和共和制。君主制的最高行政首長產生的方式，是世襲的，君主的職位，永遠是由有血統關係的人所繼承的，在實例上，或以最長的男女繼承，或以最長的男子繼承，或以長房的男子繼承。至於民主制的最長行政首長的產生方式，是選舉的，(包括直接選舉間接選舉普通選舉和分區選舉等方法在內) 他的任期是有一定限制的。前者的政權完全操在君主一人的手裏，並且是永遠的操在與君主有血統關係的人的手裏，君主一方面是國家元首，同時就是國家的最高行政首長，並且他的權力是絕對的，人民不能反對的，這便是所謂君主專制政體，亦即所謂無限的君主制。現在英國的政制雖亦有君主的存在，可是他的權力是有限制的，同時在實際上他們的行政首長還是由於民選的方式產生，所以嚴格的說起來，英國還是一個共和制的國家，絕對的即無限制的君主制的國家，在現在的世界可謂絕無僅有了。

(二) 以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爲標準，可分爲單一制與聯邦制。在單一制之下的國家，祇有一個最高政府行使單一的意志，有時爲行政的便利上起見，分國內爲省縣等類的地方行政區，也可以有殖民地或附屬國，與本國不連接的土地，甚至有時也可以包括從前的獨立國在內，然而這些區劃，都不過僅是歷史上的遺跡，或行使上的權宜而已，在法律上地方政府絕對沒有自治獨立的權利，他依然是要受中央政府的支配和指揮。因爲在單一制之下的地方政府的組織，是中央權力所創造的；地方政府的權力，是中

央所賦與的所委託的。至於在聯邦制之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情形就不同了，在聯邦制之下的國家，國家的最高權，雖全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各分子國雖於憲法成立之後，變成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可是這些分子國，却不是聯邦國家的創造物，他的存在是獨立的，是先聯邦國家而存在的，他並不是聯邦國家建設起來的行政區域，倒是構成聯邦國家的基礎；各地方政府對於人民的權力，是他自身所固有的，絕不是中央政府所賦與的，沒有了中央政府，地方的權力還是可以存在的。

(三)以民權行使的方式做標準，可分為代議制和直接民權制。代議制是由人民選舉代表並委託代表去管理行政立法司法等事務，直接民權是由人民自身直接管理行政立法司法等事務。前者人民僅擁有主權者的虛名，實際上的政權，完全操於民選的代表手裏，人民自己毫無參與的能力；直接民權制又可分為兩種：即一是澈底的直接民權制，二是中山先生所提倡的直接民權制。前者在古代的城市國家和現今的瑞士六個小邦，曾實行過，但此制在事實上既不易於實行，且不能實行，最實際可行的還是中山先生所主張的直接民權制。先生所主張的直接民權制，一面將政府的能和人民的權分開，一面主張人民除了選舉權外，還要有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人民有了這四種權力，便可以直接管理政府，所以這四種權，便叫做直接民權。我們這裏所說的直接民權制，即指中山先生所主張的直接民權制而言。

(四)以中央各機關的相互關係為標準，可分為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和五院制。而這裏所說的中央各機關的相互關係，大概祇以行政部和立法部的關係為主要，內閣制的行政部對立法部

負責任，內閣的產生和罷免，其權完全操諸議會，行政部的閣員，常常是立法院的議員，即使有時閣員不是議員，但亦必有出席議會及向議會提出法案的特權，所以在內閣制之下，閣員同時有閣員和議員的兩種性質，而行政部與立法部之間，因此便完全打成一片；行政部閣員的任期，完全以議會中多數黨的信任與否而定，如果議會不信任他們，他們就要負連帶的責任，一齊辭職了。總統制却和內閣制相反，總統制的行政部，完全獨立於立法部之外，不受立法部的影響和干涉，同樣行政部亦不能干涉立法部。換言之，即是關於行政方面的事務，歸行政元首管理，關於立法方面的事務，則歸議會管理。行政元首有一定的任期，在他的任期之內，除非有極大的犯法行為，否則議會是絕對沒有免除他的職務的權利的。行政部各部的總長，完全由總統直接任免，並直接對總統負責，大總統任免各部總長時，可以不必得到國會的同意，行政部的各總長不能出席於國會，同時亦不能向國會提出法律案。這樣看起來，可見在總統制之下，行政部和立法部是完全分離的，所以和內閣制完全相反。至於委員制又和前述的內閣制和總統制不同，實行委員制的國家，完全以立法部為中心，行政部在實際上，等於立法部的委員會，行政部對於立法部，只能唯命是從，絕對沒有反抗的權力。最後講到五院制，又和前述諸制不同了，因為前述諸制，完全是以三權分立的原理為基礎，而五院制則完全是以五權分立的原理為基礎。五院制的最大特色，便是五院各在其職權範圍內，完全獨立，不相干涉，不相侵犯，但亦採取相當的聯絡。五院院長，完全生和罷免，其權完全操諸國民大會，（在訓政時期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時並各自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在五院制之下

的行政院和立法院的關係，雖然沒有像總統那樣完全分離，亦沒有像內閣制那樣密切，完全打成一片，他自有他的固有的特質，這一點是我們所不可不知道的。

(五)以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做標準，可分為民主制和獨裁制。民主制的國家，政府對於人民的自由，沒有干涉的權利，同時政府關於重要政務的措施，必須先徵得民意機關的同意，然後始得推行。所以在民主制之下的政府，是時時刻刻要受人民的指揮和監督的，政府的權力是極小的。至若獨裁制的國家則反是，在獨裁制之下的政府，有極大的權力，對於人民的自由，隨時都可以干涉，政府關於重要政務的措施，可以不須經過民意機關的同意，即可施行，縱使有時免不了要徵得民意機關的同意，但亦不過僅是形式上的手續而已。所以前者人民對於政府的監督力量是極大的，政府是要隨時受民意機關的指揮的，後者人民對於政府牽制的力量便很薄弱了，並且人民的自由，政府是可以干涉和限制的。

前面所述現行政制分類法，我們認為比較上是一個完備而合理的分類法，我們現在便根據這個分類法，來檢討中國政治制度問題，研究中國的政治制度所應該採取的正確路線。不過我們於此應該認識清楚的，便是政治制度這個東西，他本身原沒有絕對的好壞的是非，他的是非和好壞，完全是以其對於時代的潮流和環境的需要是否適應為標準，如果對於時與地，都能够適應，便是一種良好的美滿的制度，反之，便將被人們所厭棄了，因此在前一時代所需要的政制，和在後一時代所需要的政制不同，在彼一地所需要的政制和此一地所需要的政制亦不同，這一點是我們

在我們便進而討論今後的中國政治制度問題。

二 君主制與共和制問題

本問題研究的必要——民元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意義——洪憲稱帝與張勳復辟的反動及其失敗的經過——開國前共和與君憲的論戰——中國現在應該實行共和制——

君主制與共和制這個問題，在現在的立場看來，關係似乎不甚重要，但在民元以前，却是中國政制問題的焦點。即在民元以後，最初數年間，這個問題依然被一般人所重視，並且中間曾發生過帝制運動和復辟運動的兩次滑稽劇。至於現在中國雖已完全放棄君主制的舊路，走上共和制的新途徑，然而為什麼如此他的理由和原因何在？這都是我們所應該明白瞭解的。因此，我們覺得現在這個已經不成問題的問題——君主制與共和制問題，依然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中國實行君主制度，互數千年之久而不變，一直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將滿清統治權推翻，至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才開一個新的紀元，即從君主制一變而為共和制。

民元滿清統治權的推翻，在民族革命的立場上觀察，其意義固甚重要，在政治革命的立場上觀察，其意義尤為重大。最重要的，如國民人格的解放，人民痛苦的解除，民意的伸張，和政治的革命，這些都是民元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重要意義。因為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國民的人格，完全為君主所吸收，所犧牲，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共和國以民為主，君主國以民為奴。於此可見在君主

國家之下，國民實完全無獨立人格之可言，自從民元推翻君主專制政體以後，國民即回復於主人翁的地位，國民的人格，因得以解放其意義之大，可想而知。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君主視國家人民爲其私有物，故任意爲所欲爲，毫無忌憚，人民所受壓迫的痛苦，敢怒而不敢言，但自君主專制政體推翻以後，人民所受專制壓迫的痛苦遂得以逐漸解除。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根本上就無所謂民意，在「朕即國家」這個原則之下，君主的意志，即國家的意志，人民除了服從而外，絕無反抗的權利，民意的伸張，便是君權的減縮，所以君主站在自私自利的觀點上，對於民意的約束，不許其伸張，此乃必然之理。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民意既無由伸張，則政治上的革新，亦當然絕望，政治的革新，既無望，自必日陷於紛亂黑暗。此外我們還要明白的，便是中國的君主政體雖然已有數千年的久遠歷史，可是到了滿清時代才發達到了極點，所有中央和地方的，一切權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裏，皇帝的意志要怎樣，便怎樣，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機關可以阻止得了的。皇帝愈集權，則專制愈達於極點，滿清的罪惡，亦與日俱增，而民族國家的危殆亦日甚。總之，我們無論從任何方面去觀察，在在均足以證明民元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意義的偉大，至於世界民權潮流的激盪，更足以增加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制度的異彩。

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以後，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雖已完全解體，可是這些反動的舊觀念和舊勢力，一時還沒有完全清除，而一面民權的基礎，又沒有完全建立，所以遂致演成民四的洪憲稱帝和民六張勳復辟的兩齣醜劇。

民四帝制運動的扮演者是袁世凱，袁氏乃清末權臣，綜觀其

一生事跡，實爲一十足的奸險陰謀大家，彼爲北洋軍閥的巨魁，且富於帝王思想，乘辛亥革命初次成功，民權基礎未確立之際，以奸猾欺詐的詭計，攫得總統的高位之後，便逐漸集攬大權，排斥異黨，（尤其是國民黨）雖中國革命領導者孫中山先生處以寬大的態度，亦不能促其覺悟。及至宋案發生，討袁軍失敗，袁氏的狂橫更無所忌憚，到了民三御製的約法頒布以後，無論在形式和事實上，袁氏已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元首，到了同年十二月修正大總統選舉法頒布以後，袁氏又有成了一個終身的獨裁元首和世襲的獨裁元首的可能。所以袁氏御製約法的頒布，實無異等於扮演未來帝制醜劇的預告。此時彼雖仍一面極力掩飾，可是到了民三秋間歐戰爆發，西方帝國主義者一時無暇東顧之際，袁氏認爲時機已至，故不惜以國家爲犧牲，承認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藉爲討好日本，的交換品，於是到了所謂六君子所發起組織的籌安會產生，帝制運動便已進入公開活動時期。至是袁氏圖謀帝制的野心，便完全暴露無遺了，依照袁氏預定的計劃，擬定於民五年一月一日登極，並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然而帝壇之極未登，護國軍早已在雲南發動，義旗一舉，全國響應，袁氏陰謀，完全失敗，故從民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明令將民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承認帝位案撤銷，到同年六月六日袁氏羞憤成疾死，洪憲稱帝的醜劇約莫三個月的光景，遂宣告壽終正寢，與世長辭了。

繼民四民五袁世凱帝制運動所扮演的醜劇，便是民六年張勳的復辟運動，復辟醜劇的伏線，遠在袁氏帝制以前。蓋此時清室遺老宋育仁、勞乃宣、劉廷琛等，因對於袁氏的帝制運動抱不平，便擬乘機實行復辟運動，可是後來被袁政使夏壽康等呈請查禁，並

將宋育仁逮捕，這便是復辟運動的第一次失敗。到了帝制戰爭方酣時代，又有康有為擬作第二次的復辟運動，民五年三月袁氏明令撤銷帝制後，康氏竟發表一篇論文，題為『為國家籌安定策者』文中公然揭出復辟的主張，一時引起各方極大的反感，各省都督多通電反對，甚至他的生徒梁啟超，也發表一篇『開復辟論』的論文，譏諷他的老師的主張。所以不久，復辟論的主張便告銷聲匿跡，然而此時張勳早與康氏暗通聲氣，不過因為袁世凱防備甚嚴，一時不敢有所動作。到了後來袁氏倒斃，徐州省區聯合會成立，表面是鞏固北洋團體，實際上則為佈置復辟的基礎，所以張勳復辟，存心已久，伏線甚遠，只待良機一到，復辟的醜劇隨時可以開幕的。及至民六年六月間，國會二次解散問題發生，張勳率兵由徐入京，即明目向段派表示解散國會須以復辟為條件，迄國會二次解散後，張氏即積極一面添招新軍，一面進謁清廢帝，并正式派員向黎元洪說明復辟的必要，請其歸還大政於清廢帝，到了是年七月一日，張氏便正式宣告復辟，改民六年七月一日為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並大事封官賜爵，至是復辟的醜劇，便在這個時候正式開幕了。醜劇開幕的時候，舉國一致聲討，竟沒有一人援助張勳，這確是出乎扮演醜劇主角張氏意料之外，所以從七月五日討逆軍馬廠誓師，到段祺瑞七月十四日入京，綜計復辟醜劇扮演的時間，不滿半個月的光景，便完全宣告閉幕了。

我們根據前面所述洪憲稱帝和張勳復辟兩次醜劇失敗所得的教訓，便很充分的足以證明君主制度，實已不復為中國人所歡迎，不能再實行於中國。以袁氏當時威權和實力而論，實可謂雄厚到極點了，但以一念之差，妄作帝制運動，違背國民心理，終致身

敗名裂。張勳乃徐州省區聯合會的首領，率兵入京，威脅黎元洪解散國會，其聲勢不可謂不大，但因主持復辟運動之故，不滿半月時間，一場夢想，盡成泡影，因此君主制度之不容於今日之中國，實已彰彰明甚了。

但是君主制有無限的和有限的兩種，前者即為君主專制，後者即為君主立憲，亦即所謂開明專制。有的人說，中國現在雖不適宜行君主專制制度，但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則極相宜，因此在開國前即辛亥革命未成功以前，關於本問題——共和與君憲的問題便發生過一次很劇烈的論戰。共和制是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革命派所主張的，君憲制是康（有為）梁（啟超）領導下的立憲派所主張的，那一次的論戰，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史上是極有價值的，我們要明白那次論戰的內容，我們要明白中國為什麼不能實行君憲，而應該實行共和，對於那次的論戰經過，便覺得有追述的必要了。

開國前共和與君憲論戰的內容，可分為法理論與事實論兩方面的範圍來敘述。

關於法理論方面：關於法理論方面，以波命哈克的國家學說，盧梭的國民總意說，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為兩派論戰的焦點，君憲派以波氏國家學說為根據，波氏學說要旨，認君主乃國家統治的主體，而以領土及臣民為國家統治的客體，換言之，即是認定君主的人格，即國家的人格，君主與人民的關係，完全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故惟有在君主政體之下，社會上一切利害關係的衝突，因君主的地位立乎其上的，超乎其外，故能為之判斷，為之調和，至於共和政體，則人民的集合體與國家自體為同一，而人民彼此

相與的關係，至為錯綜複雜，欲人民自行調和此種利害關係的抵觸，必屬不可能的事，故共和政治的結果，必將永陷國家於不斷的革命，而革命的結果，亦將不能得共和政體，而後歸於專制。這便是波氏學說的大概，君憲派便拿住這個學說來拚擊革命派的主張。實則波氏學說本身的弱點和錯誤甚多，革命派即據以駁斥君憲派的謬論，第一，認波氏為最不能明白國家性質的人物，原來國家自有其意力，非藉他力而存在，民權國家的國會，與君權國家的國會，非即國家本身，不過是發動國家意力的最高總攬機關而已。第二，認波氏君主為國家說，則君主死亡，不得不謂認為國家滅亡，這是他的最大弱點。第三，認波氏以國民為統治的客體為極大的錯誤，蓋國民非奴隸，乃人格者，為權利義務的主體。其服從統治權，乃義務的主體，而非統治權的目的。綜上所述諸點看來，波氏學說實已錯謬百出，而君憲派拚擊共和政體的主張，亦可不攻自破了。

其次君憲派對於盧梭國民總意說，則極其反對拚擊的能事，蓋欲直接藉拚擊盧梭學說，間接給與革命派主張以有力的打擊。君憲派認為共和立憲制的根本精神，不可不採盧梭的國民總意說，而盧梭的國民總意說，在彼等的眼光看來，則絕對不能實現。其理由有三：「所謂國民總意者，當由何術而求得之乎？用代議制度耶？決不可。今世各國行代議制度者，非謂以被選舉人代表選舉人之意見也，故代議士之意見，與選舉代議士之人之意見，當未必相同。然則以代議士之意，即為國民總意，不可也。故欲求總意，則舉凡立法行政，皆不可不付諸直接投票。盧梭亦以為必如瑞士，乃可謂之真共和，亦以此也。雖然，瑞士蕞爾國也，而內部復析為聯邦之本位者二十二，夫是以能行直接投票，顧猶不能常行，若在他稍大之

國，能行之乎？必不能矣。故國民總意之難實現者，一也。復次，即行直接投票，又必須極公平而自由，萬一於有形無形間，有威逼之者，有愚弄之者，使其不得為本意之投票，則所謂總意者，謬以千里矣。故國民總意之難實現者，二也。復次，即直接為公平自由之投票矣，遂能真得總意乎？「總」之云者，論理學之全稱命題也，必舉國中無一人不同此意，然後可，苟有一人焉，仍不得冒「總」之名也，而試問橫畫虛定豎畫未劫，曾有一國焉，其國民悉同一意見，而無一人之或歧者乎？必不能也，不能則所謂「總」者，仍不過多數與少數之比例，多數而命之曰「總」，論理學上所不許也，故國民總意之終不能實現者，三也。《新民叢報》第四號：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上述君憲派駁斥盧梭的學說，輕輕看來，似乎極為動聽，實則彼等言論本身，早已陷於極大錯誤而不自知，所以革命派當即據理予以嚴正的反駁，其反駁要點，首認君憲派視共和立憲的根本精神不可不採盧梭的國民總意說一點，未免過於重視盧梭。蓋依據美國的權利典章，及法國一七九一年的第一回憲法的根本精神看來，謂盧梭的國民總意說，有影響於共和立憲制則可，謂共和立憲制不可不以為之為根本精神，則所見未免太不廣了。至君憲派謂盧梭學說萬不能實行，則又未免太輕視盧梭了。美國和法國的共和立憲制，即直接或間接受盧梭學說的影響的結果，怎能斷然的說他萬不能實現呢？關於君憲派所駁盧梭國民總意說的三點，其第一點關於代議制度問題，革命派即以盧梭的學說引申而反駁之，蓋盧梭之旨，認代議制度非真正之民主政治，大抵其理論「分純理與實用二方面，自純理方面以言，則國民全部直接行使主權，乃為真正之民主政治，而自實用方面以言，則真正之民

主政治，常僅存於理想，其實際則以代議制度為原則，而國民直接行使主權者反為例外，此民約論所主張者也。不得以此遂謂國民總意之難實現也，何也？以代議制度非奪國民之權利以與代議士，乃以代議士代表國民以行使其權利耳。故代議會為國民思想之反映，其第二點，關於直接投票問題，謂行直接投票之時，有威逼愚弄之事實，則此為外來的原因，非直接投票之本有弊，乃有弊弊於直接投票之時耳，使設種種方法，以防其弊，則難行直接投票，而弊決無由生，故曰外來的原因也。其第三點，關於總意問題，則認盧梭之用語，原有廣狹兩義，蓋盧梭所言，絕對的要人民全體之一致者，唯於結社會契約時而已，若於國家成立時，則盧梭別有言之曰：「國家成立之後，凡居於領土之中者，不可不服從於國民總意，是故會議之際，雖有反對於己之意見者，然使於其說而得多數，則足以證自己意見之誤謬也。蓋己之意見，雖假定為合於國民總意，而既達多數之反對，則證其已不合於國民總意也。」其言甚為曉暢。蓋總意者，由各個人之自由意思以合成者也。故各個人之服從於總意，即服從於自己之思想，決不因是而損其自由，此盧梭之說所以為精義入神。或有謂其學說由個人主義轉於團體主義者，亦以此也。（民報第六號，再駁新主義報之政治革命論）總之君憲派批評盧梭的學說，未免過於吹毛求疵，何況革命派之主張共和政體，自有其獨見之理論，對於盧梭的國民總意說，原非能絕對的贊成，所以君憲派的錯誤和弱點，我們是很容易看破的。

再次，君憲派復認定孟德斯鳩三權分立說之不能實現，因而認定共和立憲制不能實現，此點亦陷於極大錯誤。君憲派認共和立憲制，其政治形式，不可不採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論，然而孟氏

學說，實已完全失敗，並舉日本種積八束之立憲制下之三大政治篇以證其說，如議會之無力，行政首長之擅權，政黨首領之獨裁等，而斷為不免於一機關之專制，因而推斷孟氏學說必不能實現，實則大謬不然。蓋證諸事實，則凡立憲各國，殆皆以權力分立主義為普通採取的原則，孟氏的學說，誠有若干不可避免的缺點，故各國於採行其說之時，多加以修補，現今立憲各國對於採行三權分立制，其程度雖國異其趣，而大體極相類，然而君憲派謂孟氏學說之不能實現，復有其不能實現的理由。其一：「最高主權唯一而不可分，今三權既分立矣，三機關靡一焉得占之。」其二：「三權分立之國，其最高主權安在，亦仍在國民之自身而已，故三權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也。」（新主義報第七號：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革命派對於前述第一點的反駁，認此直以權力的分立為權力本體的分割，在理論上為不可通，蓋三權分立的精神，非三分國家權力的本體，乃對於為其分子為其內的發動機的自然意思，欲析而分之，所謂「分」，原期於不混同而已，非孤立的的意思，乃獨立的意思。於此可見孟氏所謂權力的分立，即不外乎機關的分立而已。孟氏之說，實無損於國家的統一。且近世立憲制度的精神，關於立法行政司法各機關雖各自分立，又互相連屬，其目的在能使其卓然獨立，不相矛盾而已。君憲論者不明此中道理，既謂三權分立，即為分割唯一的主權，又謂主權既分三機關，無一得占者，其立論之謬，實不可解。革命派對於前述第二點的反駁，認此乃陷於國家客體說的錯誤，蓋梁氏時探國家主體說而又探國家客體說，自相揉戰，莫衷一是，殊令人駭然。

總之，君憲派在法理論上所費力的一則為魯波命哈克之說，

所藉以誣革命不能得共和而復歸於專制。二則爲駁斥盧梭及孟德斯鳩兩氏的學說，以爲其說不能實現，故共和立憲之制，亦萬不能實現。其存心不可謂不苦，然而根據前面所述，革命派所給予彼等的打擊和教訓，可知君憲論者在法理上制服共和論者的主張，不但是屬於一種夢想，而且本身早已自陷於矛盾錯誤，無從自圓其說，故其失敗，乃屬必然的結果。

關於事實論方面：以上所述，係兩派在法理論方面的論戰，其次關於事實論方面的爭點，約可分爲下列諸問題：即（一）政治改革的要求與暴動問題。（二）國民的政治能力問題。（三）革命與瓜分問題。

首論關於前述論爭第一點政治改革的要求與暴動問題。君憲派所持的理由：第一，確認國民對政治改革的進行，應勸告政府開明專制，要求政府立憲，而其要求的方式，勿以暴動，並列舉三例以爲證。他說：「如欲爲政治革命也，則暫勿問今之高踞中央政府者爲誰何，翼其左右者爲誰何，吾友也，不加親，吾仇也不加怨，吾惟懸一政治之鵠焉，得此則止，不得勿休。有時對於彼幾諫焉，如子之於其父母；有時於彼督責焉，如父母之于子。然此猶言而已，若其實行，則對於彼而要索焉，如債權者之於債務者，不得則盡吾力所能及，加相當之懲罰，以使之警，此各國爲政治革命者之成例也。」（新民叢報第三號，開明專制論）第二，彼等確認共和政體乃歷史的產物，而中國素乏此種歷史經驗和素養，故於革命破壞之後，必不能實行建設，故說：「吾所以認暴動主義爲足以亡中國而深忱之者，全以其破壞之後，必能建設，吾所以斷其必不能建設者，以其所倡者爲共和政體，而共和政體則吾絕對的認爲不可行於今日

之中國者也。共和政體爲歷史上之產物，必其人民具若干種之資格，乃能實行。」（新民叢報第十號，暴動與外國干涉）第三，因彼等惟目於革命流血的慘劇，故不忍出此。他說：「我列朝之鼎革，其屠戮之數，今雖無確實之統計，而一役動逾數百千萬，史上之陳述，尙可略考而推算也。是故殺人流血之禍，不可以不忱，而革命則不能免此。」（新民叢報第三號，開明專制論）革命派對於前述第一點理由的駁論，認爲君憲派的要求說，於事實上絕無根據，且陷於極大的謬誤。故逐一反駁他們說：「夫要求者，有所挾而求之謂也，故凡言要求，必有實力，要求之際，實力固已具矣，特未發現耳，要求不獲，則實力遂顯。是故要求云者，其表面爲請願書，其背面則哀的莫敦書也。梁氏所舉三例，第一例爲子之幾諫其父母，此乃乞求非要求也，何也？要求而不遂，無可如何也。第二例爲父母之于子，第三例爲債權者之于債務者，則皆有實力存於其間，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而有親權，子不得父母之許可，而有所爲，能取消之；債權者對於債務者，而有債權，請求而不履行，則有強制執行損害賠償，以隨其後，是皆有強制力使然也。試思今日人民對於政府，力足以制之否？力不足以制，而言要求，能有效乎？」（參考民報第四號駁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這上面的一段話，切實而有力，足使君憲派無還筆餘地。至如謂「要素之而不得，則吾力所能及，加以相當之懲罰。」及以各國革命成例爲口實，革命派皆將計就計，予君憲派以有力的抨擊。其次，革命派對於前述君憲派所持第二個理由的駁論，認爲乃係君憲派誤解法理和蔽於事實的結果。蓋君憲派謂共和政體爲歷史之產物，此點革命派即加以嚴正的反駁，說：「夫歷史者，過去之事實之謂也，語其遠者遠溯諸洪荒以前可也，

語其近者，凡屬過去，皆成歷史，謂我國昔者無民主之制度則可，謂無實行此制度之精神則不可……且誠使今日之士，認民主制度

為必要，而努力為之，則今日之事，實即他日之歷史也，况乎人與心理之變遷，因乎歷史，尤因乎境遇，於同一境遇中，其心理變遷，遲境遇變遷易，則心理變遷驟，故自交通以來，中國社會之進步，決不與鎖國時代社會之進步，為同比例，例如中國四千年來，視外人為夷狄，晚近數十年，國際思想沛然生矣，凡此皆境遇使之然者。故專泥歷史，以論社會心理者，一偏之見，不足以言論世也。」（民報第九號駁革命可以生內亂制說）再次，革命派對於前述君憲派所持的第三個理由，因憤於革命流血而反對共和政體之一說，根據近代革命的目的和意義，加以更痛切的反駁說：「夫中國今後之革命，與前此之革命，不可同日而語也。前此之革命，其目的在於帝制自為，犧牲萬人之生命，以供一人之欲，誰其不惜之者？今後之革命，則不然，其目的在於救國，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流血殺人相懼，夫理之可由自覺而知者，其說明至易，今執一人而語之曰：爾其殺身以救國，及其人苟有愛國性者，必慨然應之曰：諾，無所躊躇也。一人之心理如是，億萬人之心理，何能不然……更進一步以言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則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革命之時，殺人流血於雙方之爭鬥見之，若夫不革命之殺人流血，則一方鼓刀而屠，一方斃釀而就死耳，為國而死，則吝惜之，為野蠻異族政府所蹂躪而死，則忍受之，何死之不擇也！」（見同前）於此可見，在異族專制政府統治之下，人民雖欲免於革命流血之慘，而終死於專橫屠戮之禍，所以同是死也，與其為異族專制政府蹂躪而死，毋寧為救國而死，其理由至易判明。故君憲論

者，因憤革命流血而反對共和政體的主張，可謂竟無根據和價值之可言。

其次，關於前述論爭的第二個焦點，即國民的政治能力問題。此問題在事實論方面，可以說是兩派論戰的主要焦點。君憲派認為現今的國民，實未具有實行共和政體的能力和資格，因此使極力反對共和立憲制度，革命派的主張則反是。君憲派所持的理由說：「凡國民有可以行議院政治之能力者，即其有可以為共和國之資格者也……今日中國國民未有可以行議院政治之能力者也，故今日中國國民，非有可以為共和國之資格者也。今日中國政治，非可採用共和立憲制者也。」又說：「論者其亦思合衆國之共和國民資格養成之者，幾何歲月乎？受之英者，數百年，免父母之慘而獨立生活者，又數百年也，新英倫諸州，當十七世紀而已，然成一政府之形也。當獨立軍起時，而十三省既早有憲法，有政府，有議會也，夫是以一脫英軌，舉而措之。若佛蘭西，則自十字軍以前，即有所謂地方評議會者，直至大革命時代，未嘗中斷，然猶演此慘劇，七十年中，政體亦變，至今其能成共和國資格與否，猶未能信之。」（以上同見新民叢報第三號，開明專制論）此外君憲論者，更就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之難易，加以比較，因為：「君主立憲其所養人民之實力，但求其能為監督補助機關而完其責，斯已足矣。其和立憲其所養人民之實力，非能為指揮主動機關而完其責，則不得謂成功。」諸如此類的理由，君憲論者即據以判斷政治能力較淺的國民，宜行君主立憲，不宜行民主立憲。以上所述，便是君憲派所採以反對中國實行共和政體的理由，而革命論者，則對彼等一一據理加以駁斥。其一為謂君憲論者專泥歷史說之非，而以自

由平等博愛之觀念，為國民有民權立憲能力的證明。故說：「論者詆吾國民權立憲之能力，以為英法美之民權，養育至千數百年，我國民欲享民權，必當先歷歐洲古代國家專制之狀況，次歷中世寺院專制狀況，而後乃能有近世民權發達之能力乎？是直慎言耳！一言以蔽之，則可謂不知人類心理之作用者也。人類所以靈於動物者，以其有模倣性也，故當鎖國時代，無所感觸，則安其習慣，數千年未之有改。迨乎與外界相接，其始如戴着色眼鏡，覺所觸者皆生惡感，其繼則因比較而知長短，於是模倣乃行，而心理之變遷至速，

然又當視其所模倣者為何如，苟其不合於人類之普通性，而為某種人之特長，或其因有之習慣，則模倣之，或久而生厭，苟其適合於人類之普通性，則將一漸而不能捨。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普通性也，特其所翁受之力量，有多寡之殊而已。論者雖武斷，敢謂我國民自有歷史以來，絕無自由、平等、博愛之思想乎？但觀貴族政治至戰國而蕩盡，我國民之精神寧可誣者？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適合於我國民，而決無與格格不入也。」民報第四號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上面這一段話，說得十分有力量。其二為論君憲論者的主立憲與民主立憲難易比較的錯誤說：「專制國之人民，與立憲國之人民，其能力固不同也，若夫既能由專制而變為立憲矣，則其為君主立憲抑為民主立憲，視其事實而已，非謂民主立憲國之人民，其能力必當較君主立憲國之人民為優也。……英國者民權發達之國也，即該報亦嘗稱為能議院政黨政治之實者也。然英國因為君主立憲之國，法蘭西雖民主立憲，而其國民之程度，因不如英人。若夫以政黨之發達言，雖共和如美國，且

猶不及，然則論者謂君主立憲易，而共和立憲難者，果何據也？更舉一例言之，比利時之勝荷蘭而獨立也，固欲建共和政體及受神聖同盟之干涉，乃改為君主立憲政體，此益足以證凡政治革命以立憲為目的，至於其結果，則為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皆在乎事實，而非由國民之能力有優劣使之然也。」這上面一段話，革命派根據實例駁斥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難易論的謬誤，真是語語動聽，直使君憲論者語塞。

最後關於革命與瓜分問題，亦為兩派論爭焦點。大概君憲論者認為革命足以召瓜分之禍，因為當時列強正耽耽於我，一有內亂，即乘機共起干涉，而國必隨之以亡。所以有「革命軍起，外人干涉，瓜分隨之」的危辭，以恫懾國民，實則此種見解的幼稚，不使識者一笑，蓋革命不但不足以召瓜分，且因中國能自立，而使世界和平有所保證，如果各國真要瓜分中國，則何必藉口於內亂，台灣朝鮮緬甸安南等地之割，彼等何曾以內亂為藉口呢？所以君憲派此種幼稚的見解，一經革命派的反駁，便覺語塞無言可答了。

以上所述便是君主立憲派與共和立憲派論戰的經過情形，我們綜觀此次論戰的經過，君主立憲派的主張，無論從任何方面去看，實已完全宣告失敗。因為現在中國之應該實行共和立憲制，不但理論如此，且國民心理的要求，和世界新潮流亦復如此。君憲派的強辯，徒足見其心勞日拙而已。何況當時除了政治革命問題之外，還有種族革命問題的因素呢？辛亥革命成功為什麼如此迅速？後來袁世凱帝制運動和張勳的復辟運動，又為什麼都相繼失敗？有如曇花一現，頃刻即行消滅呢？這處處都足以證明君主制度實已絕對不見容於今日之中國。

誠然，君主制度之所以不見容於今日的世界及中國，除了前面革命派所述的理由和根據外，尚有更重要的原因在。蓋君主制度之所以能在政制史上佔着長久的黃金時代，而為一時代的社會所歡迎，這其中的原因，並不是由於前此君權神授說和霍布思（Hobbes）的社會契約說之如何有力量，實完全如中山先生所說，是由於前此人性的進步很緩，民智未開，所以必須賴有聖君賢相的領導，政治乃能上軌道，社會乃能進步，而君主制度的基礎，亦由是確立，由是鞏固，人民的生存幸福亦完全掌握在君主一人的手中，以君主一人的好惡為轉移。然而時至今日，人性的進步已遠非早比，人類的智識已較前發達，自己已能够獨立，無須乎聖君賢相的領導，所以各國民權的發達，有如雨後春筍一樣，蓬蓬勃勃。君主制度之所以不見容於現今的世界，其最大的原因在此。至於有謂由君主制度到共和制度，必須經君憲時期，以為過渡，此種主張無論在事實上和理論上皆極錯誤。我們現在請引中山先生的名言，作為本問題的結論。先生說：

兩月潛伏古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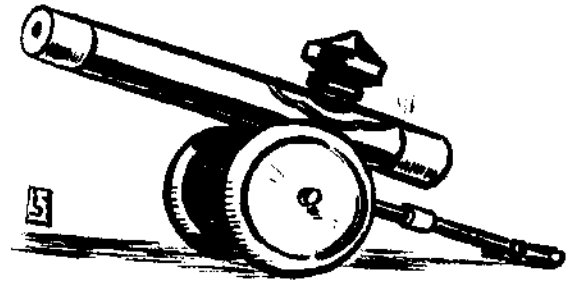
住在瑪拉克西班牙革命軍方面的一位技師，他喚着愛斯特比阿，因受着政府軍的驅逐，感到無處可逃，遂「心急計生」潛伏在瑪拉克附近一座古墓裏面，與死人作伴，等待兩月革命軍占領該地以後，方纔「死裏逃生」的出來，當他潛伏在古墓裏面，每夜聽到兵士的殺戮和市民的悲嘆，簡直處身「十八層地獄」一般。一旦跳出古墓，兩月前簇黑的頭髮，已變為雪白。

「有謂各國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祇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為共和。此說妄謬，於築修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極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昭然矣。且夫菲律賓濱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為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誣中國誠菲律賓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是故吾儕不可謂中國人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象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為耶？」（演講集：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

漫畫之頁 (一)

子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高龍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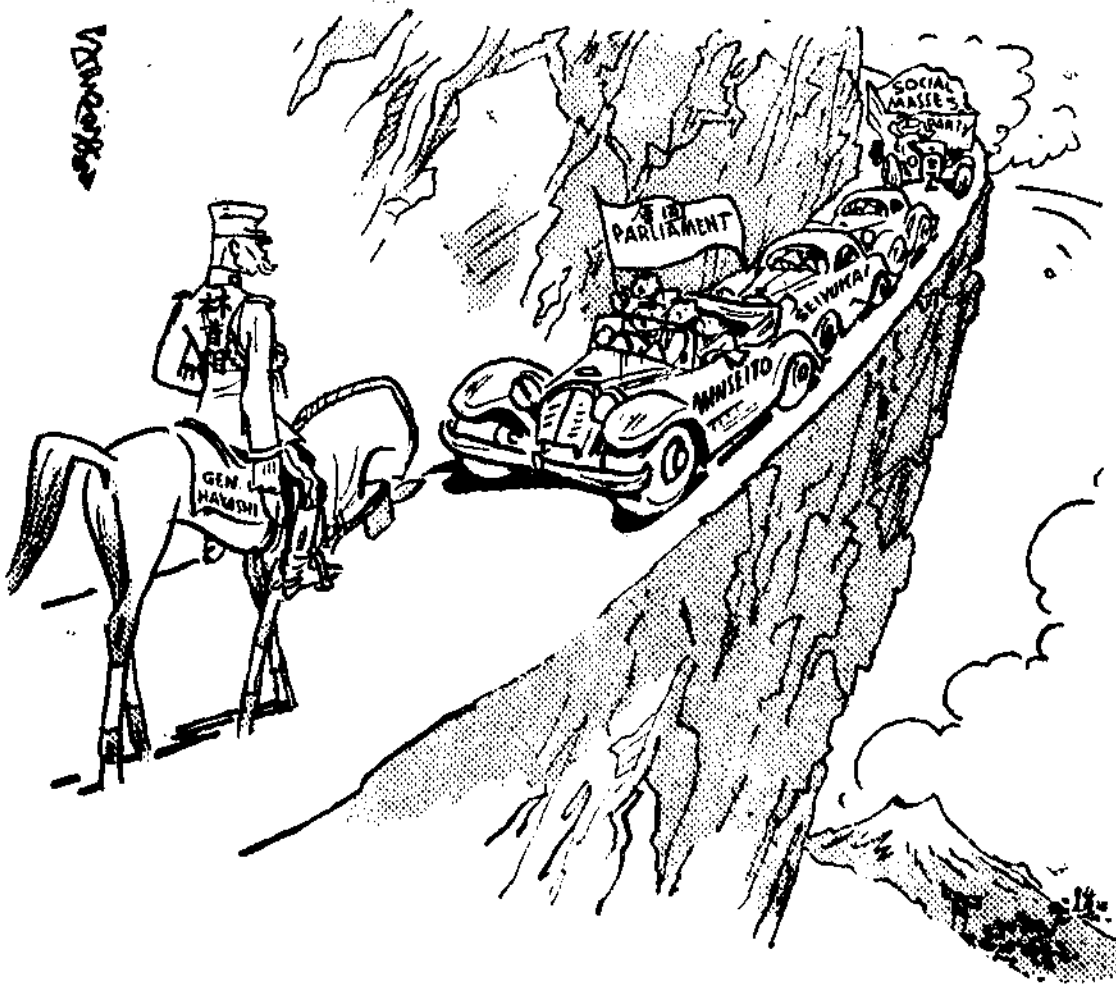


某方對我之特
種重砲

高龍生

「匹夫當關」的林首相！他說：「還不快快地投降？」
可是，現在他自己先投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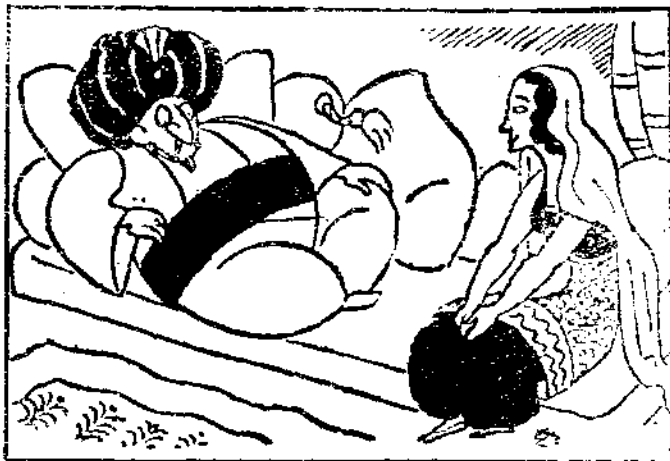
(字林西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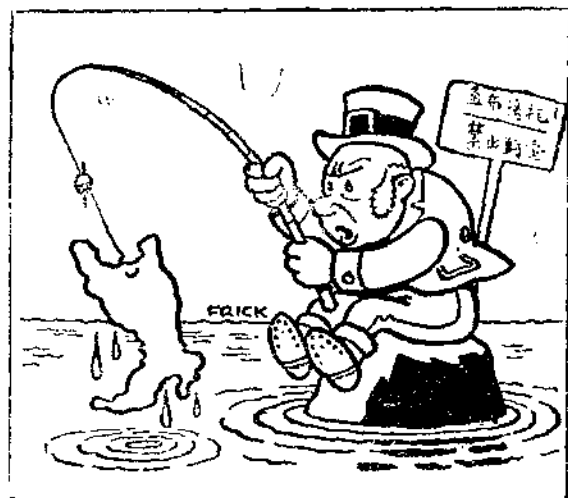
(三) 頁 之 畫 漫



「媽麗，
你能講一
個說不完
的故事給
我聽嗎？」
「是的，
先生那
就是不干
涉委員會
。」
(報道人黎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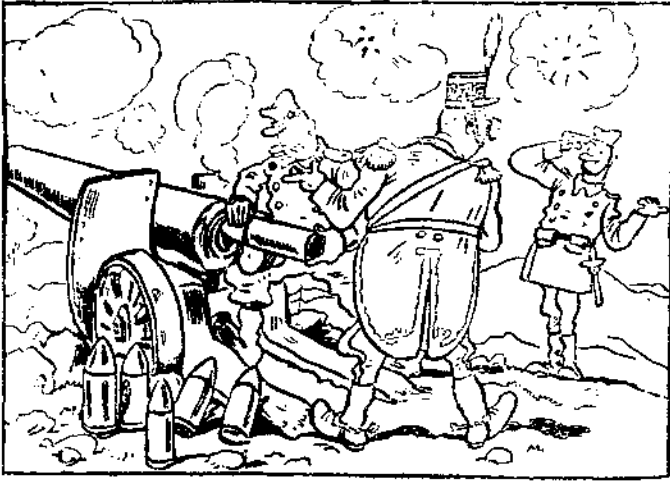
「你怎
樣獲得
開車執
照？」
「我和
考驗我
的人接
了一個
吻。」
(報里雪洲澳)



無話之故事

貴 (巴黎報)

百年戰
爭的瞭
望沒有
看到戰
爭，祇
看到軍
火商人
的奔走



漫畫之頁(四)

西班牙戰場的一幕——兵士：「長官，太太要求見面一下」。長官：「不行，今夜要動員，十時前不能回家的。」

真
(紙報利大意)



勞工部長向工業姑娘唱道：「可愛的人請來和我同居，這就是我們結婚的證書」。
(英國 Punch)



可憐的歐洲姑娘，
左右做人難！
(荷蘭報紙)



真
黑衣宰相說：「不要胡纏，這是我的獨佔地圖」！
(美國報紙)



現代的航海家：「我們只有將這座燈塔毀了，然後才不致常常變更我們的航路」。

紐約報



英日諒解與遠東局勢

歐陽敏訥

自從東京日日新聞在四月二十一日，以大字標題披露了英日開始談判遠東問題的消息，這一响來，我們在中外報章雜誌上，總得看到這一題材的消息和評論，即我們友朋間的會談，也不致忘掉這件事。其已引起世界人士的關心和注意，自無疑義。而據日本方面所散放的空氣，并加以渲染的色彩和威嚇的姿勢，則倫敦英日談判的主要課題，必是所謂「英日合作對華」問題，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尋覓英日間對華問題的諒解和妥協的政策及步驟。其與我中華民國有着切身的利害關係，決不容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漠視，又為必然之理。

六年來的血的教訓，使我們深切地理解了日本侵略者所加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的手法：其一是槍，用的是武力；其二是嚇，用的是外交；其三是騙，用的也是外交。手法雖然不同，目的却只一個，即征服中華民國，毀滅中華民國，把中華民國的名字從歷史上撕掉，而補上荒木貞夫之流的鐵蹄留下的血痕，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訂的「日德防共協定」，看這協定的內容，以及一般人的意見，好像只是專為對付蘇聯的，其實，在日本的用意，却是作為威脅

中國的一種工具。原來中德的貿易、經濟、航空、軍事各種關係及一般的友誼，都得上密切，徒以德國亦正抱持冒險的侵略主義，如餓虎似的，擇人而噬，恰投日本之所好，乃將兩隻侵略者的鼻子結成一個孔出氣。在日本想來，一則可以拆散中德關係，一則可以威嚇中國，使之遷就日本「予取予求」的無厭之慾。誰知廣田宏毅這一著棋并未放准，反在中國和全世界——甚至是日本國內，掀起了巨大的激烈的反響，終於是「掛冠而去」，抱了「得不償失」的遺恨，退隱田園，去作兒女子樂。這一次的英日談判，自然更是日本帝國主義用以威嚇中國，征服中國的刻毒的手段，無待詳說。試觀日本向英國提出的談判原則，所謂「日本華北，不列顛華中華南」，（東京日日新聞）所謂英國促進「中日文化提攜」，所謂英美法日共同以經濟方式援助中國，所謂英國對滿洲偽國作事實上的默認……那一項不是日本瓜分中國，宰割中國，獨佔我們的東三省和華北五省的陰謀和企圖？便是最明顯的，最穩當的證據。

二

英國在世界大戰之後，惹着了一種慢性的病痛，即是消化不

良的胃弱症。「日不沒」的大不列顛的光輝在日漸減消下去黑，暗便在後面出現着嘲笑姿態。要保留着殘廢的光輝，要隔離着可怕的黑暗，老大的英國，在對外方面，在統治自治領及殖民地方面，便只有一件法寶維持現狀。玩要這件法寶的秘訣，也只有簡單的三個字眼，照英文的寫來，是「Balance of Powers」，照中文譯出來，是均勢論。再加上英國保守黨紳士的老脾氣，這件法寶玩要出的花樣，便變成了扶強抑弱的「最新進化論」。張開大口，高呼「武裝和平」的黑衣宰相黑索里尼，用大砲和毒瓦斯在阿比西尼亞「宣揚羅馬文明」的時候，英國的維持現狀的妙策，顯出的作用是如此；在日本侵略中國的過程中，英國的均勢論，也就成爲了向日本討好的代替品。日本宰割了我們的東三省，西門爵士在日內瓦「和平殿堂」會做過扶桑島國的義務辯護人。日本一時不能把中國一口吞下，在中國大耍「走私」的法寶了，李滋羅斯爵士二度趕上東京，請求英日妥協，要日本不要做的過分。再則倫敦報紙大王羅斯美爾（北巖之弟）遠遊遠東，輕輕地彈奏着「恢復英日同盟」的幽調，日本還在「閉門不納」毫無所動于心。但也并未擊破英國的均勢論的幻想，更未削弱英國損人不利己的錯誤舉動。

及至今年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在征服中國的道路路上，才發現了阻撓侵略的血跡的絆腳石。第一，日本國內全民大衆在四月卅日的大選中，表明着反對少壯軍人的急速征服中國的策略，而甯願支持侵略性比較緩和的財閥所操縱的政黨。并且日本社會大衆黨的急激的飛躍，各大都市的工人大罷工，以及村中農民羣衆的騷動，更是打擊日本少壯軍人的一根堅硬的鐵棍。第二，正如佐

藤尙武所說，日本的侵略中國，使中國的抗日力量推動了統一的形勢，而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府，中國全國人民在「要求統一」「對外抗戰」的大目標下，支持中央政府，擁護中央政府，結成了偉大的民族革命鬥爭的堡壘。第三，英國對英日合作失望之餘，既然不能坐視在華利益被人囊括而去，自當在幫助中國的經濟建設及財政整理上面，做一點工作，這又招了日本的妬忌。第四，日德同盟宣佈之後，既未誘發英國的反蘇舊情，反而威脅了英國，使她與維持現狀的蘇聯接近，商務改善，對蘇借款之外，還得承認蘇聯建立遠東海軍；第五，加拿大、新西蘭、澳洲……各自治領，都一致發佈抵制日貨行銷的法令，給日本一個過不去；第六，英國忽然決心大肆擴充軍備，第一年度國防經費竟達四萬萬鎊之鉅，而經費的用途又着重于強化遠東海軍勢力，鞏固新加坡軍港，加築香港、九龍等要塞……有了這些新的形勢，日本知道再加過去一般蠻幹是不行了，要想征服中國，非另出主意不可。兒玉謙次來華，高唱的「中日經濟提攜」，現在倫敦進行的吉田茂賈德幹談判，便是很好的例子。

想想英國敗北主義的均勢論，再想想日本眼前急急地要求「英日合作對華」的現實環境，我們可能揣測得到，英日談判是能達到某件程度的諒解或妥協的。一般人都以爲如日本能在「走私」方面讓步，英國是會打算犧牲中國的利益的，這大概是可能性的論斷。更加一點，即使不出各國共同借款的妥協問題，但我們的看法，認爲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還得和美國、法國交涉才行，美國、法國不致于和日本合夥打劫罷。此外，如日本東京日日新聞得意洋洋地大喊的「吾人華北，不列顛華中、華南」，恐怕不過是一

種歌斯迭里的叫喚，否則亦徒爲日本侵略者半夜中的夢囈。英國未必便如是作出空洞的勾當，向侵略者來一次冒險性的投降。

三

英國的維持現狀或均勢論，并非根本上錯誤的主張，實際上却是有益世界和平，而不利侵略戰爭的口號。倘用之得宜，使之如法，自可成功大不列顛的願望，而保障英帝國的安全和固有權利。可惜的，英國的均勢論，只是弱肉強食論，只是敗北主義的退後論，致弄得于英國既無益，于被侵略者及世界和平却有害，而于瘋狂的侵略者則大利。英國真要實用均勢論，則對于中日問題所造成的遠東局勢，即是表現其正確的意義和發揮其充足的作用的大好時機。那末，英國便不應該貪圖微利，不應該彷徨躊躇，不應該打損人利己的主意，而結果是既經損人，却不利己，一句話，英國不應該和日本鬼鬼祟祟地躲在倫敦談判「英日合作對華」問題。

擺在英國面前的坦途，只有一條，并無岔路，那是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即澳洲總理萊恩斯向英帝國會議提出的太平洋關係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問題。萊恩斯的提議，決不是毫無根據的理論，想確爲富有實踐性的寶貴的意見。太平洋關係各國願望維持現狀，保障和平的，必須迅速接受，自無猶疑的餘地。美國近二三年來，似乎甘作壁上觀，不聞不問中日問題，但其一貫的堅守史汀生主義，是誰也明白的事情。蘇聯是絕不願觸及戰爭的，如美國現代史料三月號一篇文章裏所說：「蘇聯的真正和平主義，便是日本和德國也是很瞭解的。」在「九一八」暴變之後，蘇聯即曾向日本提出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問題。法國是蘇聯的盟友，以其反侵略

的本身利害而言，和蘇聯的對太平洋問題的看法，是相差無幾的。其他如荷蘭，加拿大，新西蘭：：等國，自是極力支持世界和平，無容否認。這些大大小小的國家對太平洋互不侵犯條約的主張，容有程度上的不同，然大都切盼着這種保障和平的具體辦法，實是一致的要求。像英國泰晤士報的論調，認爲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是否可能成立，要視日本的態度如何以爲斷。自然，日本是一個瘋狂的侵略國家，她之所以瘋狂地實行侵略，是她的帝國主義本質要求分割世界所決定的，難道她還會來促進太平洋互不侵犯條約的實現嗎？我們的判斷，則認爲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是否可能成立，要視英國的態度如何以爲斷。英國仍然站在國際政治的十字路口，東張西望，希圖得一點漁翁之利，太平洋自無太平之日；反之，英國能毅然地舉起保障世界和平的大旗，接受萊恩斯的高明的建議，作爲太平洋互不侵犯條約的主推者，則當此約訂立之際，即爲日本侵略者餒氣垂頭之時。日本如能參加，則當放棄所有侵略的意想，停止所有侵略的行爲；日本如不參加，則便成爲一個孤立的黷武主義者，太平洋關係各國用集體力量制裁，未必不能使之就範。到了那一天，太平洋上的空際，自會由天上放出燦爛的光明，耀射着和平之神的美麗的翅翼，英國的均勢論，才算獲得了實證的成功。

四

中國是一個被侵略者，被殘害者，自必渴望着和平，要求太平洋關係各國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而使進行其偉大的建國工程，完成現代化的嶄新的國家形態。太平洋關係各國同意建立

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中國自願參加，同時，在地理方面，在國際政治方面，中國也必須參加，中國且當以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的巨大的力量，擔負保障太平洋安全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責任，更願盡其支持太平洋安全及世界和平的神聖義務。但像日本報紙謠傳中國將發動一個運動，引誘各國造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那是日本惡意的中傷，那是日本陰險的投機。須知中國在蔣先生的「聰明的領導」，（艾登語）之下，穩固了統一的基礎，加強了抗敵的力量。一方面能自決民族解放戰爭的策略和步驟，一方面能參與世界和平運動的奮鬥和工作。在適應世界和平及民族生存

的意義上，中國有着推動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義務和責任，在打擊世界侵略者及收復失地的策略上，中國也有着推動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義務和責任。中國的建國救國的政策，對自己是埋頭苦幹，自力更生；對友邦，是要求合作，共維和平。

我們希望日本的進步主義者了解我們的抗敵救亡的意義，我們更希望英國，從其本身利害着想，從維持現狀的根本立場着想，更進一步的了解我們的建國救國的工作。

五月二十四日

帝俄伯爵謀東山再起

最近有許多白系俄人，想起把赤色的蘇聯轉為法西期化，並以糾合全世界白俄為目標。那些中心人物，目前大半在美國潛伏着，有名的「白面青年」比恩謝哈斯基的伯爵，以「未來俄國希特勒」而自命，他的夫人，即某鋼鐵公司經理的小姐，當然可供給大量的資金。他們組織的幹部，設於美國戈里支加第州。這位伯爵着的是褐色制服，很自信的對新聞記者發表意見：「當祖國革命之際，我的祖父曾親臨戰陣，斬殺過激黨五百餘人。我要追隨先人的遺志，實現傾覆赤俄的計劃。諸位待着吧，赤俄對日或對德的戰爭，勢所難免，那時是給予我們帝俄復興的氣運。」他還預言似的判定：「史太林於最近三月內必要死了。」



英帝國會議的檢視

方本裕

一、引言

有了一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第八，纔有喬治六世的加冕，加冕大典剛過兩天，五月十四日更有大不列顛英帝國會議在莊嚴偉大聖哲姆士宮舉行，這幾件事經過雖各有不同，但同樣為全世界視線的中心點。

擁有世界最多的殖民地，號稱為「無日落」的大英帝國，它的一舉一動，不僅是歐洲的安定勢力，同時還是全世界和平幸福之所關，近幾年來世界上已成多事之秋，無論在地中海，在太平洋，或者是毒蛇巨象生長的非洲，以至任何一角落裏，都有一種火藥氣息，雖然火藥的全般爆炸，說不定是那天，可是野心的魔王，早就有點着火藥的準備，大英帝國也就是處在這種不祥氣氛中，眼望着維繫和平的文章一樣樣被人扔在字紙簍裏，打算永不錄用；澄靜無波的海上，讓人家軍艦在那兒信步縱橫，你說這是你的命脈，他說這是他的海上之家，這種狂語，想起來作個計較嗎？實在是顧慮多端；聽他們胡鬧下去，則不但與安定力的帝國威信有關，且于自己的生存以損害。突進既不可，保守亦不能，所以，英帝國近三年來的國防，外交政策，處處陷於歧途徘徊之中，越是徘徊，越發苦悶，「英國往何處去？」這問題已絞盡唐寧街紳士的腦汁了。

這次帝國會議的開幕，承加冕大典之餘，各自治領及殖民地都有代表出席，（南愛爾蘭例外）交換關於帝國各部分所遭遇的困難情報，增強本部與各自治領國防聯繫，則這個會議的重要，自不待言。倫敦，今日已成世界性的政治舞台，這裏我們提供一點對於會議的討論，想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二、帝國會議的過去

我們知道：聚集各方政治家於一堂的英帝國會議，遠在一八八七年，紀念女王維多利亞乘政五十年而開的殖民地會議，即是今日帝國會議的嚆矢。大戰發生之前，英國曾於一九一五年召集帝國會議的擬議，後因充當戰爭主角，事實上不得不延期舉行，到了戰後，國際關係的突變，英國政府為求本部和各自治領及殖民地間的團結，在一九二一年遂有第一次帝國會議的召集，此後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三〇年都有集會。一九二六年的會議，在倫敦舉行，目的在確認英國本部與各自治領的平等關係，一九三〇年則因本部和自治領經濟利益的衝突，特別是加拿大、澳洲，反對英國國內的關稅特惠主義，故曾有一度集會，却未見有圓滿結果。一九三二年，英人鑒於前次的失敗，又在渥太華召集帝國會議，專以經濟的商務的事項為討論中心。本屆會議原來該在去年召

集不料因先王喬治第五在去年一月間駕崩，新喪剛過，又不得不將會議延期到今年，自時間上看，本屆會議與前幾次召開的限期，相差不多少，而從會議任務上看，則比較前幾次要複雜許多，我們看這次列入會議中的議案，範圍非常廣泛，外交、國防、憲法、及商務、交通、移民等問題均將先後討論，不過最重要的還在國防與外交，其他各項雖很重要，能引起興趣的成分却很少了！

三、本屆會議的暗礁

這次會議，各自治領如加拿大、澳洲、南非聯邦，以及印度、緬甸、南羅德西、紐西蘭諸邦，都有代表出席，濟濟多士，真可謂駢賦盛哉，而南愛爾蘭自由邦，他獨不派代表到會，可算是美中不足，種下暗礁的先聲。當開會之始，首相包爾溫為表達他的忠忱，領導全場通過一個效忠皇室的賀章，說些「想藉上帝的默佑，使帝國人民永享和平之福」這一類的好話，但他的開幕致辭，却醇醇致意於國防外交兩項，以為這兩項不謀一解決途徑，則世界分崩離析的猜忌，便無由殲跡，至其他技術事項，僅提出交通一端，弦外之音，備戰熱狂似所難免。加拿大首相金氏的着眼點，便與包氏不同，他說：「永久的和平，須藉經濟的安定，此次參加會議的諸國，實有與愿意攜手的第三國家合作的責任，努力貿易上障礙的消除。」這全是一派國際經濟合作的理論。澳洲首相萊恩斯，他又僅就澳洲切膚的利害而立論，希望依據國際聯盟組織的精神，成立太平洋諸國的不侵犯協定，此說初以為可得美國的反響，不料美國官方亦不以此類協定為然，他以為如果只是要保障菲律賓的話，那末美國根據菲律賓獨立法，可負責與關係各國談判永久公立公約，無需

他人代庖，假使要保障全太平洋間各國的和平，現行的國際條約如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類，能為人遵守，已很夠用，更何必多此一舉，所以這一問題，雖然叫得響，未必做得出。至少英帝國會議場中，不能做得出的，至南非首相赫索格氏雖發揮各方合作必要的言論，但就上述諸人的意思，綜合來看，會議的第一天，已有同床異夢的趨勢了。

大抵英國本部與各自治領問題不相牽貼的焦點，據觀察所得，英國政府主張應以外交及帝國國防為主，其他經濟的、憲法的問題，僅可作為附帶討論，然仍應以維護帝國主權為中心。可是，各自治領代表，則堅決主張以經濟事項為本屆會議討論的主題，必要時更應發起一新經濟政策，以適應環境。英國本部深恐這種做法萬一實現，則在一九三二年滬太華所訂立的經濟協定，勢須修改，所以絕不愿以經濟合作問題，作為會議材料，僅僅特別注重使各自治領擔負帝國國防經費——尤以空軍經費這一點上，因之彼此間的裂痕，已可顯見，一九三〇年帝國會議曾遭遇過一次失敗，如今是否再蹈覆轍，恐怕很難逆料。

假如說本屆帝國會議要遭到前次同樣的命運，則國防問題就是這個致命傷，現在我們想把國防問題剖析一下。

四、國防問題的剖析

就平時的一般情況來看，英帝國與各自治領相互間國防任務的分配，原則是各自治領的防務，自行擔負，英國本部則保護與帝國生存有關係的各處交通，但是遇了戰時，帝國本部與各自治領間如何處理？如何申援？事實上很關重要，於此，分兩項來說明：

第一，英國本部與各自治領倘有一處成爲交戰團體，其他各地應取如何態度？戰後各自治領外交政策，已有獨立的傾向；戰爭的參加與否，各自治領的國務總理，主張自主的很多，例如加拿大早就提出「英帝國各自治領必須經過各該自治領國會自由決定方能加入戰爭，但是依據事實而論，戰爭危機，一旦爆發，急如星火，若尚待各自治領從容討論，恐不可能，所以英國本部最近就劃定若干區域，作爲特殊地帶，在此地帶以內，如有戰事發生，英國本部立即出而干涉，其範圍是：除自治領及殖民地外，在歐洲展至法國，比利時東部的邊疆，在近東伊拉克，埃及其領土都應顧及，他如巴勒斯坦，蘇彝士運河，以及遠東新加坡及海軍根據地，亦在這特殊地帶以內，「無日落」的領土，就這單單開子下來，已是十分廣大，可是問題也就在這兒：這些特殊地帶，有一處發生戰爭，英國本部立即援助，固不成問題，而其他各自治領的態度如何？不能不在本屆會議裏預先決定。或者依照地理的情形，分担相互間軍事上應負的責任，或者基於經濟合作的目的，而予以軍需工業上的供給，照此辦法，似有可能，倘能再以公開或秘密的方式成立協定，則大英帝國的防務，未始不能得一半的解決。

第二，英國本部如有戰爭各自治領的態度如何？

此點也值得討論。因爲歐洲今日已不啻一座未爆發的火藥庫，西班牙、意大利等都有這種戰雲彌漫的趨勢，假使英國本部不幸捲入這個戰爭漩渦，各自治領援助的方法如何，據一般人估計，以爲仍可援用國際聯盟公約的規定——當一會員國被侵犯時，其他會員國有援助的義務，而與英國採取共同行動，可是事實則不盡然，英國的各自治領，雖多數是國聯的會員國，但各該自治

領的國會，始終主張不能自由決定，不能有參加戰爭與否的大權，所以國際聯盟公約到此既失其效用，那末，需要成立一種協定，使各自治領對英國本部戰爭發生時有具體的表示，這工作更是刻不容緩的了。

近幾年來，弱小民族要求解放的呼聲，甚囂塵上，像去年埃及的反英運動，就予英國一個很大的麻煩，因爲在這麼一大串自治領殖民地中，全是由於過去武力的征取及現在的威信來維持，彼此間關係，除這一點以外，其他實一無所有，目前的大英帝國正如一個紙老虎，不戰穿則已，萬一有某處發難於前，說不定其他各地都要繼起於後，所以英國要繼續維持它的光榮，則不能不使各方面作有效的調整，本屆帝國會議，側重國防問題的理由，亦即在此。不過，所謂國防問題的終結，在於英帝國各地防務的增繁，因之，事實上必發生軍力的擴張及巨額軍費的負擔問題。據說：海軍方面，本屆會議裏將討論遠東艦隊的設立問題，用以保護非洲與太平洋間的海道交通，此項艦隊，和地中海上艦隊的實力相等，數目在一百艘以上，內有主力艦十五艘，巡洋艦兩隊，驅逐艦三隊，除將各自治領原有艦隊加以合併外，並且撥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巨款，做建造新艦的費用，拿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鎊的數目，做每年經常費的開支，此外，並和南非洲聯邦，根據一九二一年所訂立的西蒙斯港海軍根據地協定，加以繼續，而澳洲和紐西蘭間交通要道的新加坡軍港，更要極積完成。空軍地位，在防務上尤形重要，英國本部早在數月以前，就有和各自治領幾度談判，希望在各地廣設飛行場，增加航空網的週密，這幾點如果辦到，軍力的擴大，實可驚人。至於軍費負擔問題，倫敦方面現有一種趨勢，以爲自航空事

業發達後，同時地中海上也不像以前那樣出入自如，帝國本部防務困難，軍力增多，軍費也必高漲，因之，認為各治領應設法負擔本部大量軍費，已為必不可少，例如倫敦新聞紀事報外交訪員蓋頓宣稱，本屆會議中所討論設立遠東艦隊的經費，其中百分之六十四，可由母國負擔，百分之三十六，則須由各自治領分攤，按各自治領原有自己軍費負擔，若再驟增如許軍費，是否能承擔得下，殊屬疑問，然本屆會議中的這個問題，英國政府必須提出，要求各自治領承認，則又為不可移的定案，所以，爭論結果，能否獲有解決途徑，是又為國防問題中的重要癥結。

五、結語

本屆英帝國會議的中心，在增加國防的聯繫，已如上述，英國本部以及各自治領如能以相互協調的精神，在本屆會議裏，仍不難獲一應擇的途徑，如果專從權壓弱者方面着想，則會議前程，將不免背道而馳。現在，僅是這會議開始的前幾天，結論似乎尚談不到，不過，我們僅願意指出，世界安定勢力的英國，仍應繼續為世界和平的任務而努力，這個會議的開端，盼望就是這個使命的前路。

五，十七。

蘇俄之宗教再生運動

「無宗教」的蘇俄國境內，可是仍舊容許教會的存在，每逢星期日，往教會去的人很多，據最近的調查，加入無神者聯盟的人數，已由五百萬人減為二百萬人，更值得注意的，教育委員會隸屬的五所「反宗教博物館」業已封閉，禁止參觀了。那些青年人鬧得起勁的反宗教運動，漸漸地冷淡下來。這些事實，給予蘇俄教會的信徒們以充分的滿足。

斯大林少年時代也由教會學校出身，當他亡妻舉行殯葬的時候，曾採取宗教的儀式，所以他對於宗教，尚有「遠難割斷」的因緣。

最近，據蘇俄報紙確實的記載，蘇俄僧侶在「新憲法保證之下」竭力的企圖「宗教再生運動」之進展。



金錢與戰爭

汪伏生

一、誰謂無錢不能作戰？

近幾年來，中國文壇為適應時代之需要，添了一個時髦嶄新的題材，所謂「非常時期」，說為一般文人學子所樂道。筆者對這種具有時代吸力與重心的問題，多少也感覺一點興趣。過去也會不斷的涉獵一般時人關於本問題之著述，無論遇着怎樣好的文章，讀完以後心中總不免起一點反應，多少地方期期不敢苟同。比如拿破戰時財政來說，儘管有多少作家提出很好的理論和主張來，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主觀上錯誤，那就是太看重金錢。他們抱着一個傳統的觀念，認為有錢方能從事戰爭，無錢不能作戰，則必敗。這是一個嚴重的認識上的錯誤，不能不辯。

我們認為戰爭固然需要金錢，但是無錢不一定不能戰爭，無錢不一定戰則必敗。讓我們從歷史上取得證明。

拿破崙一世征戰一生，幾乎每戰必勝。可是他的勝利之日正當法國國庫空虛之時。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時期，轉入漩渦之歐洲各國，雙方窮困，都達極端。人民士兵多賴草根為食，甚至於人食人。但是交戰國家戰鬥精神之旺盛有加無減。七年戰爭之際，普魯士以蕞爾小邦敵奧俄法諸強，柏林雖曾一度

被敵軍所攻佔，且適當大飢之年，庫無藏幣，而普魯士人民在菲得烈大帝領導之下，始終保持一個鐵的陣線，卒能反守為攻，轉敗為勝。（註一）我們再看十九世紀初年英法之戰，英國貨幣價格慘跌，幾至於無價，而英政府毫不顧慮，繼續增發，結果竟能擊敗拿破崙。在取得歐洲霸權之後，英國緊跟着產生一個最繁榮時期，在歷史上佔得最光榮之一頁。我們再看美國在一八六二年發生內戰，因庫無藏金，不得不膨脹通貨，大發紙幣（Green Backs）直至一八六五年，其一般物價水準達到二二二二之高度。（假定一八六二水準為一〇〇）但是幣價低落並未會阻止北方政府抗戰以至最終之決心，與獲得最後之勝利。內戰終了以後，不多年間，美國即恢復紙幣與金之等價。（註二）

就一九一四年大戰言，正統派經濟學者一致預料戰爭時間不長，至多不過兩月。理由則為各國財政不能支持許久。財源告竭之日，即為戰爭終了之時。乃事實證明，完全相反。過了一年以後，大家方信無錢亦有維持戰爭之道。各交戰國家戰費之消耗，雖超出於一九一四年所估計財源之限度若干倍，但戰爭仍照常進行，一般學者所謂戰時費用須受財政上限制者業已證明無稽。戰時紙幣發行之多，莫過於德國，學者常以德國為前車之鑑。其實，馬克跌

價之慘與社會所受之苦痛，並非受戰爭直接之影響，實由於賠款之壓迫，魯爾之被佔，內部之混亂。而此種種病象又均係戰後五年（一九二三年）方始發生，在戰爭之當時，德國幣制財政並不敗壞至此。故安西格（P. Enzig）論德國之作戰經濟抵抗能力，謂為「倘就單純的財政問題言，吾人敢斷定，即令戰爭再延長五年，德國仍能從容支持，不虞遺乏。」（註三）

依據以往史實，足予吾人以證明，假如一國戰時糧食軍需之最低必需品能維持不缺，假如德人所謂具有戰爭之決心（the will to fight）即會無錢，亦決不能阻止一個國家之繼續作戰與博取最後之勝利。

二·金錢究竟是什麼？

我們由於上面的論斷，既然知道戰爭不一定需要很多的金錢，但是如果社會上沒有金錢，人類生活一定感覺多少不便。我們的邏輯是金錢為文明人類生活上所必需，但是缺少金錢不一定阻止戰爭之發生與延長。這個邏輯需要解釋和證明，在解釋之先，不能不說明金錢之性質為何，金錢究竟是什麼？

假如由百科全書教科書中覓取金錢之定義，我們將不勝龐雜迷亂之感。為清晰簡便起見，我們可以說金錢乃是交易之媒介物。原始時代，人與人間之交易，均係以物易物，其不便孰甚，金錢之發明不過紀元前七百年間事。有了金錢，人類乃進到一層更新的文化。

明白了金錢是什麼，我們須進一步認識金錢與人類生活間之關係。

第一：我們要明瞭金錢並不是真實財富。（註四）所謂真實財富，乃係吾人生活上必需之事物，無論其為食糧衣服房舍機器以及交通教育娛樂工具，凡足以提高人類生活之水準者均屬之。金錢只是財富之表記籌碼，而不是財富之本體，其為用不過代表財富，司人類各項交易之媒介與賬目而已。人類用錢達三千年，迄未認識金錢之本質，每每與財富相混合，以為金錢即是財富，其實增加金錢，並不能增加絲毫之財富。設想在一孤島之上，居民均係窮苦之漁人，其所需要之財富，乃為自外而來之布匹，麥粉，糖，茶葉，品，礦物，藉以贍養被輩免於凍餒。假定他們不要這些物品而堅持必需舶來巨額之金銀，試問這些金銀在此孤島上究有何用？又假定在島上發現金山，除非彼等運出海外以易取生活必須之物品，則黃金塞不可以當衣，餓不可以當食，直與頑石相等。這些淺明道理，不僅一般人不能了解，即一國之政府亦多茫然。在重商主義時代，歐洲各國家無不盡力之所能以貿易換取他國之金錢。他們以為金錢即是財富，金錢增加即是國富增加。於是只顧推銷自己之貨物，而擯棄他人之貨物，其意以為永遠不要他國貨物進口。而盡量吸收他國之金銀，其國必富。此種錯誤思想積久不變，直至今日，各國政治家猶不曾完全解脫此種傳統觀念。即在最近將來，此種道理，恐仍非一般人類所能悟解。

第二：我們必須認識金錢與物價之關係。我們既然知道金錢並非財富，只是其表徵，但是吾人日常生活則受金錢影響甚大，其表現最顯着者則為物價。大凡一個社會欲求安定，必須善保其物價之平穩。物價之突然高漲或降落，均足貽社會以莫大之禍害。但是物價之起落，實以金錢之損益為轉移。根據貨幣數量學說，假定

其他條件不變，物價水準與貨幣數量成正比例之變化。（註五）易詞言之，貨幣增則物價漲，貨幣減則物價落。此種學說固有其真理，然尚不足以解說貨幣與物價間複雜之關係。蓋世界上錢幣日有增加，而貨物亦日有生產，倘錢幣與貨物之增加在數量上能成比例，物價當然不變。設錢幣之增加超過貨物增加之比例，則物價必漲。反是物價必落。況影響物價者，不一定完全由於錢幣本身數量之增減，錢幣在市場上流通之速度亦有甚大之關係。假定錢幣數量與貨物數量均不變，而因市場之活躍，錢幣之流通速度加快，則物價亦漲。倘錢幣流通較平時為遲鈍，物價必落。所以欲求一般物價之安定與平穩，必須維持錢幣與生產之比例的發展，而不令一方面有畸形之增加。假定某一國內，只有一噸之金供市面之流通，其物價業已固定，例如一元錢可購雞蛋五十枚。但倘一旦該國忽然發現金礦，流通市場之金由一噸增至十噸，如該國內貨物生產不會增加，則物價亦必騰高十倍。昔日一元可購五十枚之雞蛋，今日只能購得五枚。試問此增加九噸之金，於社會究有何益。（註六）所以一個社會之福利，不在其儲藏錢幣之多少，而在如何發展其生產增加真實之財富，同時更得適當數量之錢幣以供周轉交易之需，使能維持一穩定物價。明此道理，則知一個國家專圖金錢片面之增加，不僅無益於國富，且足擾亂物價之安穩。

第三、吾人更須明瞭錢幣之功用，其本身具有伸縮性，而視人類運用之巧拙如何。請仍以前例為證。彼只有一噸現金之國，倘其國內生產發達，真實財富增加至十倍時，即令其國內金額不加，但如能運用得法，此一噸之金可以擴張作十噸之用。然此必有賴多方面條件之具備，如同銀行制度之發達，政治之安定，信用之確

立，支票之使用，習慣之養成，人民知識之提高，均有莫大之關係。以中國社會與歐美社會比，歐美先進諸國因其具備上述之條件，一元現金準備，可以發行四五元之紙幣，四五元之紙幣可以支持三四十元之支票，其結果，現金一元可擴張為三四十元之用，而市面不感現金之恐慌。在中國不然。由於銀行制度之幼稚，人民智識之低下，政治之不安，信用之不立，工商業之不發達，故市面之交易，以現金為主，支票之使用，尚在學步時期。在此種狀況之下，現金準備率當然甚高。一元現金最多不過支持兩元紙幣之發行，而此兩元紙幣足以支持支票流通之數更屬有限。是在中國一元現金，僅當兩三元之用，與歐美國家，相差奚止十倍，而中國市面尚猶感現金之恐慌，其故可深長思矣。吾人由此可知，錢幣功用之大小，不在錢幣之本身，實視一個社會文明程度之高下與其運用方法之優劣巧拙而定。一個社會倘能巧妙運用信用制度者，能使同量之現金發揮十倍二十倍之效能，其結果與增加實質之現金無異，西方銀行貨幣發展之歷史，足以證明之。

討論錢幣之理論，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且亦非此短篇所能詳，本節所陳，不過就錢幣本身之性質作一粗淺之說明。蓋吾人必先對錢幣具有上述數點之基本認識，然後，方可以談金錢與戰爭之關係。

三、金錢與戰爭之關係

檢討了一番錢幣的性質功能，認識了錢幣幾個基本原理，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錢幣與戰爭之關係。

從第一節裏我們已經認識無錢不一定不能從事戰爭，反過

來說，一個國家錢太多了，亦不一定保其戰之必勝。再舉史事為證。當一八七一年巴黎被德軍圍困，居民因缺乏衣食燃料，凍餓死亡相繼。他們甚至採集貓鼠狗馬及動物園之動物以為食，但是當時法蘭西銀行之金庫裝滿了大批現金而無所用。（註七）德國在上一大戰爭中儘力收藏現金。戰爭開始後三年之中德國的金準備曾增加一倍以上，可是無裨於敗危之戰局。由此可知金錢本身之多寡與戰爭之勝敗並無若何重大的關係。關繫戰爭勝敗最重者，不在金錢而實在一國之資源與生產能力。

現代的戰爭完全是一種物質的競賽。戰爭需要之主體為物與人。有物有人，加以適當之組織運用，則無往而不可以戰。金錢在戰時所以被一般經濟學者重視之故，乃因其功用能凝合人與物之關係，滑潤生產之進行，敏活戰爭之機構，而間接有助於戰爭。但是吾人不能因此即認金錢為萬能，高唱「戰爭惟錢論」之口號，以為無錢即不能戰爭。金錢在戰時之效用，較平時為大，固無可諱言，但終究為戰爭工具之一種，居於客體地位。其為物可增可減，可少可多，全視人類運用之巧拙如何，不似槍炮子彈糧食被服，缺一分即減少一分之戰鬥力。且金錢之為用，具有循環周轉性。一元之金可以流通於社會中千萬次之多，其本身並不毀滅。一國之金錢，除非為抵補國際貿易差額流出海外，在國內之數量並不因戰爭而喪失減少。但是一個壯士戰死不可復生，一顆砲彈，射出不能收回，戰爭時人與物之損失，方為真正之損失。倘一國內，缺少壯丁與資源，不能源源接濟前方，即令其國享有鉅額之黃金，試問於戰爭有何效益？蓋黃金不足以當砲彈，不足以當食糧，彈盡糧絕之時，黃金直與頑石無異，法德往事，可為佐證。我們由此

可以獲得一個定論，即為從事戰爭之國家，只怕無物，不怕無錢。（註八）物者包括一切戰爭必需資源。物足錢不足，戰爭仍可以勝，錢足物不足，結局必敗。物是變化的無常的，錢是固定的常在的。物是易於消滅的，錢是難以毀壞的。戰爭經濟學最高的學理即在執有常以御無常，執不變以臨多變。換言之，就是如何利用不變不毀的金錢以操縱常變易毀的物質。如何利用有限的金錢以發揮無限的戰時生產。在資源人力相當充裕條件之下，一個國家當局如果具有莫大之智慧技巧，即令其國內只有稀少之現金，亦可運用發揮其功能，使供促進生產幫助戰爭之用。善治國者之用金錢，無異釣者之於餌，織者之於梭。餌與梭常在，而魚與布則日增。時俗論者，以為造一砲彈，耗金千元，而不知實際所耗者，乃此砲彈而非千金，事實上此千元之金永存於世界，且足供無數砲彈之製造也。

金錢在戰爭上雖然只居次要地位，但是在物價之變化上表現則極為敏銳。因物價之變化影響一般人之生活水準，於是金錢問題乃顯其嚴重性。其實物價變化，在戰時為必然現象，無可避免。其原因一方面由於戰時需要之增加，交易之頻繁，生產之激增，市面上必然需要更多的交易籌碼，增加籌碼的方法，非出於膨脹通貨，即出以擴充信用，或出以增發公債。在市面金錢數量突然增加狀況之下，一般物價自然趨漲。另一方面：因戰時之生產，大部分用於破壞消耗之途，而非用於增加實質之財富，徒有金錢數量之增加，而無貨物財富之增加，則物價亦必然增高。故戰時物價之高涨，實為事理之必然，無逃避之道。因其結果影響貧窮階級之生計至巨，故當局者宜慎設補救之方，調濟之法，倘能實行戰時各種必需品之統制，與公平之分配，使貧窮階級無生活之虞，反足以樹社

會改革之基礎。此點論之戰時物價高漲非如一般論者所認為絕對有害，是在政府運用統制之技能如何耳。

四，戰時怎樣運用金錢

筆者此文之主旨，並非否認金錢本身在戰時之功用效能，而在攻擊一般經濟學者所謂「無錢不能作戰」之傳統觀念。金錢固有助於戰爭，但戰爭並非離開金錢不可。不過一國在正常戰爭狀態之下，雖不憑金錢之多寡以決戰爭之勝負，但如有錢可得，仍不能不努力取得之，以供生產之需。就學理言，貨物之生產倘不能與錢幣成比例之增加，則增加錢幣之結果，必致抬高物價，政府人民兩俱無利。但因戰時交易之頻繁，政府支出之浩巨，事實上必須需要較多之籌碼，以供周轉。故政府在戰時之吸收聚積現金實為正當之政策。歐洲諸國，當一九一四年開戰之初，無不注意於保護國內已有之現金，而嚴厲禁止其外流，其目的在一充實現金準備，安定人心，二在增強對海外軍需品之購買力。故保全已有之現金，並吸收民間之藏金，實為戰時必要之理財步驟。

筆者前已言之，錢幣之本身具有常存性（支票除外）不似砲彈糧食之有消耗性毀滅性，故以一國為單位言，錢幣之增減多寡，無若何嚴重之影響，其影響只表現於物價漲落而已。除非一國之金錢為抵補入超，流出國境一部分不論外，在一國之內，錢幣之增減，財政之變化，實與變戲法無異。蓋錢幣之出入零去，同在此社會之中，個人之間，有損有益，整個社會無損無益；政府開支，有減有增，整個國家無減無增。（註九）此同量之金錢，無論如何變化，均不出此社會範圍之外。即令錢幣實質方面，有大量之增加，而不挾真

實財富以俱來勢必立時反映於物價之高漲此社會本身並不因此獲得些許之利益。故戰時經濟問題不重在錢幣之增減損益，而重在如何運用此錢幣以發揮生產最大之效能，與均調社會各階級之利害甘苦。

戰時運用金錢如變戲法，此淺近之道理，一經說明，當為讀者所共曉。可是這個戲法究竟怎樣變，尙待進一步之解釋，請先舉大戰時主要國家之戰費數字以喻吾說。

大戰期中各國所耗之戰費表

英國	八,六〇七,〇〇〇,〇〇〇鎊
法國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德國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美國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以數字言，則此表實足驚人。事實上，整個世界所有之黃金，尙不足以當一國之戰費，試問此表中所消耗之戰費究竟為何物？此數字並非代表實質之現金，實僅歷年物價消耗所值金錢之表記而已。世界黃金本極有限，而人類交易，貨物生產，乃屬無限。人類之智慧乃為運用有限之黃金，以利便無限交易與促進無限生產。平時如是，戰時尤然。以英國為例，上次大戰之戰費，總數達八十六萬萬鎊，但試一檢查其國庫內之現金不過一萬九千萬鎊，即合紙幣之全數計之，亦不過四萬五千萬鎊之數。（註十）無論戰費如何浩巨，終未曾損耗其庫內之藏金，有此少數之現金在，不僅可以化為八十六萬萬鎊之戰費，即千百倍此數亦並非不可能。吾所謂理財如變戲法者，其故在此。

不過我們不能將這個戲法輕易看過。從表面看來固然是戲

法，以無變有，以少化多。可是揭開他的裏幕，每一個新變出來的法郎馬克，都是一分血汗與苦痛之代表。一方面是物資財富之犧牲消耗，一方面是社會生活水準之降落，倘由此種戲法所變出來之錢幣，用以製造實質之財富，則足以增加人類幸福提高其生活水準，若用以製造一經施放即歸烏有之火藥砲彈，則徒然耗費人力與物資，降低人民之生活。戰爭之禍害在此，戰時財政之所以異於平時財政者亦在此。

為進一步明瞭戰時運用金錢之方法，吾人試一探討上次大戰各國財政上之設施。各國戰時理財政策，大致不出三種辦法，一為發行公債，二為增加租稅，三為膨脹通貨。但無論出以何種方法，其為徵諸於民則一，其為轉移人民購買力於政府則一。（註十二）假定某國之內，有現金十萬萬元，此十萬萬之現金，分散於國民之間，形成各個國民之購買力，以償其生活之慾望。政府本身無現金與購買力，其現金與購買力乃用租稅公債方法由人民手中轉移而來。在平時政府需要較少，假定其購買力在平時一萬萬元為已足，其所徵諸於國民者亦不過一萬萬元，國民本身之購買力尚餘九萬萬元。倘一旦戰事發生，政府之需要陡然增加，比如說非由一萬萬元之購買力增加到五萬萬元，不足以應付此非常之時代。則此額外四萬萬元勢非向國民徵取或借貸不可。無論政府採取何種方法，在人民方面必須再轉讓四萬萬元與政府，於是人民本身之購買力只減至五萬萬元，其勢必然引起社會之不安，降低生活水準，而以貧窮階級痛苦為尤甚。假如政府為避免徵稅借債之阻礙困難，並緩和人民之反感起見，不採取此有形方法，而改用無形方法以增加其購買力，亦為戰時所盛行。此無形轉移購買力之

方法，即為增發紙幣，膨脹通貨。譬如該國政府在十萬萬現金之外，增發十萬萬元紙幣，流通的市面。此原來只其有十萬萬元購買力之社會，平空增至二十萬萬。即使政府獲得十萬萬元，民間尚有十萬萬之剩餘，表面看來，似乎不會減少民間之購買力，無礙於人民生計。但事實上為害且較有形的轉移方法為甚。蓋錢幣數量增加一倍，而實質財富不會增加，物價必然的要騰高一倍，且有超過一倍之危險。

還有一點應當顧到。假如一國之金錢不因購買外貨而流出國境，在一國之內，無論購買力如何轉移，但金錢之數量不變，國民之總購買力不變。政府方面雖然分得較多之購買力，但因支付薪工與付給物價，政府所有之金錢仍然流通市面，其購買力仍然還到民間。由表明看，國民似乎可以收回其購買力，但是事實上，政府戰時之需要是無止境的，一方面因薪工物價之支付，放散其購買力於國民，一方面為應新的需要又用稅債方法收回其購買力，徵稅借債，循環不斷，人力物資，日趨剝削，戰爭一日不止，國民永無收回其購買力之可能。雖然，一國政府為轉移人民之購買力為己有，果能根據公平原則，使國民犧牲均等，則其所貽社會之弊害尚淺。但是各國已往戰時理財政策，並不會注意及此，國民犧牲至不公平，點者富者可借戰爭以謀鉅利，弱者貧者甚至不能維持其最低限度之生活，此為戰時社會最大之病態，為吾輩研究戰時經濟學者所最重視之問題。蓋戰時經濟學不僅研究如何以最經濟最有效方法運用一國之物力人力財力以博得戰爭最後之勝利，同時並謀減輕國民對戰爭之負擔且使各層階級之國民犧牲均等。（註十二）一個國家政策如能達到這種理想，則今後之戰爭，將不

至如以往戰爭為禍之慘，為害之禍，當局者倘能巧善運用金錢，亦不失為達到此種理想之一助。

五，結語

由於上文簡略的論述，讀者對金錢與戰爭之關係當可得一個較新的認識，不致為傳統的觀念所迷惑。世間多少道理其本身本甚淺顯易明，但一經學者專家之翻弄發揮，則立趨向高深化專門化為常人所不懂。施列耳教授 Professor Schillely 亦曾慨乎言之。金錢之道理亦復如是。今日人類對金錢始終向認為一大謎，而不解其為何可以作福作威控制人類之一切活動。在戰爭時，金錢威力，益顯其偉大。於是淺識者流乃高唱金錢萬能之論調，甚至謂金錢足以統治世界統治人類。此種編激之說，實由於不明金錢本身之性質，不知如何運用金錢而徒為金錢之奴役。今日社會多少罪惡，實多種因於此。人類能創造金錢而不能駕馭金錢使不為害，亦猶人類能發明科學而不能控制科學使不用於戰爭殺人為同一弱點，同樣遺憾。由此看來，人類智慧與成就距至善圓滿之境尚遠。金錢之謎，不過其一端之表現耳。

本文之目的，僅在從原理方面為一般讀者解除對金錢之迷惑，否認金錢足以決定戰爭運命之傳統的觀念。一個社會擁有金錢數量之多少，無關該社會之利病榮枯。蓋金錢本身並非真實財富而只為財富之表記符號。一國縱擁有鉅額之金錢而不能發展其財富，則金錢直等於虛物，無裨於國計民生。反之倘能善用其金錢，即少數之現金亦能發揮千百倍之效用，增加其國富，提高其人民生活水準。此種道理在平時可行，在戰時亦可行。筆者對戰時理

財之主張，重在有計劃的通貨膨脹，其道理即在巧用金錢，於製造破壞性武器之外，同時並寓有真實財富生產建設之基礎，使整個社會之貨物的生產能與通貨的膨脹取得平衡，而不致影響一般物價降低國民生活水準。即或戰時國民民生計有所不利，而在戰時所投資於供軍需生產之事業，在戰後仍不失其資本性，足以改造供製造真實財富貨物之需，使戰後之國民收其利。故有計劃的通貨膨脹，益以政府運用技術之靈巧，實有大助於戰時之財政，即戰時不能收完滿之效果，而戰後亦必能補償之。時俗論者，每聞通貨膨脹之說，幾同談虎色變，蓋猶不能脫除傳統的觀念與深解金錢之性質功能。筆者此種主張，有擴大發揮之必要，惜本文已告收場，容當另文發表。

認識了金錢，更認識了戰爭，然後再認識金錢與戰爭之關係，則國人將不致為金錢所惑，為傳統觀念所誤。倘國人此種認識直接增加運用金錢之智慧技能間接能穩定戰時人心，有利戰局則筆者為撰此文所費區區之心血為不虛擲矣。

- (註一) T. Farrow: How to win the war
- (註二) G. Gisset: Germany's economic power of Resistance
- (註三) P. Frazier: World Finance since 1914.
- (註四) N. Angell: The money mystery
- (註五) D. H. Robertson: money
- (註六) R. A. Lehfeldt: Money.
- (註七) N. Angell (書全上)
- (註八) J. M. Clark: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s of war.
- (註九) A. O. Pigou: The Economy & Finance of the war.
- (註十) The Economic League Series: The Banks & the Public (London, 1935)
- (註十一) A. O. Pigo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 (註十二) J. M. Clark (書同上)

(本文徵引各書，大都根據筆記，因原書一時多不在手邊，故未能註明頁數，甚歉。)



王安石青苗法之研究

張覺人

我們翻開北宋時代的記錄一看，覺得那時的農村，頗與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一樣，亦是十分貧困，十分衰敗；人民無以為生的窮况，亦是慘不忍睹的。

那時農村的衰敗情形，我可引司馬光的寫實詩兩首為證。

一、道傍田家

道旁田家，翁媪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翁攜鎌索媪攜箕，自向薄田收黍稷。靜夜偷舂避債家，比明門外已如麻。筋疲力弊不入腹，未議縣官租稅促。
溫國文正司馬文公全集卷四十七

二、又和夜雨宿村言

夜聞屋中人，嘆惜悲田疇。方春播種時，種食皆外求。鞭訶犯赤日，酷烈慚羸牛。草蕘競禾長，從人借鋤耰。晨耨戴星起，日闌未能休。……嗟乎之技能，無以易糠粃。販鬻固所味，敢托市井遊。欲依盜賊羣，懦不閑干戈。已哉任天地，無益徒為愁。一身無死所，况為妻兒謀。
(同上第四十七卷)

因為普遍的貧窮，農村的高利貸特別活動。地主商人們，「操贏取利」。「放一收二」。(宋史卷三三一陳舜俞傳，附張向傳，下)的事，在當時，是極為平常的。然而高利貸對窮苦農民的榨取，

還不只「放一收二」的「對本對利」的利息；在高率利息之外，并附着嚴酷的條件。例如借債者不能如期清償，債主即能以債務者的財產及婦女作價償返。吳奎傳中說：「富人孫氏，辜權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宋史卷三一六)這即是一個明顯的實例。

農民在高利貸的重壓之下，即不能不愈趨貧困；司馬光在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中說：「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溫國文正司馬文公全集卷三三三)這亦是當時實際情形的寫照。

「穀未離場」即「已非已有」，其穀的去處，不用說，是早以「賣青苗」的廉價，售與高利貸的地主商賈了。

地主商賈以賤價收集的糧食，是不輕易出售的。他們利用其雄厚的資力，將所收集的糧食屯積起來，須至所謂「青黃不接」農民「種食皆外求」的時候，始漸漸以高價出糶。如果市價并未漲至其所希望的程度，他們甯願封鎖於倉庫以享虫鼠，猶如美國馬鈴薯商人時常以馬鈴薯傾棄海中一樣，是絕不顧及貧苦農民正在需要糧食以救飢的。王隨言：「民所以飢者，由兼併閉糶以邀利也。」(宋史卷三三一)當時地主商人壟斷民食的情形，是可以想見的了。

抱着「拯時救世」之心的王安石，目睹高利貸「放一收二

「的高率榨取及商人「叫糶邀利」的壟斷民食情形，是不能無動於中的。他認為要根絕高利貸的活動，唯有由政府貸錢給老百姓；要消滅奸商壟斷民食的現象，唯有由政府收貯糧食，以資調節。他在少年的時候，曾經作過一首寓言詩說：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繁。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控兼併。」（王荆公匡集卷十寓言九首之四）

這詩的意思是要控兼併，必須有一種根本的做法。這根本的做法，即是在人民沒有錢辦婚喪的時候，即應貸錢給他們；在他們沒有飯吃的時候，即應發放糧食以救濟他們的飢饉，如果不這樣做，徒控兼併，是沒有效果的。他在少年時代即具有這樣的一種信念，所以在他執政的時候，即不能不這樣做了。他在神宗熙寧時代所主持施行的「青苗法」，即是實行他的這種具體辦法。

二

那末，「青苗法」的內容，又究竟是怎樣呢？

據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奏請施行「青苗法」的奏章中所示的內容說：

「諸路常平廣惠倉穀錢，略計貫石，可及千百萬以上。欲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爲夏科，半爲秋科。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科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

民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成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迄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宋史食貨志上之四、常平義倉）

再據韓魏公家傳的記載，所述更爲詳晰。茲分舉於下：

1. 常平廣惠倉現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例價，出曉示招人請領。

2. 凡人情願請領者，十戶爲一保，即不拘戶等高低。

3. 凡人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

4. 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

5. 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利，亦即許准上法支俵與坊郭以物力抵當。

6. 如納時斗斛價貴，敢納現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

7. 夏科於正月三十日以前支俵，秋科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

以上係朝廷敕文內原訂的辦法。

8. 支俵青苗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有力以上人物充甲頭。

9. 第五等并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

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

10 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所定錢外，更添數支給。

11 若更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以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為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值錢價之半。

21 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等扇搖人戶，欲稱不願請領。

13 仰逐縣官吏用必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狀遞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如人欲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

14 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現錢者，當議於市價上量減錢數，仍兼附原請價錄，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現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以上係轉運常平廣惠倉司補敘的辦法。

(註)右據安陽集 韓魏公家傳卷八。

如發「青苗法」的內容，盡於如上所載，則我們可以概括地說：青苗法的目的，第一、在調節糧食價格，使人民不致糶賤而糶貴；第二、在打倒高利貸，使人民不致受高利的榨取。所謂「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即是其實。「調節糧食價格」與「打倒高利貸」的兩項，與其說是「青苗法」的目的，毋寧說是牠的手段；因為青苗法的最後目的——亦可說是「調節糧價」和「壓抑

高利」的目的——乃在於抑制兼併。這個目的，在前面所引奏請施行青苗法的奏章中，說得最為明白。即「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貴發賤斂，以廢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在王安石的意思，認為要抑壓兼併，是非從調節糧價和壓抑高利下手不可，後世的人只用法律去限制兼併，是無益的；所以他發出「後世不務此，區區控兼併」的嘆息。

三

至於青苗法的辦法，我們就上面的記載，可以總括分為下列的幾項：

一、借款時期——每年二次，第一次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第二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

二、借款的資格——農民地主均可申請借款。如再有餘款時，商人亦可以舉借。

三、借款的數額——最多不得過十五貫。

四、借款的條件

1. 担保——借款者須具連環保。

2. 利息——最高三分。

3. 期限——正月借者，夏收時償返，五月借者，秋收時償返，如年歲不佳，可延期至豐收時繳納。

五、附帶的規定：

1. 不舉借者不強壓。

2. 願以錢償者亦聽。

惟關於利息一項，史上尙有不同的記載。韓琦在其上神宗的奏章中說：「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併濟困乏之意，絕相遠戾。」（同上韓魏公家傳卷八）量利息分明為三分。但王安石在其答曾公立的信中則說：「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王安石全集卷七十三答曾公立書）依照這個記錄看來，利息似又為二分了。那末，究竟是二分是三分？抑還是最高為三分呢？據我們的觀察，大概普通為二分，而最高不得過三分，因為韓琦是反對青苗法最力的一個人，他為欲自奏凱歌，難免不有以特殊事例來作攻擊資料的傾向。他所說「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文」的話，也許即是當時僅少的特殊事例。

二分的利息，以今日的銀行存款利息與公債利息比較，雖然亦可說是高利了，但與當時的「倍息」比較，還是一種低利。

但是，在當時雖然可說為低利，然而反對的人仍不少。例如韓琦說「官放利息」與「抑兼併濟困乏」的初意相悖。又如曾公立則謂二分未免過高。然在立法的王安石，認為二分是「平常之中正」。他的理由是：「孟子所言利，為利吾國，非利吾身耳……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漻，鼠雀之耗，而必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前記答曾公立書）即辦理貸放的官吏既有薪

水的開支，收放及貯藏的時候又有運搬的費用和鼠雀的損蝕，為使其「來日可以為繼」，二分的利息，是不可少的。同時，除使「來日可以為繼」之外，還有增加政府收入的意思，雖然表面上有「公家無所利其入」的表示。王安石在上五事劄子中說：「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行矣。」（全集卷四十一）這其中固無「官亦得其利」的話，但弦外之音，是吾人可以聽得見的。況他在前述答曾公立書中分明說過這是一種理財的辦法。所謂理財，即是調理國家的歲入，其意義至為明顯。同時，宋史載：「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其焉。覺條奏其妄，（接覺為孫覺——覺註）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安石寬之，始有逐覺意。」（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就這一段記載看來，青苗法的首議者，縱無國事之財用悉取於是的意思，但其欲藉此以增加公家的收入，則是顯而易見的。

四

但是，這個青苗法，並不是出自王安石的獨創，而有悠遠的淵源。

前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請施行青苗法的奏章中說：「……是亦先王散惠與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這即是說這種青苗法的辦法，亦不過是秉承先王的遺意。這裏所謂先王的遺意，據前引宋史的記載，明顯得很，即是周官泉府的精神。據周禮的記載，泉府的職掌和使命，是這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市，用者以其買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低，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饗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周禮卷七地官三）

在前列的短短記載中，我們亦可以知道：泉府的使命，與青苗法正同。即牠的使命是：1. 調節物價；（當時主要的貨物，自然爲糧食）2. 救濟民困；3. 增加公家收入。後世談農業放款的，即大都以此爲根據。其所主張的內容，均未出此範圍以外。例如管仲通輕重的辦法，即不外此。管仲說：

「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買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利矣。……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前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管子卷二十二國蓄）

他如李悝的平糶，亦係師法此意。漢書食貨志載李悝的主張說：「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蓋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勤。……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名。中孰自三，餘三百名。下孰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賸三而舍一。中孰則糶二。下孰則糶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再如比王安石稍前的李觀，他在其著國用中所述的主張，亦與此相同。他說：

「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賤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况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鉅兼并，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糶，而魏國富強；耿壽昌築常平，而民使之師古之効也。」（直講李先先生文集卷八國用第十一）

所以，我們說青苗法的法意，并非出自王安石的獨創，而有很遠的淵源。同時，不僅牠的法意有所秉承，而其貨放的實際辦法，亦是有所套襲的。遠點說，牠是套襲平糶法，近點說，牠是套襲陝西的青苗錢。

按常平倉法，起自宋太祖，而大備於真宗。這個常平倉法，亦是在人民青黃不接的時候，貸糧與人民，至收穫的時候，又將貸出去的食糧回收起來，以作下次貨放的基金。在初行的時候，效果很大，但到了神宗的時代，這個良好的積穀濟窮方法，弄得流弊叢生。司馬光敘述當時常平倉法廢弛的情形說：

「常平之法，向有因州縣缺常平糶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糶，又有官吏怠慢，厭糶之煩，雖豐歲，不肯收糶。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憑信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少作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

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穀，常保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文獻通考卷二十一市糶考二）

一切惠民的好方法，大都因貪官污吏從中破壞，致收到相反的結果。常平倉法如是，青苗法亦是如是；其他一切都是如是。貪官污吏之為禍社會，為禍國家，這是我們所長嘆息的，所以我們認為復興農村，復興民族，其第一個工作，即不能不是「嚴除貪污。」

王安石看見人民的窮困到了萬分，看見常平法的廢弛，殊為可惜，於是遂想出一個代替常平法的青苗法來了。

在他作官鄆縣的時候，他即曾「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宋史王安石傳）其所得的結果，是「邑人使之。」他這種曾經試驗特有效力的辦法，雖然具有青苗法的內容，但未具有青苗法的名稱。這「青苗法」的名稱，乃是套襲當時陝西轉運使李參所施行的「青苗錢」而來的。史稱：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返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依照這個記錄看來，縱使青苗法的基本原理是淵源於周官泉府，而我們說牠是直接淵源於李參的青苗錢亦無不可。

五

青苗法的辦法，雖然有悠遠的淵源，雖然幾經試驗具有良好成績，但王安石在實施之始，還保持着極慎重的態度。史稱：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

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思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踈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井之家，得以乘急要利。迄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前記史紀事本末）

要之，王安石對於青苗法的施行，是極其慎重的。他一聽蘇轍的反對議論，即認為有再考慮之必要，適有京東轉運使王廣淵因農民苦乏，請求政府貸放金錢以濟民困，而王安石始堅信青苗法確為救時妙法，決意施行。

但是，這幾經試行有效而且經過嚴密考慮的青苗法，自初次施行起迄廢止時止，幾無日無時不遭着反對者的攻擊。反對者的攻擊，固然一部分是由於青苗法本身具有一點缺點，然大部分是別有用心。

反對最力的，當推司馬光、韓琦、呂公著、程頤、歐陽修、蘇軾、蘇轍、趙抃、范鎮、陳舜俞等等。其所持的理由，我且舉二三於下：

第一、司馬光反對青苗法所舉的理由說：
「臣所憂者，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智愚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

非食終不肯取債於人。貧者窳酷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後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尤彼此相資，以保其生命。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一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收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况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為之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歷年浸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并催積年之債，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與師動衆，凡粟帛軍需之費，將誰從取之？」（溫國文正司馬文公全集卷二九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他總算是反對派中的最激烈的一個。他遇有機會，每即向神宗進諫，說青苗法之不可行。例如神宗在邇英閣聽光講「曹參代蕭何」時，他又即乘機言青苗法之弊。宋史紀事本末載：

「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海東，立羅法，時斗

說：

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

第二、韓琦反對青苗法，在熙寧三年二月所上神宗的疏中

「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要有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請願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賠也。復峻責諸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合具結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請之人，苟免摺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配，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乎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往往舉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他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沒有失陷也。」（安陽集家傳卷八）

說：

第三、程頤反對青苗法在熙寧三年三月所上神宗的疏中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簡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宋史記事本末）

六

上面所舉的，可說是反對青苗法者的代表言論。這些言論，除程頤所說的甚為抽象不必置論外，其餘司馬光與韓琦所持的反對理由，可括為下列的幾項：

- 一、三分之息，未免過高。
- 二、要求連帶担保，并須擇相當有力者充主要負責之人，未

凡過苛。

- 三、因為負主要担保責任之人須為有力之人，勢必強不必借款之人而借款。
- 四、貧民因有錢可借，難免其不有浪費之危。
- 五、借款須如期繳還，較高利貸不便。
- 六、如連年凶荒，公家必無以為繼。
- 七、官以多散為功，每壓迫人民舉借。
- 八、春債未了，秋債又來，歷年浸深，債負益重，貧富必同歸於盡。

上面所列舉的，雖然可說是青苗法的缺點；但是，依照我們看來，亦不盡然。即為要「來日可以為繼」，「無利息可乎」，「無担保可乎」，「不限期繳還可乎」，關於要求「人的」担保的一點，事實上，我以為比現在施行的合作社放款要求「物的」担保，猶為進步一些。同時，當時的利息為「倍息」，最低的恐亦為五分（參看前揭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貸民一段）即以五分為普通，而政府貸款減為二分至三分，以視今日合作社放款利率恆在一分五厘以上，似又較為進步一點；因為在農村雖亦有對本對利的高利，然普通的利率，亦不過二分至三分罷了。至於限期於收穫時繳返，乃為農業放款的一般定則，這與其說是青苗法的缺點，毋寧說是牠的最合理的地方。

關於第三點——即強迫不必借錢之人借錢——看來是不大合理，但王安石站在「摧抑兼併，均濟貧乏」的立場之上，利用青苗放款而予富者以不必要的損失，在立法的精神上，亦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至於如連年凶荒，公家必無以為繼的一點，在青苗法本身，是已有「未雨綢繆」的辦法，征息二分即是。關於這點，在前已有說明，於此不必重複。但在反對者，一方既認為利息過高，而一方又承認來日無以為繼之為慮，他們的立論，未免過於隨便了。

其次關於官以多散為功，每壓迫人民舉借的一點，這誠然是事實；但這并不是青苗法本身的缺點，而是辦理放款者的地方官的過失。例如今日的合作運動，官吏亦以多設為功，隨處都有重量不重質的傾向，但這不能即是合作運動之不當，理由至為明顯。

再次關於第八點——即春債未了，秋債又來……——這亦只可認為對於不必借款之「富者」為不利；至在貧民，一年有兩次的放款，實是一個極方便的辦法。

最後，如果說青苗法有缺點，那恐怕只有第四點了。在放款的時候，對借款者不設一定的限制，不審查他的用途，而只「要借者即借」，這自難免借者不走「浪費」之途。但是，這亦不獨青苗法為然，即今日比較科學化了的信用合作社，亦莫不皆然。今日各地的信用合作社，亦每以多放為功，對於借者的用途，不事審查，致放款有難於回收的傾向，雖然放款章程上載有用途的規定。

總上以觀，反對者所舉的理由，并不能成為理由。其以不成為理由的理由來反對青苗法，不用說是別有用心。即他們站在高利貸的立場，故不能不拿不成理由的理由來反對這個具有消滅高利貸的可能性的青苗法。這種為高利貸說話的意思，在前述司馬光上神宗的疏中，表示得甚為明顯。梁任公說：「荆公初政，裁冗費十四，彼廷臣大半衣食於冗費者，其不利之也久矣！而青苗之本意，蓋以抑豪朝之兼併，而廷臣者，又皆豪右而其力足以行兼併者也；其不利之，亦固其所。當時的滔滔為難者，安保其不挾此心？」（王荆公一〇三頁）我以為這才是百世的公論。

至在王安石的本身，對於這無不成理由的反對理論，是不值

一顧的。他看清了反對者的底意，即把反對者看作一種「邪人」，把反對者的言論，視為一種「邪說」。他對曾公立說：「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孽和之，意不在法也……」；「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其如民心之願何……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饒諛者，不足言也。」（前記答曾公立書）他對司馬光說：「關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王安石全集卷七十三答司馬諫議書）他對神宗說：「在廷之臣，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下，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灼然之見，恐未及効功，早為異論所勝。」（長編記事本末卷五十九）我們因此即可以知道他對其所唱的青苗法，是如何的自信；而對反對者的態度，是如何的強硬，如何的高傲了。

王安石大呼反對者為「邪人」，「奸人」，當然一點亦沒有冤枉；因為他們明知青苗法是一個良法，而却「昧着良心」說這是一件害民擾民的玩意，極力結黨反對。他們「昧着良心」，「固執偏見」的事實，我們可看反對者蘇軾的自供。

蘇軾在晚年致其友人的信中說：

「吾濟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東坡先生全集卷五十一與滕達道書）蘇軾的「自供」，誠然係對王安石整個的「新法」而言，但他們反對最力的，實為不利於高利貸的青苗法，而這個「自供」，直說他是僅對青苗法而發，亦無不可。他們自己承認「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其「昧着良心」的態度，是躍然紙上了。

但是，青苗法雖然是一個便利農民救濟農民的良好政策，然終於在因「吏緣為姦」的情形之下，讓反對者奏了凱歌，一切利民之法，一到了地方官的手上，每會變為擾民害民之方，過去如是，今日亦復如是，這是我們所深為痛心的。



談日本的民族性

姚寶賢

一、前言

六十年前大英百科全書第一版以二十四句話描盡其國情的日本，現在一躍為世界舞台主角之一，日章旗飛揚之地，即其勢力之所及；他們自稱為不可侵犯的民族，其不可侵犯之點何在？試從其民族性中檢討之。

二、地理環境與其民族性

每一民族因其地理環境的不同，各有其表徵之民族性。日本民族當也不能例外。

誰都知道日本是島國，位太平洋西部，當亞州大陸之東；北界俄屬阿扎德加半島，南迄南洋羣島，中部是日本羣島，島數甚多，將近三千，內中大者蝦夷，九州，本州，四國，四島。蝦夷位居北方，四島中最大者，東京就屬於該島，該島的南端是下關，隔海與九州相對；九州附近小島多如棋布。九州西北為四國，四島中最小者。所以統觀日本的本土，是一典型的島國。生長在島國的國民，他們的稟質是充滿着島國的根性。

島國與大陸隔絕，終日與波濤為伍，孤立高傲，已成慣性。那麼，島國民族的方式，祇少如下述幾種：

(一) 偏狹而缺乏闊達的性格。

(二) 愛鄉心強，愛國心亦富。

(三) 感情容易衝動，但冷熱不常。

(四) 島國一面是隔離的，一面又是交通的，所以島國人民「保守」與「進取」交互為用的。（採池步州君的意見，日本國民性之考察刊於最近之留東學報。

上所陳述，恐怕任何島國國民，脫不了的範圍，隣邦人士當然也具備無遺了。

在隣邦長期居留過的人，好似「不約而同」的有一種感覺：「隣邦人士精緻有餘，容量不足。」對人接物，總有些落於「小格」。今日為友，苟有一言不合，即可測目仇視。記得留學生在日本，對於隣邦同學的善意相交，泰半是「裹足不前」並非固存芥蒂，實在因為他們「間不容髮」的氣度，有凜然不敢侵犯之概。譬如你若同他們偶然談天，他們可以根據其「御用」雜誌書本偏狹的記載，對中國發出一「異想天開」的怪問，可使你啼笑皆非，欲答不能。倘若你也用同樣的口吻問他，却要鬧出「大不敬」了。這就是隣邦偏狹而缺乏闊達的性格的造成。

隣邦人士的「愛國狂」，是不可磨滅的金字招牌。為表忠君愛國的至誠常發生剖腹的悲劇。還有，隣邦人士無論到那兒，總忘

却不了自己是「貨真價實」的大和民族。僑居異域的衣食住行，處處要表徵其十足的「和味」。——這是他們愛鄉心強，愛國心富的原故。

日本人的感情容易衝動，神經敏銳，接受刺戟，立即反應，這也許是他們精剛勇猛的優點。不過，感情善變，冷熱不常。留東朋友們每與彼邦人士週旋，嘗感覺這層的痛苦。私人間的往來，在他們情感膨脹的時候，恨不得立成刎頸之交；苟有芥蒂，即如冰炭。他們青年男女熱血奔騰，激昂慷慨，我們老大民族確有望塵莫及之處。不過，他們應人接物，不能鎮定，偶有不合，眦目相視，這或許是他們新興民族蓬勃之氣。但是，我以為他們似缺乏深厚文化歷史的陶鎔。他們感情容易衝動的結果，造成「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的心理。三原火山的自殺，男女甚至於全家「心中」（心中即同意自殺之意）的悲劇，是層出不窮。「貪生怕死」固然不是民族興盛的現象，可是，視性命如「孤注」，動輒以「輕生」為歸宿，（三原山有了一位「始作俑者」自殺以後，許多的人受這種誘惑而輕生的很多。）這種風氣的養成，也非健全民族應取之道。——這是他們感情容易衝動，熱冷無常的證明。

我曾說過一句近乎幽默的話：「現代日本的煙囪文明與神社莊嚴，幾成「並駕齊驅」之勢。」這話說起就長了，一直要追溯到日本過去文化的淵源，日本過去的文化，受中國儒教與印度佛教的影響很大，不過在他未接受儒佛思想以前，我們根據日本古事紀及日本紀等類的文獻，可以尋出牠固有思想的縮影。——即神道思想，因有神道為其基礎，造成天皇中心的觀念，明治維新期後，雖不斷的受外來思想之影響與感化，充分的致力於物質文明

之建設，但是他們仍舊戀戀不忘他們的精神故鄉——純日本的神道思想及天皇中心之觀念，以至於把這觀念支配到現在，造成包裹「半封建」的小脚及「武士道」化裝的軍部統治的局面。我們一方面可以誇獎日本人很進取，可是一方面又要奇怪他們保守得可笑。任何「洋化」過的學者甚於極尖銳的關士，他們極不願意折穿其紙老虎。每過神社之前，誰都要抽口冷氣敬拜一下。至於他們的禮節繁瑣，表面的謙虛，我國大朝以前的風俗習慣，他們仍有部份保存；可是走到東京銀座街道，歐美的建築是「競奇鬪艷」的林立，神祕島國究竟在那兒幹什麼？——原來他們國民性以「保守」與「進取」交互為用的。（關於這一點，曾有拙作日本民族固有之思想，載日本評論，一九三四年二月號。該文會闡述日本固有思想，即為神道；神道思想已維繫其悠久之國體。歐化對於日本，祇變其表面。今日日本高唱入雲的「日本主義」及軍部獨裁的局面，不外其固有思想的「回光反照。」）

三、氣候天災與其民族性

日本是島國，島國即所謂海洋氣候，照理應該比較的溫和。可是日本大部分是處於東亞季節風域的境界裏，所以每年有定期暴風的狂嘯，狂飈一起，損物害人，不亞於地震之作祟。我們翻閱日本的報紙，可知道每次風災損失的數字。

日本人處在地帶溫和但時有狂飈作災的環境底下，影響於其民族性是怎樣？氣候暖和地方的人，易陷於怠惰與怯懦，但是日本國民好潔成性，並善鬪爭，絕非怠惰與怯懦的，這是有因有果，從中調和的關係；可是矯枉過甚，反把氣候溫和地帶的國民近

於柔順的原則推翻，而得着××人是慘酷暴虐的反證。某國男子的粗魯，素負盛名於世界的，而婦女的刻毒，更為別國所罕見。（一般人多以某國的婦女柔媚如羊，不知最近許多怪案中主角，多為女性扮演。國際負有盛名，擾亂華北已非一日的女間諜，就是有力的證明。）前幾年東京玉子井發現屍分八塊的奇案，前年十一月有父母妹三人為騙取保險金謀殺長子的怪事，還有，中國的盜賊充其量不過「綁票而已，絕無「殃及九族」的事實，可是「素稱文明」的隣邦，有所謂「說教強盜」，「說」得不投機，可以把被光臨的全家大小殺得干淨，更可以在報紙上看到彼邦人士粉機暗蓋：咖啡館裏的下女，若服侍大爺們不起勁，或者醋海生波，難免不遭受剃鬚子刀和「木屐」茶毒的危險。（某國人相關時，輒以木屐為武器）總之，隣邦殘暴成性，如今對我國種種怪譎的陰謀，在他們看來，祇認為「家常便飯」一般。

誰都知道日本人惟一的恐懼就是「地震」，這種天災給予日本人的教訓很深。那一次蕭伯納來遊日本，他問荒木陸相：「為什麼日本這樣強？」荒木毫不思索的說：「因為日本有地震的緣故。」中國兵家有語：「置之死地而後生。」日本國民處在「人世無常」風災地震交相作惡的環境裏面，不期然的逼迫他們走上「視死如歸」「死裏求生」的途徑。所以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及最近引為自豪「肉彈」壯舉，追其原動力，還是「天公作祟」的促成。其他宗教思想，殆為其附帶的影響而已。

四、儒佛思想與其民族性

日本民族固有的思想為神道，略如上述。

過去的日本外來思想而受其影響最大的，即儒佛二教。

日本吸收儒教文化，比較吸收佛教早幾十年。前漢書地理志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後漢書又說：「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作譯通於漢者三十餘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耶馬臺國。」這耶馬臺即指著日本。日本天明四年，日本筑前那珂郡，滋賀島地方，掘出蛇紐黃金印一顆，篆刻是「漢倭奴國王」的字樣，據後漢書的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覲，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可知道後漢光武帝時，曾賜印於日本。並且漢字也於此時輸入彼邦。應神天皇時代，約當我國後漢靈帝之季，百濟王子阿直岐因畏罪來朝，滯留我國時期較久，專心攻究漢學，後日本皇子稚郎子就學於他，他自愧無作師的能力，轉請我國王仁，王仁遂應聘赴日，並攜有論語千字文等書，於是中國儒教文化傳入到日本至於王仁為漢朝的人是無疑，其詳細的履歷，則史無明文了。

儒教傳入日本以後，給與日本文化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五倫之道，幾乎成為日本民族行動上惟一之規範。不過，儒教倫理以「孝」為先，而日本因國體的關係，則以忠為大本。他們認為事君盡忠即為大孝，而日本人所認定的「忠」，是絕對的忠於皇室不敢有貳的意味；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種君臣相對的教義迥乎不同。日本將儒教加上「和衣」以後，對於他們忠君愛國的精神，盡了莫大的鼓舞作用。

進而談到佛教傳入日本的經過，據說欽明天皇十三年，百濟王獻佛像於日本，並贈旗，天蓋，經文等，此為佛教傳入日本之嚆矢。

當佛教傳入之季，曾引兩起派之爭，一派主張迎佛，一派是拒絕的，最後迎佛派蘇我氏勝利，到了聖德太子攝政時而極盛。他規定佛法為國教，並參考佛教涵養，慈悲，忍辱，精進的精神，頒佈憲法十七條，對於素以現實為宗趨重功利殘酷成性的國民思想，給與很大的感化，不過，日本終久為迎合國情，改變佛教固有的面目，造成與政治關係密切的日本佛教。佛教初入日土，即引起政治上之糾紛。屢代皇室，無不奉佛教為國教，僧侶本身也以接近皇室為榮。所以日本天皇剃髮為僧的很多，聖武天皇即開始之人（自稱為三寶奴，三寶者佛法僧三寶是）。鎌倉時代僧侶親鸞創立真宗，准許僧侶聚妻食肉，於是方便門開，佛教很為俗眾所擁戴。還有日蓮宗高呼着「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國賊」這種奇怪的口號，他們以為念佛，參禪持戒都是虛空無益，而打着「愛國」旗幟，平安朝尚有僧兵組織，日本的僧侶早已拋棄木魚，個個要做雄糾糾的關了武士道的精神，亦從禪理中蛻化出來，這是「日本化」了佛教以後應有之現象。

近來日本僧侶與政治關係的密切，更不待言。他們所謂「生命線」上，到處有其袈裟同志活動的踪跡，尤以大谷光瑞為「支那人」惟一的能手，「支那是匪國」的頭銜，也就是他贈賜我們的。

總括起來，日本國民受儒佛思想陶薰以後，不過，把其固有的「忠君愛國」「好殺成性」的根性，重行粉飾而另打一種旗幟欺人而已。

五、他們自耀的幾種優點

日本人嘗自己誇耀的說：「我們是要清潔，好美術，有禮貌」的國民。」其實，這幾點雖為事實，若仔細的研究起來，也毫不罕貴。日人好潔，池步州君分析為三種原因：第一，房內舖着蓆子，不

像地板可以自由出入，他們的一席之地，起居衣食皆在其間，不得不養成清潔。第二，日本多菜食，魚肉，而少食肉，肉食不但油脂污穢，房屋，且使人身體發生各種油，臭，痰等，日本屢來少吃肉類，多少可以促成他們的清潔。第三，島國有豐富的水量，也是養成其好潔的原故。（日本國民性之考察，最近之留東學報）

至於說，日本愛好美術，這也是他們秀麗山水喚發起來的原故，他們在其住宅狹小的庭院，儘量栽植花草，這可以說他們有好美術的根性，可是偉大的建築，雕刻，繪畫等，日本國裏是尋覓不着過去的建築，取於中法，國印度，近代雖有偉大的物質建設，仍舊模倣歐西，所以「和製」的藝術，不過「東西湊和」落於「小格」的表現。

他們自以為是有禮貌的國民，可是在日本國民禮節中充滿「階級」臭味，以其言語為例，敬語的煩瑣，為英法德各國所少見，婦女對於夫君，平民對於貴族，他們開口，就可看出他們的身份，所以日本繁文禮節，是充分的證明其封建的流毒仍未滌淨。

六、給與我們的教訓

把日本民族性略加檢討以後，恍然大悟其確有不可侵犯之點。就是島國國民的稟性，絕對與我們大陸國民不同點。

島國土地狹小，資源缺乏，天災頻仍，不期然的促動他們對外發展的切迫，以謀伸張其「殺人盈野，爭城奪地」的雄圖，完成其「忠君愛國」惟一之職責。「敵之所欲我者財帛也，土地也。」——這是正文，其餘的花樣，不過為其爭奪我國的煙幕彈而已。

過去的儒教，已為其歪曲個性為誤用，超世的佛教，已做其掠奪之武器。今日一切的巧妙措辭，休為其所蒙蔽，實言之：「本性難遷」

元西域詩人馬祖常

胡懷琛

(一)

前次已經介紹過元西域詩人馬易之，這回再介紹馬祖常。馬祖常也和馬易之一樣，是西域人是中國化的西域人，而他的詩文都做得很好。

在元代，中國人的詩，已不能為一個時代的代表文學，而西域人的詩却能在文學史上佔一個重要的位置。西域詩人也很多，但我以為其中最好的要算馬易之、馬祖常、丁德年。其次是薩都刺。現在只說馬祖常。

(二)

馬祖常本不是姓馬，因其先世為鳳翔兵馬判官，子孫居住在中國，就以官為姓，而稱為姓馬了。他的先世是雍古部族，居靜州天山，高祖名錫里吉思，金時為鳳翔兵馬判官。曾祖名月合那，仕元為禮部尚書，居河南。祖名世昌，官吏部尚書。父名潤，官朝列大夫，同知漳洲路總管府事，贈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居河南。

潤是世昌的第二子，長子名禮，字文郁，官宣政都事。後因亂，變姓名隱居於上海竹園子名祖中，祖中子名季子，文郁寓居處名白雲一塢。季子又築懷靜軒，以示不忘靜州之意。

錫里吉思，月合那都是譯音字，字無定形，今係據許有壬所撰神道碑。而王逢的梧溪集，則作習禮吉思，月忽那。元史亦與二者略有異同。靜州，元史作靖州，這是譯語的常例，必不多說。今將馬氏世系列一表於下，以便一覽。

談 薈

科學新聞

成之編譯

(一) 世界上第一所水上教堂

自從大輪船的勃興，海洋旅行的設備，愈臻美善，於是吾人常以「水上皇宮」的美名稱之，然此實不過讚譽之稱而已，誰知現今果真有一「水上教堂」者出現，這不能不說是無奇不有了。原來在南美洲阿根廷國有一條河流稱為巴拉拿河 (Parana River)，住在這河下流三角州的人們，因河叉交錯，交通異常不便，他們星期日要到教堂禮拜的時候，必定要渡過好些河渠，方得到達，否則便無參加正式禮拜之機會。最近有一位慈善家捐資建造了一艘大船，長約一百另八呎，船上蓋屋，近船頭處築一高聳雲霄的鐘樓，樓頂冠以十字架，和普通天主堂一樣。屋內畫棟彫樑，壯麗而宏大，在裏面舉行禮拜，真不知係置身海上也。這船便每當禮拜之期，沿海行駛，以接待河濱居民入內祈禱。這浮游水面的教堂，確是世界上第一次發現呢。

(習)(禮)

(忽)(居河南)

(居上海)

禮

祖中

季子

錫里吉思

月合那

世昌

(居河南)

潤

祖常

文子

武子

(三)

馬氏自世昌而後，分爲兩支：一支居上海，一支居河南。祖常是居河南的一支，他的父親居住在河南光州。他家在那邊有些田地，祖常在那裏築了一所石田山房。所以後來人家也稱祖常爲馬石田。

祖常字伯庸。他的名和字都依照中國習慣題的。據許有壬撰的神道碑說，祖常母楊氏。楊夫人是西域人或中國人，已無法考證。但他家自錫里吉思到祖常已經五世，久居中國，日常習慣已經中國化了，這是可以無疑的。

祖常是個貴公子，但他自幼就聰明好學。元仁宗試行科舉取士，祖常年少擢上第。以後歷官禮部尙書，樞密副使，御史中丞。至元四年三月卒於光州，年六十。諡文貞。同年四月葬於州北平原鄉西樊里。妻索氏。子武子，文子。馬石田先生集詩文共十五卷，是他卒後，於至元五年由蘇天爵替他編定的。

(四)

馬祖常的詩文都好，而詩尤好。如王守誠的序文云：「其文詞簡而有法，麗而有章；蘇天爵贊序文云：「詩則接武隋唐，上追漢魏；陳旅的序文云：「公早歲吐辭，卽不類近人語，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語得西漢之體。」雖多未免浮泛，不大切實，但馬祖常的詩在元代詩人中確有他的特色。

他的詩是屬於寫實一派，寫實處近於杜甫與陸游。但才力豐贍遠不及杜甫，意氣豪邁

(二) 行駛無聲的電車

都市居民第一件最厭煩的事件，便是各種車輛的聲音的噪鬧，倘有一天所有的車輛，都能無聲地行駛，那末都市的空氣便可清靜不少了。這希望並不是不能做到的，據最近的消息，紐約伯洛克林地方 (Brooklyn) 確已第一次行駛着不發聲音的電車了。這是工程師們五年努力研究而得到的效果。這新式的電車行駛時，只發出一絲絲很輕微的嗚嗚之聲，倘不是非常靠近，那簡直是聽不出的。原來這新式的車輪與電車軌道都是用橡皮做的，而普通却是用鋼鐵做的。這電車不但行駛無聲，其速度也是特別快，並且初開車和剛停車時，絲毫沒有什麼震動不舒適之感。因爲牠才開車時，採取速度遞增法，電機的用動，共分二百六十階級，可以自由控制。在開車之始，每小時之速度僅爲四哩，但在五秒鐘之內即遞增至每小時廿四哩之速度，不到十一分鐘，即增至每小時五十哩的速度了。這種遞增率較之向來的電車，真是快得許多。當其停車時，則遞減法，而這遞減率之大也

也不及陸游。然落筆古拙，出語不俗。在元代詩人中，確是不可多得的。如他的淮南田歌和淮南魚歌，最能代表他的作風。淮南田歌十首之四云：

西莊竹筍長，生過東家牆。東家吃竹筍，日日笑西莊。
魚兒隨水上，到我屋前溪。更怨溪水小，隨雨過南隄。
蒲生亦有筍，菰生亦有米。可憐芙蓉花，照影秋塘裏。
江東木綿樹，移向淮南去。秋生紫萼花，結綿煖如絮。
淮南魚歌的十首之四云：

棹船淮水上，曬網赤岸南。船中捕來魚，買錢買魚籃。
渡江問魚價，人來索酒錢。婦姑亦不惡，便煮縮項鱸。
桃花水初漲，磯頭好下罾。取得金鯉魚，去換縛船藤。
烏鬼項細細，吞魚不下咽。海鷗嘴亦短，御魚入野烟。
這都不愧爲寫實的佳作。此外如閩浙之交五首之三云：

閩嶠人居罷畫圖，客行只欲望京都。筍輿軋軋相思嶺，秋雨空濛叫鷓鴣。
路入閩中盡翠微，家家蕉葛作秋衣。石牆遮竹松圍屋，時有丹禽哺子歸。
山溪秋瀨急飛淙，萬斛跳珠濺石缸。閩女唱歌來漂芋，素馨花插髻丫雙。

這幾首詩也能寫出閩浙之交的特別的情形。此外如光山縣尹孔凝道作縣有聲鄉人爲圖云：

光山近在故山西，樹滿江頭稻滿畦。隣屋讀書相教授，社祠醉酒共提攜。
水牛犂角嫌耕少，野繭描絲喜價低。春雨行田無從吏，獨騎齋馬畏青泥。

贈王繼學時祠禱天寶宮云：
玄關松桂深，長晝客來尋。撫石雲生手，弄泉風滿襟。鶴巢連屋角，蝸角上碑陰。
須信祠官美，烹茶更鼓琴。

靈州云：
乍入西河地，歸心見夢餘。葡萄憐酒美，首宿趁田居。少婦能騎馬，高年未識書。
清朝重農

普通電車所不及的，譬如，本來行駛的速度是每小時廿四哩的，可是在七十呎的距離內，便立刻可以完全停止而無驟然殺車之感，因爲最危急時，這車的速度每秒鐘可以減少八九哩呢！不特此也，這車輛的行動雖是這樣迅捷，但開車的方法，却非常便利，司機者只需使用兩足。一足踏在制止機上，此足一踏即可停止車的前進；另一足踏在催動機上，當其踏動時，即使車前進，司機的兩手則完全自立不必司理什麼。這樣看來，這新式電車確是我們所最希望的街車了，現在美國諸大城市，如芝加哥，匹茲堡，洛安磯和伯肅蒂摩（Ehicago, Pittsburgh, Los Angeles, and Baltimore）等處都紛紛向設計者奇異電氣公司定造云。

（三）連續八十年的雜誌

讀者

閱讀一種雜誌，竟繼續不斷地讀了八十年之久，真不愧爲破天荒的老讀者了。那末，他本人的年齡幾許呢？說來真是「天下事無獨有偶」，這位老讀者的高壽，恰巧和我們中國的國府委員馬相伯先生同庚，今年也是九十有八。這位先生

穀，稍稍把犁鋤。

這都可以見得他是質樸的忠實的描寫者。似乎是思想很質實，情感也缺乏一點，這因為被他的環境及宗教信仰所限；然正是這樣，才能表現出他的生活的特點，而成爲他自己的詩。他的環境已詳見於前面所敘；他的宗教信仰，據今人陳垣先生所考，他家先世是信基督教的，他本人是不是信基督教，沒有確切的證明，但他的思想和基督教有很深的關係，這是可以決定的。在民族方面，在宗教思想方面，他和同時候的中國詩人有很大的不同之處，他的詩就能充份的表現出這種種不同的地方來。這就是他的詩的好處。

(五)

馬祖常他是一個異國異教的詩人，而他同化於中國，同化的程度又這樣的深，這不能說不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我想，在中國文學史上，在這個時期，西域文人的華化，真是值得研究的。元代文學史，當以研究這一點爲中心，不當僅僅如一般人的意見只以戲曲爲研究的對象。我個人的意見如此，對不對暫且不管，只把我個人的意見寫了出來再說。

偉大的廚師史太林

志銘

——這廚師將要煮成一碗過熱的爛肉來——列寧說

史太林說過：「做一個領袖，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不能走在運動的後面，因爲落後，必定與羣衆隔絕，而亦不能走在運動的前面，要先走一步，亦必不能與羣衆接觸；所以一個人要想領導一種運動，必須一方提攜落後的人，而另一方還要抑制搶前的人。」他還說過：「溫

和手段必不能完成革命。」

史太林是世界上最具有權力的，同時亦是最偉大的人。他之所異於其他獨裁者，不僅因他是一國的領袖，乃是他爲國際共產的首領。他與希特勒、墨索里尼之不同，因他爲列寧的繼承者，非若後二者爲國社黨及法西斯的開山祖。

名叫奧可卡萊敦 (Mr. Oscar Laight-on) 他住在美國 Isle of Shoals 他自己說連讀「科學的美國人」月刊 (Scientific American) 歷八十年之久了 (按這是美國通俗的科學圖書雜誌，現已出版至一五六卷，每年一卷) 怪不得該誌的編者特別把他的大名玉照刊出並附以祝詞啊！

(四) 從桑樹中製造蠶絲

我們平常往往會這樣想着：蠶要吃桑葉，才能長大吐絲，可見蠶絲的來源是在桑葉，那末我們何以不可直接利用桑樹，以人工方去製造蠶絲呢？不錯，人們的妄想往往都會成事實的，安見得桑樹造蠶絲的念頭，不能實現呢？果然現今有兩位匈牙利學者，已經能移從桑樹上製出一種和天然絲非常相似的人造絲了。他們以桑樹皮爲原料，把樹皮上不需要的部分用鹼液溶解掉，而取其纖維，以一種機器紡製之成絲。

(五) 以無線電打字

打字機器，向來只是用手指打的，現

他現在的職務並非列寧所委任的確列寧並未希望史氏做他的繼承者，關於此點，列寧在一九二四年曾說：「史太林同志太粗暴了，吾建議與吾黨同志將調換他的現職——黨部秘書長——同時另派一位較史太林為忍耐、忠誠、和善、穩重、及關切同志的人。」這話似乎有些誇飾，然而十一年之後，史太林的屬下，也會照列寧同樣的誇飾稱頌過他，在蘇維埃刊物上面，常見到「偉大」、「可愛」、「勇敢」、「聰明」、「靈感」和「智慧」等頌語。至於「我們導星」、「我們親愛的領袖萬歲」、「我們熱誠崇拜的史太林」等頌揚文字亦數見不鮮。

他的堅強、忍耐和專一，據華爾特·杜蘭梯 (Walter Duranty) 說：是任何人所不及的。杜氏說：史太林是一位工作遲緩的泥水匠，他工作的遲緩，常會使他同伴厭煩，因為他們不知他的具體計劃。他的計劃是不變的，他的眼光遠大，他的專一亦令人驚奇。盧義斯·菲緒 (Louis Fischer) 說：當馬克斯文藝四十週年紀念，在莫斯科 Moscow 茲爾雪劇院 (Balshoi Theatre) 舉行慶祝會時，史太林站在演講台上與一共產黨省代表談話，這位不知名的代表答他問題，他平心靜氣的聽着，過一小時之久，他纔答覆。而在他們談話之際，他對於四週的一切都迷了。

他能够自己認錯，這是一般獨裁者所不敢作的。在他的著作「成功後的迷津中」 (Dizzy from success) 他很直爽的承認農民集產制進行的迅速，而在列寧主義裏面 (Leninism) 他曾寫：「人生最重要的事，是要有胆量自己認錯，有魄力自己改錯。一個人在成功的迷夢中，怕認錯，怕自省，同時怕自己改錯，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在這八百二十五頁書中，他指出了他的行為對和不對來。

他的敏銳眼光，透視到民族生活中的瑣事。他的精細處，既非希忒勒所可比擬，又非墨索里尼所可躋及。他可詳閱蘇聯各部份的地方報告。在一九三五年夏天，他想着麥克尼特高斯克 (Magnitogorsk) 的建築，這個建築是五年計劃所規定西比利亞的大工業城市 (Sreberia)。他想起伊斯維沙 (Izvestia) 圖形報告的克雷來 (Garry) 隨後就把克雷來從羣衆營幕中解放出來，命其完成工作。

在竟有人發明用無線電打字，那又是一種無線電用途的推廣。這是美國航空貿易局 (Bureau of aia Commerce) 發明，在過去一年半之中，已經在華盛頓和伯爾蒂摩 (Baltimore) 兩大城市之間應用，而獲得良好結果了。用無線電打字，較之有線電報，真是不知便利幾許，其好處還不在傳達之迅速，而因為在空中飛行的人們，也可以應用抽和地面交通消息。空中航行，氣象變化的消息，真是再重要不過的，利用無線電打字機，空中的人們便可隨時獲得正確的氣象知識。在商業方面說，為統一貿易的管理起見，無線電打字機也是非常需要的。

(六) 美國實行絕嗣律

美國有廿八州曾訂「絕嗣的法律」 (Law of Sterization)，強迫制止患神經病者或低能者生育子女，因為他們相信神經病者或低能者的子女，亦將和他們的父母一樣惡劣，對社會確是不利的。絕嗣律的實行方法是很方便的，只是把病者的生殖器官 (指男性的睪丸和女性的卵巢，而非生殖器) 開刀割去即成。

他不是位健談者，他的演講極單純，而近於職業化，聲浪好像在大院請求博士論文似的。

的確史太林看似粗暴，殘酷。然而蘇俄的恐怖，根本對階級作攻擊的殺戮。蘇聯改制之初，即起對階級敵人作破壞工作，這是與其他獨裁制不同處。理查女士 Lady Arthur 問他：「到何時才停止殺戮？」他不遲疑的說：「直到不需要殺戮時纔停止。」

共產黨在托羅斯基悲劇時代，並無因主義而引起的糾紛，同時亦無對立的派別，當時黨的訓練很為嚴厲，史太林即專司其事。盧義斯菲緒說：「史太林管黨的輪軸的旋轉。」

列寧用理智和人格來管理，而史太林用精細的組織來管理。他不是共產黨的開山祖，而是列寧的繼承者，因此他常用列寧作他的兵器，以壓制反動。在與托羅斯基 (Trotsky) 長期衝突中，他從未把自己放在前鋒，祇把自己做列寧的工具。他放逐托羅斯基時，即以偽列寧主義為口實。希忒勒與墨索里尼祇能以自己的判斷來解說，而他則以列寧強力的影響幕作自己的支持。

史太林並未任政府的職務，從一九三四年起，做全蘇維埃 (Soviet) 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三十七員之一，而此主席團即為蘇聯國會的柱石，蘇聯內閣向他們負責。但史氏並非內閣閣員，在理論上，經過中央執行委員多數議決可以斥退他，但在實際上，他的進退是不成問題，因為他管理執行委員的選出。

他的真正名字叫做約斯夫維塞瑞昂挪威斯秀克須維里 (Gosif Visarionovich Dzhughashvili) 生在靠近忒佛里 Tiflis 地方覺機亞有 Georgia 高里城 Gora 在 1

八七九年降生。史太林名字有人說是列寧給起的，取鋼鐵意義。其實，在他秘密工作時代，一般同志建議給他作為隱避名字，他是補鞋匠之子，家境很貧，從未受過教育，從十五歲到十九歲四年中，曾入正教神學院，受僧侶訓練，他父親想教他繼承衣鉢，可是他母親堅持着要他讀書，有人說他因宣傳馬克斯主義，被神學院斥退。其實不然，他母親因他秘密工作，身體日見軟弱，所以命他退學，他加入革命的動機，一方面因為貧困，而另一方面是據他在學院中所得的經驗，他極端的痛恨僧侶所講的威權。他脫離了學院，即與馬克斯主義信徒相遇，

統計，截至去年十一月底止，美國共有兩萬三千一百十八人受絕嗣律的判決而開刀云。

(七) 信不信由你，一個胖子的故事

這是一件一百年前 (1838年10月) 的故事，出事地點在法國，最近英國的科學週刊——自然 (Nature)——轉載之，又被美國的科學月刊轉錄，故事本身確具科學價值，但是否事實，誰也不能決定，所以信不信由你。

話說有一胖婦人，已經有七十四歲了，仍甚好飲白蘭地，她單身獨處。一晚歸家如常，翌晨不見外出，鄰居疑之，叩其門，絕無聲響。叩之再三，仍無反應。乃訴諸市長。市長率警強破其門而入，竟發現一慘案焉！原來在烟突附近，倘着一堆燒剩的煙灰，灰堆的一邊有一頭，一頸，和身體的上部，以及一臂；在另一端則是下身的一些部分，有一隻腿還是穿着很清潔的鞋子和襪子。除此之外，更無其他失火的痕跡，只是在一道膠粘的液體的表面，還燃着藍色的火焰，這漿狀粘液乃是身體燃燒出來的。那市長竟無法撲滅這還在燃

便從事革命工作，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七年繼續不斷的工作。他曾被捕過五次，而這五次被捕的結果，均充軍到遠方，直到一九一七年方開始他真實的生活。

他在內戰時期，雖充任革命軍事委員，但並不若托羅斯基那樣活躍，到一九二一年列寧方知道他的才幹，任他為共產黨中央黨部的秘書長。

他起初即與托羅斯基不睦，杜蘭梯記錄中載明，史太林因整理前綫軍隊的分裂，槍殺一些不盡職的軍官，托羅斯基給他通電表示反對，他毫不遲疑的在電文上寫「不須注意的字句，便隨手拋在污爛的公文檔案裏面。」

杜蘭梯還說過，列寧確曾以史太林為他的繼承者，所以當時諺語有「列寧信任史太林，而史太林並不信任任何人。」還有人說在列寧死前的四月，因列寧恐怖史太林的野心，恐其取已位而代之，他們兩人之間漸有裂痕的確，列寧的著作中，有對史太林不信任的詞句說：「這廚師將要做成一碗過熱的爛肉來。」

他與托羅斯基私人的感情亦不很好，他們的身世不同，因此雖有馬克斯主義作橋樑，亦不能溝通兩人間歧視的溝壑。他叫托羅斯基為貴族，優伶，然而托氏有他自己的胆量，頭腦，和派頭，而托氏叫他野蠻，叛逆，粗暴，和腐敗。私人間的嫉忌，種因於不協調的情緒，居然造成蘇聯革命史上一件重大事實。自然還有其他原因，使他們兩人水乳不融。不過托羅斯基之厭煩史氏已至極點，有時公然的侮辱他。某一次當史氏在演講，他裝做看報紙，以避免聽史氏的講詞。他們個性的歧異很深，史太林是一位熱情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位帶有社會性的人，托羅斯基，一個孤獨的豺狼，強烈個人主義者。他在二十年中從未對布爾雪維克 *Bolshevik* 或曼斯維克 *Menshevik* 盡過忠，史太林的忍耐如聖像，托羅斯基的活潑若野獸，史太林穩重，沉默，及謹慎，托羅斯基活潑，爽朗，而健談，史太林好似做一個拋炸彈的，而托羅斯基常被暴行所恐嚇，史太林是富於組織的，而托羅斯基是一個惡劣的政治家，很難妥協，不易合作的。從他們的笑窩裏來觀察，史太林的笑，好像一隻猛虎，吞噬着食物，托羅斯基的笑，自然，明朗，好像小孩。

除了私人個性歧異之外，他們的政見亦有不同之處。托羅斯基是共產左翼的一員，主

燒的火焰，乃召集所有專家共同商榷。他們從周圍及各方情形仔細研究起來，乃獲得一最後結論：該婦人業已準備就寢，這是毫無疑義的，而在就寢之前，她會要燃燒一些炭末，因火離身太近，致隨吸氣而進，因之引起體內的燃燒。這結果是相當可靠的，因為該婦人身體肥胖，脂肪特多，加以她好飲白蘭地酒，呼吸時，酒氣隨之而出，足以引火入內，且脂肪又可以使燃燒更烈，故結果竟致焚身。不過這慘案是否確係因與酒肥胖而來，尙有待異日之證明，今者肥胖之酒徒尙多，倘上述結論是正確的話，那末將來總有相似的慘案發生的。

——以上各則均見 *Scientific American*, Feb 1937.

日本人批評日

本人 修白

譯自五月號中央公論街頭人物評論

兒玉謙次

無論如何，派遣經濟使節赴華，這是

張永久革命，他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之內成功的，他認為馬克斯主義想在蘇聯一國之內永遠的存在，非得同時在國外亦進行普羅革命不可。史太林的主張和他正相反，史氏說：「國外的朋友們，你們可以多候幾年，等我們革命成功，自然拯你們於水火之中。」托羅斯基說：「你們快來參加蘇聯同志的革命，要即時扭斷拘束你們的枷鎖。」史太林說：「蘇聯先作開路先鋒，待我們國家大政就緒，那時就輪到你們。」托羅斯基說：「無論那一國家都要參加的。」據史太林看來現在蘇聯的安定不過是快樂生活中平凡的情緒，而托羅斯基則把永遠革命當做長此終古的密月。五年計劃的大成功證明史太林的見解是對的。七年之前，五年計劃還未實行，托羅斯基未被放逐，那時無人能預知。現在一般人對史太林的信仰，也就是因為他眼光遠大。

史太林並不十分痛恨托羅基，他從托氏得着些幫助，他抄襲過托氏的計劃。托氏在一九二一年即主張和五年計劃同樣的工業計劃，並在一九二五年主張排除富農。托氏這種計劃直到五年後史太林還未施行哩！不過托羅斯基雖然計劃到，但未逢到時機，而史太林能忍耐，等候時機的到來。

一九三三年春季，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與烏拉林一帶農業區域，遭逢嚴重的荒旱。娜盧義斯思聰女士(Anna Louise Strong)在新共和雜誌上發表：因大規模機器農耕組織的不適合於一般不明瞭用機器的農民，以致農產不豐收，其主要點不在幾百萬農民之死亡，而在政府欲使國內土地社會化，農民表示反對，放棄耕耘，終致釀成意外的慘劇。慘劇的演成是為五年計劃中包括農民集產制，蘇聯為一農業國家，在一九一七年有二千五百萬戶農民，史太林計劃把他們聯合成社會化的農民集團，要一般農民把他們的農具交付與農民管理員，然後共同在大規模農民組織下工作，這種觀念，是將來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的根據。農民的反抗分作兩重步聚，其初把所有的生活工具完全消毀，後又把牲畜完全殺死，這種損失很大，據一般測度，到一九四〇年還恐不易恢復。官方統計百分之五十牲畜是殺死了。馬的殺毀在一九二五年為三三五〇〇〇〇，到一九三二年為一九六〇〇〇〇〇；牛為七〇五〇〇〇〇〇至四〇七〇〇〇〇；羊為一四六七〇〇〇〇。

日本外交失敗的證明。那次羅斯為求諒解而赴日，因非時機，致無結論，最近羅斯索性不求日本的諒解，「大刀闊斧」的做去，那麼，這樣一來，中國收獲的效果是怎樣？可不言而喻的。總而言之，日本對華事業比較各列強落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這次派兒玉使節中國，是否適合時宜，很值得考慮。至於說促其「反省」等於「哭竹生筍」一般的愚蠢可笑。果然，不出豫料，兒玉一團是「兩袖清風」的回國了。本來與中國談判，要打通中國人的心坎，這簡直是笑話。何況兒玉等在臨行前，對於預備怎樣的打算來談判一點，是毫末顧及，空口的「諒解」終無補於實際的。

佐藤外相於議會中的演說，原則是懇切，所以博得中國的好感，於是乘機有派遣經濟使節的舉動。中國則「以逸待勞」靜候使團的蒞臨，可是早「胸有成竹」的主張解決兩國懸案，惟待政治問題解決了以後，所以經濟提攜的不可能也。「言外有意」的暗示了；這一點恐怕兒玉還躲在鼓裏呢！

至五二一〇〇〇〇；豬爲二五九〇〇〇〇〇至一一六〇〇〇〇。

農民因此而遭逢到奇重的災害，政府雖欲設法挽救，然而及至史太林知道災况，爲時已晚，已無能爲力了。農民集產制的完成雖是十年後的事，可是將及二年，當一九三〇年已有百分之六十農民已經團結起來。

雖然如此，在一九三二年有些農民仍然作最後而無力的反抗，他們不僅反抗史太林，而且想使他屈服。偏遇到鋼鐵般意志的史太林，毫不爲動，在荒旱的地方，照理說政府應當設法救濟，但史太林則認爲那是農民反抗政府的相當懲罰，說：「他們既然放棄耕耘，好了，讓他們死去罷。」

一九二八年全蘇維埃聯邦內有七十五萬富農，到現在差不多完全消滅了，大部份富農均經拘禁起來，派遣到遠方，強迫他們修築鐵路和挖掘運河。因此自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其餘百分之二五土地也已社會化了。

人們必以史太林爲一兇暴之人，他要在哈佛大學學美術，或者還有人不相信哩！其實不然，他的學識很淵博，特別對歷史和哲學。他演講常引證柏拉圖 (Platon) 坦奎索特 (Donauixete) 但第特 (Dandit) 他明瞭第塘 Ditym 僧侶的訓練和盧義佐治 I. yd George 的影幕內閣與美國工人聯合。

他的爲人有時也很幽默，在一九三四年會議席，遇到一位健談的俄人，他說：

「我會遇到這樣一位同志，他是一位有名而饒舌的人，他能將一切生存問題，淹沒於他那張懸河似的口中；我們的談話是這樣：

我問：你怎樣耕耘？

他答關於耕耘，史太林同志，我們可以全體準備。

我問然後怎樣？

他說：可以不顧一切的，勇往直前邁進。

我問：再怎樣？

他說：史太林同志，不久將有改變。

談起兒玉也有他不可抹殺之處，他出身正金銀行，服務印度十七年，上海十年，然後歸到東京本行，担任如今的要職。爲人勤儉溫和，充滿着「好好先生」的氣概。在資本主義機構下，按着步驟，陶鎔已久，是保守色彩濃厚的紳士。對於「鈞心鬪角」的勾當，不待說是門外漢；所以很受全體同事的擁戴。他歸到他的美滿家庭，對其夫人，絕無一般男子的粗暴，是低聲下氣的溫柔。總之，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的「循規蹈矩」的溫雅君子。

他因多年的涵養，很能包涵「支那人」的「無理取鬧」，而盡其職責的返國復命。據新聞的披露，若不依照中國人的要求去做，則經濟調節永成畫餅。又據新聞的記者，佐藤外相對於他的意見，很表贊可。倘若這種傳說是真的話，那麼，「戲劇化」的經濟使節，中國方面倒收了「弄假成真」的實效。

目前中國重要問題，莫過於華北問題。所以解決中日政治問題，即指華北問題而言。中國對於華北問題的要求，希望日本讓出華北全盤的實力；實言之，中國

我問：「這怎樣？」

他說：「要觀察其進展。」

我問：「歸結來說，你到底怎樣耕耘？」

他說：「史太林同志，我們尙且未進行哩！」

史太林住在莫斯科 (Moscow) 的禁城裏 (Kremlin)，這個禁城不是一種建築，乃是砲臺、教堂、花園與營房所混合而成的。他住三間房屋，但不在此工作。而在莫斯科最繁盛的一偶斯忒瑞亞 (Starob Poshad) 中央黨部工作，有時也住在鄉間別墅裏，這個別墅距莫斯科約有一小時的路程，靠近莫斯克瓦河岸的 (Moskva River) 烏索瓦河康加爾斯克瓦地方 (Mosva-arkangelskaya) 直通莫斯科大道，他常同幾個朋友，經過熱鬧的街市，從音樂會步行歸來。

他不講求莊嚴與禮節，也不穿制服，穿一件橄欖黑色的短外衣，臘服式的馬褲，與高腰皮靴，這種制服，並未通行全國，祇有對他奉承的高級官吏，摹倣他的服裝。

他工作極勤，一星期中，祇有一兩天到別墅休息。很少嬉樂，僅好音樂和芭蕾舞。有時看一看內戰影劇，但極好讀書，常手不釋卷。吸煙可以繼續不斷，就是午餐，也可烟斗不離左右，每當一道菜中間，必要吸一次。

他對於兩性的結合很平淡，結婚兩次，第一位太太在一九一七年得肺炎病死去，留下一子，現在大約二十五歲，身體不十分強健，在工業學校讀書時死的。一九一九年和第二位太太結婚，生下一子一女，男名維斯理 (Vasily) 現年十四歲，女名斯維特蘭娜 (Svetlana) 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第二位太太亦因染腹膜炎死去。

他對於宗教完全取消極態度，他的宗教信仰即是他的工作，他說：政黨不能對宗教取中立態度，因宗教與科學是對立的，但當他太太死時，他竟允許用宗教儀式來殯葬，他也會完全熟讀聖經。

最近採用新的方針，以民權保護者自居，他曾說過：「我們要估值人民，估值軍隊，與估值每一工人為公共利益工作的價格，現在我們認識了世界佔有資本的價值，而最有價值的，還要算人民。」這種人道觀念，在殘殺恐怖之後，可惜採取遲了，不過他是蘇聯革命的主腦，鋼鐵季的首創者，施行五年計劃的勇士，居然在蘇聯一國之中，實現了社會主義。

譯自「歐洲之內幕」

以為要謀兩國間親切的握手，惟有日本「盡量」的讓步，不然交涉二字，祇好「免開尊口。」中國有「得隴望蜀」的俗話，從這句話裏很可看出「支那人」的「居心叵測。」若日本讓出華北，他們將進一步要素還滿洲，這是必然趨勢。中國人所持的理由，以為居留滿洲有三千萬的漢民族，與中國本部居民是同族的。這種光明磊落理論，也許溫文爾雅的兒玉紳士聽到要拍手贊同了！

日本近衛新內閣

日本新內閣已決由近衛文磨公爵組織，我們頗表歡迎之意。

從林內閣終於倒坍看來，日本憲政還有相當力量。近衛是全國矚目的一位少壯政治家，向來主張穩健，因為出身閣閣，受西園寺的愛寵，與軍部財閥及各政黨都有聯絡，甚至左翼分子對他也有同情，此際出而担當大政，自可使日本政局進於「明朗化」。

我們對於日本政局原本希望穩定，所以很歡迎近衛組閣。而且近衛實是近來日本「對華再認識論」的創議者。本年一月他有一篇文章，說道：「日本對華之觀念尙欠徹底，因之對於各事亦乏適當的處置。」並且又說：「吾人提議提攜，並非威脅一方為他方面之犧牲，雙方應各以祖國之立場，伸手合作。換言之，相互提攜，係以中國人民愛中國日本人民愛日本為基礎。苟將愛日本及愛中國之心擴大之，即將成愛亞細亞民族矣。」他的這種論旨，甚為合理，我們希望他能把他的「支票」兌現，因此特別願意對他的內閣表示歡迎。

(六月二日大公報)



雙 殉 記

林適存

老是那條狼狗一樣的男人，感到恐怖也感到趣味，在那狼犬之中，他應該是最利害的一頭，有鋒利的爪牙，有銳敏的目光，還有靈快的聽覺，除了這些官能上的智慧之外，他還有狼犬的雄偉，和那永遠令女人覺得溫存的性格兒——不幸他是一條追索山獸的獵犬，而自己是——一尾伶俐的小兔或是一條狡猾的狐狸，狼犬是攫捕小兔和狐狸的，可也是追求小兔和狐狸的，有時還常上狐狸的當。

從國際舞社出來，摩天樓的時鐘，長短針全壓在「十二」上，吉茜把面紗一罩，用眼角睨住後面跟着的那個男人，雖然，大衣的高領把他的面部遮住了，但這是一個大的破綻，上國際舞社的人，高貴的士紳，硬領的禮服，是沒有誰把衣領拉上的，像一個街上叫乞的白俄那樣沒有禮貌。

吉茜知道，跟他的人是十二號，第七號

的伙伴，一個容易對付的獵人；他愛酒，常常記不清自己的任務，一個愚蠢不堪的探員，吉茜不但不恐懼，甚至，還故意玩弄，如玩弄那些討厭的臭男子。

她向自己的車夫使了一下眼色，三七六九的汽車，停住沒動，十二號懷疑地望了一眼，他沒有看錯，上那白牌子街車的是七號，交給他的——一宗買賣，那個蛇一樣的女人，在國際舞社裏，他望她同二十個以上的男人跳舞，二小時內，他飲過四種烈性的酒汁，她的右頰有一顆黑痣，第七號說她的汽車是三七六九的自用照會，可是，她為什麼跳上白牌子的營業車呢？

第七號的話從來沒有錯的，今天也許錯了，他想到國際舞社香檳酒的香味，爲了職務，爲了那條人形的水蛇，他跳上了一部雪佛蘭的車子，那車子的車夫，不但認識他，而且是他所管轄着的。

黑牌子的雪佛蘭追着白牌子的營業車，用着二十碼的距離，汽車裏的人，心都同汽車的輪子一樣滾着，在柏油的馬路上，在包藏心的胸膛之間。

十二號真想吃酒，就是水一樣的啤酒也好，可是他要跟着一宗買賣，第七號交代的前面的女人。

吉茜在塗着口紅，從小而圓的鏡子裏，她看見了後面那部黑亮的車子，車子裏，可憐的第十二號。

白牌子的車駛過十字街口，街心的紅燈突然開了，用急速度在後面追着的十二號的車，在 Stop 的白線上殺住了，十二號沒有料到，他想要開車的駛過去，（當然，站崗的巡捕是他的屬下）但是，橫着過去的汽車，是一條密連的線，一部一部，像大校閱的成隊的兵車。

十二號用着偵探的常識想着，從國際

舞社駛東，經過這個十字街口，拆向南去，南面的盡頭，××街的右面，鄧東飯店，對像那蛇樣的女人，把男子的錢當做糞土花的，她一定住在鄧東飯店。

車子在鄧東飯店停下，白牌子的營業車沒見停在門口，更尋不着那個蛇一樣的女人。

偵探的學識是見機而作的應用，十二號的意思，他以為這個女人一定住在鄧東飯店，照僕歐的答話，說有一個着黑色夜禮服的女人上了電梯，不是那條鷄婆蛇（是一種玲瓏美麗的小蛇）是誰呢？

他上了第二號電梯，問開電梯的 Boy，問七樓的僕歐，七樓的僕歐說：

「是的！她來過，她常同許多外交的官員來往，許多男人還常常爲了她爭風呢！十二號知道這是一宗什麼買賣了，爲了這條蛇是條金蛇，比黃金還價貴的蛇，他按捺了那煩燥的壞習慣，守住那蛇的窠穴，鄧東飯店七樓西七五三號房間。」

吉茜不是一條蛇的聰明和靈活所能形容盡了的，她知道十二號定要跟到鄧東飯店來，更知道一個起碼的探員，可以做些起碼的偵察，最少，十二號會找到着七樓，所

以他故意在七樓停上半分鐘，又趁了第四四的電梯，下樓繞些路，駛回國際舞社去了。像這樣的日子，被狗追趕着的日子，她雖然不會感到恐懼，可也是件累贅的事。一條愚笨的獵犬，常被狐狸們玩弄，而決不接受一條狐狸的玩弄的。像十二號，他只知道吃酒，除了酒之外，他不知道女色比酒更好，假如犯在他手上，想要用女色的狐迷去解救自己，那是一件決無希望的事。所以，她帶了點嚴肅的謹慎，真像一隻白兔的逃竄，提防那些看不見的陷阱。

國際舞社的電梯駛到三樓，爵士的鏗鏘又激動了冷去的情熱，舞池的中心，正擠踴着成偶的男女，像慢速度的滑冰人，成雙地滑着滑着，她記着那個在燈暗時大胆地吻她的男人，她記着那男人的合度的探戈。突然，一個着禮服的青年男子，叫了一聲「密赫吉茜！晚安！」

吉茜從面紗的花格裏，睨了眼望望那個男人，故意的問：

「你是誰？她的心跳的心，有了三秒鐘的鎮靜。」

「我是第七號。」男的說：「我不一定要你招待呀！」她把第七

號故意看成僕歐。

「小姐！坐在第七號的椅子上罷！」第七號把右手半抱了吉茜的腰，憑着腕的支使，隨了這條危險的獵犬坐在音樂台的右面，恰巧，第七號的台子，紙牌上面也是寫的第七號。

坐下和脫大衣的時候，吉茜在心裏來回計劃，她是第一次給第七號窺住，她知道不能趁着曲子完了的時候逃脫，也不能利用另一個男子來解圍，他只有想法子把第七號纏住，真像一條蛇纏住一根棒子，她想要解除身上的麻煩，得重重咬他一口，讓蛇的毒汁浸入第七號的皮肉的深處。

第七號是一個三十以內的男子，臉上沒有討厭的鬚鬚，小禮服的白硬領，在紅色的霓虹的燈炬下，更顯得這年青的紳士的年青，和吉茜並坐在軟胎的沙發上，誰知道他是一條獵犬呢？

僕歐送上了飲料，第七號站起來向吉茜灣了灣腰。

「真是一條可愛的獵犬呢！」吉茜心裏想，當她把腰擱在第七號的右手腕裏時，他的探戈的舞步，比那大胆吻她的男人更輕鬆，每一步的長度，都適合吉茜的腳的移

動。

「跳舞的時候是不便說話的，」第七號帶着吉茜，跳到那人少的角隅，然而吉茜的臉是挨上了第七號的臉，第七號沒有拒絕。

吉茜將臉從七號的臉上取下，仰了臉說：「跳舞的時候說話不是方便一點嗎？」第七號仔細地用眼打量吉茜，他是沒有機會可以接近她，像今晚樓着這樣一個危險的女人跳舞。本來，他沒有什麼奢望，只想跳了一支曲子之後，把她帶回鄧東飯店七五三號去，就是那一分鐘的打量，黑眸子，藍灰色的眼圈，像 Daisy 的花瓣一樣的睫毛，軟性的臉袋，軟性的上肢。

他是一個不吃酒的人，可像吃了酒樣，一盅桃色的葡萄酒就把一個機警的年青人沉醉了，他覺得有三分之二的把握，所以他願意在國際舞社多登些時間，而且，也許十二號還守在鄧東飯店，真討厭那副惹人討厭的嘴臉，和那一肚子的白干。

一隻曲子是完了，隨着音符的餘韻，七號和吉茜前後地回到七號台子上，四週的掌聲，用目光傳遞到吉茜和七號心上，他們的姿勢是太標準了，而且，跳的是那樣純熟

美妙。

那個大胆地吻過吉茜的男子，在第二個音樂起了時，跑到了第七號台子的旁邊，吉茜輕輕地對七號說：

「請你相信我，讓我和他跳一隻華爾茲，也決不會影響我們的公事。」爲了維持一種紳士的莊嚴，吉茜和那個男人跑進舞池。

這是一幕喜劇，一個鮮艷而不平凡的題材。

第七號思念的，是如何把她帶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由他自己處置，他一定在沒有拘捕之前，來點自私的沾惠。

第二個曲子完了，那個男人送了吉茜坐下，禮貌地向七號鞠了一個躬，吉茜說：「羅先生，你的舞比這位先生好呢！」

這句話叫那大胆吻他的羅先生感到榮幸，第七號却陷在不可拔的嫉妒中了。

我一定要佔有她！這個惡意的報復，如是一支支的音樂，探卡，狐步，勃羅史，急湊而又熱情的音樂，狐狸把那條凶戾獵犬俘虜了。

「我知道你累了，」吉茜用更深一號的油彩，增加眼圈的嫵媚。

「可是你要應酬那位漂亮的羅先生。

「半真半假地帶點妒意，吉茜用點女人的手段，把眼媚了第七號幾下，聲音帶點肉感。」「但是今晚，不是屬於你嗎？其實永遠是你的了。」

在同腳的步伐，同跳舞的步度似的，上了電梯，下了樓，兩個人，走近三七六九的車子。

「我看見三七六九的車子沒有開走，所以我在這兒等了很久，你不是上美容室去了嗎？」第七號開了車門，吉茜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錯事，假如把三七六九的車子支使出去，第七號就不會老等在國際舞社了，但是，她並不警恐，她覺得這一個男人，同十二號一樣容易對付，十二號愛酒，他愛比酒更烈性的女人。

車子又駛回了鄧東飯店，剛剛爬上第二號電梯，吉茜故意的說：「你那位伙計，愛吃酒的十二號，已經等了半天呢！」

第七號有點猶疑，照便利說，他應該需要十二號，有了四隻手，就不怕吉茜的兩條腳。可是，在現在，有了十二號，反覺得有更大的不便利。這陣猶豫，吉茜是看得出破綻來的。她說：

「假如你想一個人得獨功的話，你可以到我的第二個會客室裏先談判一下，看怎樣拘捕我，不要讓我的朋友和一些體面的紳士們看見，你再怎樣領賞，怎樣晉級。」話是低聲的說着，人却一併走到了五樓的

五三七號，這真是吉茜的接見室，小桌上有她的時裝照片，還有那個討厭的羅先生的。七號脫了大衣，第七號沒有做聲，他知道女人的本領，就因為他是女人，常常許多同伴們幹着這些買賣，把性命和一切都丟了。

「啊！你以為我會用妖媚迷住你，我再逃脫了嗎？」吉茜拉了七號坐下，自己倒在他的懷間。「你知道，我逃不了你的掌握，我要很漂亮的就擒，不要讓半個愛我的男子知道，我是一個間諜。」她用打火機點燃了煙捲，插在七號的嘴裏。

「那麼，妳預備怎樣呢？」七號有點迷惘，他真想把你喊成「您」字。

「我嗎？」她用着全部的嫵媚，最大的魔力向第七號進攻。「我只要你一件事，讓我請那個討厭的羅先生來。」

「爲什麼？」第七號，問又帶了更重點的妒感。

「我愛他，我希望他有半夜的時間陪伴我。」吉茜說。

「啊！」第七號的心感到空虛，一陣煩燥的失望繞了他。

「我一定把全部的祕密告訴你，我們的祕密組織，負責的人，甚至每個情報獲得的方法。我謝謝你，我用這些報酬你。」

第七號帶點殘忍了，他用不該有的調笑的惡意，問吉茜道：

「你不能用旁的東西使我滿足嗎？」

「可是我不愛他，我不願意。」

「假如他愛你呢？」第七號真有點餓了，像一條餓犬。

「他只要晉級，領獎，不需要愛情。」吉茜從七號嘴上交換一支煙捲，她自己那支給口紅染紅了套在七號的嘴裏。

「正是，他還怕女人，怕愛情，愛情和女人常常把他的工作丟了，常常令他失業，叫他挨上官的責罵。」

吉茜的美麗和刺激在他腦裏發生作用，真的，他是一個沒有得到女人和愛情的孤獨者。

「而且，他也不了解愛情，常常把女人佔有之後，又拘捕了送上去領獎，他不知道女人是一個無窮的祕密，是一個永遠愛不完的東西。」吉茜說着，竟流下了眼淚。

第七號不需要升官，他需要女人，需要真正的情愛。

「假使，他不是那樣的一個人呢？」他實在按捺不住自己的劇跳的心，獵犬的嘴套上了獵犬的嘴了。

他不是忘了職務，他是愛了吉茜，蛇樣

的吉茜。

她不是忘了要脫逃一條獵犬追捕，她給第七號的誠摯感動了，她感到玩弄一個真需要愛情的人，是一件罪惡，她發現第七號的愛情是真時，她的良心上也像流出了眼淚。

他和她，是彼此的屈服了。

「把我送上去領賞罷？」半小時之後

吉茜說。第七號沒有做聲，他是人，他不能沒有人的信義。

「那麼，我們趕快潛逃，逃到不認識我們的地方去。」

「不行！」七號說：「你逃不了我們的耳目，我更逃不了。」

「那末，你送我上去，可以成全你。」吉茜真哭了。

「不！」七號真的痛苦。

「那末我們只有死，那樣我忠實了我的國家，你忠實了你的國家，還忠實我們的愛情。」

吉茜的良心和血淚，叫第七號和她一

同死在五三七號的房裏，倒是十二號升了級，誰知道他們怎樣死的。

投稿簡章

- 一、凡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思想，文藝及珍貴之科學雜誌，掌故，漫畫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暫以五千字至二萬字為宜，但有特殊價值長篇鉅著亦所歡迎。
- 三、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者，請註明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時期地點等。
- 四、來稿文言白話俱可，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五、來稿用否概不預覆，如附足郵資者，不用時可退還。
- 六、稿末請詳註作者姓名及地址，揭載時如何署名，聽作者自定。
- 七、稿件登載後每千字酬二元至五元或贈本刊。漫畫每幅一元至三元。如名著鴻文，稿酬當從優另議。
- 八、本社有酌量刪改來稿之權。
- 九、投寄之稿如尚未刊載，或已刊載而發現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十、來稿請寄南京淮海路翰園十五號本社編輯部。

表目價定預		冊數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郵費
全年廿四冊	二元	三	一元六角	二元四角	四元六角	一律
半年十二冊	一元一角	二	一元六角	二元四角	四元六角	在內

創導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編輯者兼創社
南京淮海路翰園十五號
電話：二一三〇五

總經售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分經售
南京太平路 甯波日新街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印刷者
成都東御街 重慶警學街
文華美術印刷公司

分售處
上海周家嘴路保定路口
文華廣告公司

代售處
北平 天津 西安
全國各大書局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	半
特等	底外雙色	一百元	
優等	封內對照	八十元	四十五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六十元	三十五元
		長期	優待
		辦法	面議

的出版威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全中國最完美服務最週到的圖書雜誌供應總樞

的雜誌界領袖

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址地 卓信 担負
錫無 都成慶重京南司公 分 著譽 保責

冊一由日均平種五十集計布密棋星如誌雜信經總

沙樂美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新華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青島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小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每月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時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新藥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社會科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中國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中華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讀者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星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健美 每月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三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現代 每月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三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笑話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漫友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牛頭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漫心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曲集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星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好兒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世界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世界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家庭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份二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虹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飛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奔騰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戲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十日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虹 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 全年十二份 半年六份